



灘

灘

宋

霖著

國明文學新刊

灘

版初慶重月八年四十三國民
版四海上月三年八十三國民

○九・○價定册每

著
作
者

宋
霖

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明書店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122 P.) W

灘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一〇三一號

清晨的霧，籠罩着天地間的一切，使一切的物象，——醜的和美的，都像披上了一片白紗，濛濛地看不出它的真面目：山和水，房屋和樹木，像淡墨畫似的，都掛在上不頂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人，生存在這樣的濃霧中，就好像處在虛無漂渺的蓬萊仙島。

這是十月上旬一個濃霧的清晨，一條四鐵——四萬斤載重量——的柏木船，靜悄悄的順着長江下重慶。這是一艘運米趕重慶早市的船，每天往返一次，因此，住在鎮上的人，如其要去重慶，總是乘這米船的，它的班期比輪船還準，它的速率與上水的輪船一樣快，——離開重慶三十華里，只要兩個鐘頭，就可以到達。而且它不怕濃霧，每日按時開舵，不像輪船碰到濃霧，不是停船，就是延時；因此，近幾年來，因抗戰而被開拓爲工業區域的這個小鎮，人口突然增加，這艘運米的柏木船，也改變了它的營業項目，由運米而運人了。

這一艘滿滿的人，約有六十以上吧，裏面包含着：上自司令長官，下至士兵小卒，

富至地主老閹，窮至販夫小工，自然也還有坐茶館的商人，挾文書皮包的公務員，也有時代化的摩登姑娘，營養不足的各級學生，它包涵着社會各階層的人，各人懷着不同的心情，夾着不同的目的，但它把他們帶到同一的目的地——重慶。

長江的流，從不知多麼遙遠的地方，悄悄地來，十月的寒風，穿過了霧層，從天空中靜靜地吹向江面，這艘四徹重的柏木船，因為向下流航，所以也不需要划槳，只順着流，無聲地淌着，整個的天地，在濃霧中靜寂着，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這一船的人，就像處在盤古初闢天地時的大荒中，濛濛的大霧，遮蓋了人間一切的色彩，無限的靜寂，吞滅了天地間所有的聲音，靜壓着每一個人的心頭，大家都被這靜噤着聲。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前面被霧遮着的遠方，雖然，在這前面的遠山近景，都是被大家看熟了的，但披了輕紗似的霧中的山景，却重新給人以另一種情緒，大家好像在朦朧中遊夢境似的，似相識，似不相識；因此大家就不約而同的眺望着這相熟但看不清楚的前方，只有一個人，一個相當魁梧英俊，四十以外的男子，他坐在掌舵的旁邊，面却向着船後，眼睛注意在水面上跟着船尾的兩條愈遠愈分離得開的水紋。

他在這一船人中，似乎並沒有半個相識；可是這一船人也許至少有一半知道他是

鼎鼎大名的建成鍊鋼公司的總經理。這公司除了鍊鋼，還經營着若干與鍊鋼有關係的事業，煉焦、煉瀝青、鐵礦、錳礦機器以及五金製造；這些在供給自身以外還有餘力供給別的廠家。所以建成兩字在重慶工業界的響亮正和它那總經理的名字蕭鶴聲在重慶聞人中的灼手可熱一樣。

此時他注視着船尾那兩條水紋，除了臉上有一團冷氣，神態却極其悠閒。可是他的內心並不平靜。幾年來身受的種種甜酸苦辣似乎都揀在這個時候兜上他心頭來了。往事如潮，却不肯跟着船尾那兩條水紋一同逝去，反倒追逐着東流的江水步步迫攏來了，他覺得自己的事業和理想就跟這船尾的兩條水紋一樣，開始時原是合一的，可是愈拉長了，就愈加分離開了，到頭來竟變成彼此完全不相干，——不，甚至相反了。

他注視着那兩條水紋，石像似的沈入惘然的冥想。

一一

蕭鶴聲原來並不是辦廠出身，建成也不是由沿海沿江遷來重慶的老廠；他是在抗戰

第三年才開始籌備建廠的，所以建成雖然紅極一時，但在講究歷史的中國，建成好像冬天由溫室裏培養出來的牡丹，儘管花開得大，卻沒有綠葉，也沒有深根，驟然一看，會使人覺得怪模怪樣的不順眼，除了覺得匠工的苦心外，不使人興起艷麗堂皇的感覺。

抗戰之前，蕭鶴聲在海關裏佔着相當極重要的一個職位——在海關二十年，由極低的外勤，直升到華籍職員中的第一把交椅，在職業上，不能不說是登峯造極，至於在社會上，不僅因為他的職位而出人頭地，更因為熱心國事，對內政外交常有獨到的見解，偶而也發表幾篇文章，在所謂上海的聞人中，他是佔着超過他職位所給予的地位的。

「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接着是國軍西撤，敵人干涉海關，他受不住壓迫，就辭職走香港，做寓公，不到一月，大本營在漢口重振軍威，更新內部，抗戰進入再接再厲的階段，行政方面，也羅致社會聞人，民間專家，擔任各部份的職位，蕭鶴聲就在這時，奉到電召，他把家眷暫留香港，隻身坐飛機去漢口；當時他被派在東南各省擔任經濟檢查之職，從他給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對這事的抱負之高：

「……來漢已一週，今日始作家書，蓋政府授我東南四省經濟檢查之職，事屬創舉，職屬規章，無例可援！一切均待草擬掣劃，機構新立，人員羅致不易，終日奔走邀

請，現已稍有頭緒，此事職位雖微，然意義重大，蓋現代戰爭基於經濟力量之能否戰勝敵人，此機構一面爲防止敵人以戰養戰之毒計，一方爲檢視敵我交接處物資出入之是否於我有利，故在權限方面，現正力爭有就地處置之權，此點中央亦可同意，蓋非如此，不足以奏事功也……一週奔忙，今日稍暇，忽覺吾愛遠在千里之外，悵然良久，待事稍定後，當來港迎接也……」

不久，武漢廣州相繼淪陷，他也從漢口到了江西，就在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四省的敵我交接處，設卡檢查進出口貨運。他一時羅致了許多自願投效國家的熱血青年，擔任各卡檢查之職，同時也聘請了許多老於官場的老官僚，二者相間並用；在他以爲這樣剛柔相克——一方面利用了青年熱血純潔之長，可免營私舞弊之積習，另一面也利用了老於世故圓滑週到的官場舊習，可應付四週環境。但結果，機構方面漸漸起了新舊之爭，同時因爲對職務的嚴厲執行，當地的士紳和駐軍，無利可圖，怨聲漸起，他却不以爲意，只秉他的意志行事。可是在職不到年半，就被召回，一到重慶就被免職了。

他所做的事，雖然相當有成效，也着實得了一些公正人士的好評，但他以爲距離他的理想還遠得很，他正在不顧一切的利害，一步步實現他理想的時候，却被一悶棍打下

臺來，在政治上，他不能不說是遭遇了失敗，所以當時他非常憤激，見到朋友總要發些牢騷：

「我總以為在這樣艱苦抗戰的時候，這批只圖私利無惡不作的舊勢力，總能少體時艱，發點天良，誰知他們愈來愈猖狂，竟靠戰時發橫財，撈血腥錢了。更使我奇怪的，這些人到現在手段還能通天。是非不明利害不分，熱血之士是必然要被擻出來的了。」

當時有朋友問他以後作何打算，他總搖頭歎息。

「以後官總不做了。愛國也不一定要做官。以後的事，休息一陣子再說。」

他表面儘管平靜，心裏却非常氣憤，——理想的幻滅，生活的空虛，一天天在無聊中度過。然而他是做了二十多年事的人，決不習慣於寓公式的生活，而且抱負不凡的他，也決不願意但謀溫飽，虛度此生。回重慶後，許多在上海的老朋友都見了面，有的在銀行裏任要職，有的在產業界經營企業，於是，他就靜下心來，用全付的精力注意大後方的經濟動態。他看見在上海地位比他低，能力比他差的人，現在在大後方不是身任要職，就是腰纏百萬，他並不景仰人的位高，也不羨慕人的錢多，他所要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施展他的抱負的一個根據，但是根據在那裏呢，這時他還沒有找着。他回重慶後

的一二個月中，曾經盡量參觀各種工廠，不斷的和銀行家企業家宴聚閒談，他想在這些地方找出他寄託理想的根據。終於他得出了這樣的理論：

當時大後方的工業，正在突飛猛進，他覺得只有創辦工業，才能寄託他的理想。因為辦工業是私人的企業，行動可以自由，可以大刀闊斧的幹去，成敗得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裏，不會像在政治舞臺上似的，事功尚未見效，先就給人趕跑了，同時，工業在中國，還是處女地，開荒雖然辛苦，但成效却容易顯著，最重要的是中國必須要發展工業，才能生存，才能抗戰，這非常符合他的愛國熱誠，他覺得又要愛國，又要自己有發展，只有辦工業，他這樣斬釘截鐵的替自己決定了命運，就毫不遲疑的着手進行。自然，兩袖清風的他，要辦工廠，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沒有把困難放在心上，也像他初任檢查處處長之職那時一樣，以閃擊戰的速度，向他的目標邁進。

x

x

x

x

那是二十八年夏末秋初的一個夜晚，重慶的熱季已經過去，雖然中午還有點懷熱，但在月明如水的秋夜，却涼爽得異樣愜意。孩子們已經睡覺了，他和妻坐在洒滿月光的窗前，把電燈熄了，仰着頭看月亮，他伸長着腿，把頭靠在藤睡榻上，雪茄煙在他的嘴

邊，常常亮起一點紅光，默默地向月亮看着，神情是非常幽閒的。妻坐在他身邊，眼不轉睛的看他被月光照耀着的臉——這臉是妻看熟了的，是一張略帶微黑的方臉，永遠射着威光的眼睛上面，却配着這條和善的眉毛替他掩蓋了不少的殺氣，嘴總是閉着的，在沒有笑影的時候，從鼻子兩旁刻劃着的兩條深紋，剛剛彎到嘴角邊，成了鼻與嘴的連鎖線，加重了他的威嚴。他雖然幽閒地躺在窗前看月亮，然而最明白他表情的妻，是知道他眼睛看的，決不是美如處子的月光，心裏想的，也決不是詩樣幽靜的夜晚。一向用鎮靜與沈默來掩蔽內心的焦灼的他，使妻感到一種同情和憐惜，妻自然地握住他放在籐榻靠手上的手。

「鶴聲，公理自在人心，是非也終有明白的一天，你不要讓那些事老咬着你的心，這樣會損害你的健康的。」

「不！我不想那些事，無能爲力的事，我不會去想它的，——你放心，我不會使自已發神經！」他掙脫了被妻握着的手，去握着妻的手，收回了看着月亮的眼光去看妻的臉。妻是背着月光坐的，只看見臉的輪廓，但那一雙明澈的眼睛，含着無限的深情，停留在他的面上，使他覺得剛才的話，說得太硬了一點；他仰起頭來，在妻的頭髮上吻了

一下，握着手，也捏得更緊一點。

「懿芳，你放心，你是最知道我的，我不是想不開的人，那些過去了的事情，決不會再費我半點神，我想的不是那些事。——我看你倒比我更氣憤些。你身體不結實，不要把你氣出病來。你也要像我一樣，把它忘了才好。」

妻對他的關切，使他感到溫暖，他也體貼地安慰着妻。

「我倒覺得你回來更好。那處長再做下去，像你這樣鐵面無私的作風，他們會把你弄死也說不定，……可是我知道你不能過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生活，這樣會把你悶慌的，而且像你這樣的人，即使不替國家做事，也應該替自己做點事。」

「我想的就是這事，不，我還是要替國家做事，不過，不像從前那樣直接了；我要又替國家做事，同時也替自己做事！」他的聲音雖然仍是平靜的，但眼睛裏的光已經很活躍，好像又能為國家，也能為自己的那件事，已經呈現在他的眼前了。

「那是什麼事呢？能這樣兩全的，你告訴我。」妻感到欣慰，她知道丈夫決不會讓自己等閒度過。

「是的，又能為國家，也能為自己，能兩全的，——那就是辦工業。我已靜靜地觀

察了兩個月，後方的工業很可以辦，不會像上海那樣給外商吃住，利子也厚，而且中國必須工業化，不然這次仗是白打的。我們要在抗戰中建國，這建國兩個字，就是建立工業基礎的意思；我們要在外貨不能進口的時候，就趕緊把工業的基礎建立！這樣抗戰勝利後，不致再做別人商品的尾閘！不致再是次殖民地！」他是愈說愈起勁了。

「我也想過，像你這樣的人，最好走這一條路，可以自由發展你的理想。但是辦工業要相當大的資金，兩袖清風的你，拿什麼去辦工廠呢？」

「那倒用不着就心，現在辦工廠比做買賣還賺錢，後方有的是游資，要招點股並不容易；我覺得困難的倒不是錢，是不知道辦什麼工業好，我總不能像那些投機家一樣，只檢能賺錢的做，却不管對國家有利沒利；我要做的是不僅戰時能對國家有貢獻，對自己能賺錢，戰後也要能發展——就是說，是一件百年大計，決不是投機取巧！」兩個月觀察各工廠的結果，他看出後方辦工業多少有點「辦工廠是名，營商業是實」的那種投機性。這使他感到不滿意，所以他要出來一掃這些投機的作風。

「那只有辦重工業了，但是辦重工業的資金更要大，招股困難一點。」妻的心裏，還是放不下招股困難的問題。

「錢不怕沒有，我已經說過，管理工廠，經營業務，我自信還有點把握，決不致失敗，——我怕的是技術。技術不在我手裏，我無法把握它；只要能握在我手裏的，我想都不會有問題。可是技術我不懂，只得去聽從別人，那才是我的煩惱！但是也不要緊，工業的成功與否，管理佔着七成！」他像鐵樣堅決的心，給自己下着定論。

月光已行到中天，覺得分外的皎潔。窗外的桐葉上，像洒上了一層水銀，微風吹過，閃着幽光。秋蟲有韻地鳴奏着。妻溫柔地看着丈夫，得意地微笑，覺得世界是光明的，就同這明月一樣，只要丈夫的鐵掌能轉動的時候，一切都會成功。她信賴地點點頭，然後把自己的臉，偎在丈夫的手掌上，丈夫手心裏火樣的熱流，立刻傳到她的兩頰，掃蕩了她心中先前的憂悶。

在沈默中，弄堂裏傳來了窸窣的皮鞋聲，這皮鞋聲走到他們的門口就停止了，接着就是幾聲敲門的聲音。

他仰起身來妻也立起來去捻亮電燈，客人已經由用人開門，跨上扶梯，却是高聲大笑。

「睡覺了嗎？這樣好的月色，也不到外面去走走，關在家裏做什麼？」話還未完，

人已在門口了。

「哦！大有兄，好興緻，月下訪友！——沒有睡，不過在房子裏看月亮。」蕭鶴聲泰然地走到門口和來客握手。

妻看到來的是紅律師高大有——是丈夫在上海時的玩伴，跑狗場，跳舞廳，海軍青年會，銀行俱樂部，是他們常玩常到的地方，是不拘形式的稔友，也就欣然招呼。

「懿芳夫人！不罵我吧！這樣晚，還來打擾，哈哈！」

妻雖感到不好意思，却本能地笑着，「說那話，我們歡迎之不暇呢！」

「大有，那裏吃了酒來，滿嘴的醉話！」

「你猜得正着，今天是大成銀行請客——替他們派在美國的代辦凌君實回國接風，直開到現在才散。」高大有仍然是大聲大笑，一間屋子裏裝滿了他的聲音。

懿芳已走出去，裝了一大盆瀘州新鮮桂圓來，放在桌上，高大有不用人請，就先抓來一個吃了，邊吃邊說：

「鶴聲，我知道你是悶不住的，怎麼這次竟會兩三個月躲在家裏陪太太，是不是和太太分別得久了，得補償補償，我想你現在也該補償得差不多了，應該活動活動才好。」

像你老兄這一身的本能，滿天下的聲譽，不出來幹件把轟轟烈烈的事，誰出來？老實告訴你，現在後方人才缺乏，毛頭小子，都充起大亨來了，我真看不慣，仗着頭尖手長。趁戰時撈着了點錢，就像煞有介事……」

高大有的話匣子一開就沒有斷頭，桂圓已去了一大半，高大有的興緻還是很高。在幽靜的夜裏，他的聲音響澈了雲霄。

「高先生，你怎麼又拉上我呢？——說正經話，你問他，他有計劃呢！」

「好極！說來聽聽。」又是一個桂圓送進口去。

「詳細的計劃也沒有，簡單可以告訴你，就是想辦點工業。」

蕭鶴聲一直沒有坐下來，只在房中踱方步，他看着高大有的好興頭有點不順眼，就這樣淡然的說了一句。

「你要辦工業！——天下真有這樣巧的事！」高大有手舞足蹈了，「大成銀行請客，在席間談起他們資金的出路問題，就想辦幾個工廠，正找不着適當的人來主持。你知道他們有一個建業貿易公司，這幾年來，着實賺了點錢，現在大成用不着幫建業的忙了，所以頭寸有得多，看着別人辦工廠賺大錢眼紅，也想辦幾個工廠，戰後銀行是不像從

前那樣靠公債標金外匯地產了，是靠運銷囤積辦工廠了，這比公債外匯利息大十倍，抗戰硬是肥了銀行！假使你老兄要辦工業，他們一定投資，我明天一定替你們拉攏！」他越說越有勁，他的聲音，簡直要把房子都脹破了。

「大成這銀行還有點風格，同他們合作，也未始不可。不過銀行家的脾氣我討厭。你去求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放刁。所以我寧可緩慢一點，却不願去俯就銀行。」

「我知道，自然是銀行來俯就你，——不過我覺得大成有實力，你有能力，你們要是合作起來，可以獨霸工業界，到那時，我高大有也可以佔一份拉攏的光，做個顧問律師，哈哈。」

高大有原也知道蕭鶴聲的剛強性格和自傲的氣態，要拉攏他們是相當困難的，但一想到這件事促成後，也許大成也像建業公司一樣，送他點乾股，也說不定；心裏就打定主意，不管它成不成，且試試看再說。

懿芳心裏很同意高大有主張，因為資金的困難不致發生，丈夫的理想很快就可以實現了，但是深知丈夫性格的她，也不敢向高大有說得太露骨，怕失了蕭鶴聲的面子，她輕描淡寫的接口說道：

「大成銀行的品格是高的，要是能和鶴聲合作，倒好——您知道，鶴聲的脾氣，歷史淺一點，做品濫一點的銀行，他還看不起呢，大有先生要是能拉攏他們，倒是一件對國家有貢獻的事。」

「懿芳夫人，你放心！我知道鶴聲的脾氣和你知道得一樣明白，我決不會使鶴聲失身份，我一定要促成他們合作，我自會有辦法，——今天夜已深了，就此告辭，過二天我再來吧。」

高大有拿起帽子，也不讓蕭鶴聲再說什麼，跄跄踉踉就走下扶梯去了。從走扶梯的聲音裏，知道高大有酒還沒有完全醒。

房間裏到處響着的談笑聲，也跟着高大有走了。剩下的是異樣的清靜。蕭鶴聲走到窗前。月亮正行到中天，天宇青得像纖塵不染的一面鏡子，一切房屋樹林的輪廓，清楚地描畫在月光裏，但只是黑越越地看不見詳細的結構。遠處的城牆上，雄踞着一所德國領事館，龐大魁梧，睨視着一切，像不可一世似的，但在它的後面，却矗立着自來水公司的蓄水高塔，像一個獵人，正瞄準着它的獵物——領事館，現着鑄定自信的樣子。蕭鶴聲遠眺着這景象，冷笑了一聲，心裏想着「現在你們這批專吸中國人血的經濟侵略

者，不能再施展你們的魔手了，我要第一個建立起中國的經濟堡壘，把你們這些魔鬼們關閉在我的堡壘之外！」

正在收拾桂圓殼的懿芳，被他的冷笑驚醒，擡起眼睛，看見丈夫魁梧的背影，她知道丈夫想得非常多，也非常遠，但她總怕他這樣絞腦汁的深思，會損害他的康健，她走過去，柔和地撫着丈夫的肩頭，低聲地說道：

「鶴聲，夜深了，睡吧，保養着你的精神，作爲你明日再奮鬥的資本。現在，我們且一切都放下，去尋我們的好夢。」懿芳側着頭，看着丈夫遠眺的眼睛，忽然丈夫低下頭來，接了一個意義深長的吻，作爲他的回答。

兩天後的晚上，在大成銀行富麗堂皇的會客室裏，坐着蕭鶴聲，大成銀行總經理徐渭臣，建業貿易公司總經理林志遠，還有律師高大有。每個人的面孔，在白熱的燈光下，泛着紅光。顯然的，宴會已經過了，大家都帶了一點酒意。從飛機裏帶來的美國水果，三五牌香煙，隨處都擺着。酒後，大家都減去了拘束，在暢快地談笑戲謔。

從上海帶出來的侍役，穿得非常整潔，十分懂得規矩，而又手脚伶俐地將裝在建漆

盤裏的櫻桃白蘭地和細腳高玻璃杯，放在每人座旁的條几上，注滿了濃紅色的甜酒，然後將裹着白巾的酒瓶，放在中間圓臺上，就蹣跚着脚尖無聲的退出去，把門輕輕地帶上。

大成銀行總行自遷來重慶後，多少事業，都在這間會客室裏談成的。這間會客室是大成戰後龐大盈餘的發源地，因此，銀行裏的人，都稱這間會客室爲「吉廳」。今天又要在這間「吉廳」裏開始一件偉大的事業了。

侍役退出後，徐渭臣連打了幾個飽嗝，心裏盤算着如何繼續剛才席間已經引出了頭

的談判。

這位大成銀行的總經理是位高大肥胖五十歲左右的老銀行家，他在大成銀行剛創立時，就由某錢莊裏出來，到大成銀行任一名小職員，到現在已有將三十年的歷史，去年創業總經理去世，他就被董事們選舉爲繼任總經理。其實前任總經理因兼任政府之職，常在國外，徐渭臣老早就掌握了總經理的實權了；現在不過真除而已。銀行裏科班出身的他，雖然沒有像前任總經理那樣遠大而強烈的事業性，但在銀行界既有三十年的歷史，對於賺錢的法門自然非常熟悉，當他還是副經理的時候，從來沒有違反總經理各種試驗性冒險性的業務計劃——那些一般銀行所從來不肯經營的農貸業務和農產品

加工貸放業務；但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一般銀行的賺錢業務——公債，外匯，標金，花紗，地產等信託業務。銀行在賺錢的立場上，他是功臣，因此股東們相當信任他。等到他正式做了總經理以後，賺錢便成了大成唯一的目的；過去大成卓越的事業性，跟着前任總經理的死去而漸漸淡下去了，可是在銀行的資產方面，跟着他的上臺，就異常飛速地增加了起來了。一向以笑面老虎出名的他，就更笑得多了，也更加辣得很了。他從不穿西裝，總是穿質地非常精美的中國長衫。近年來身體跟着優裕的環境胖了，胖得非常快。

今天因為天氣熱，徐渭臣脫了長衫露出一身白印度綢短衫褲，從鈕扣到錶袋，橫掛着一條精緻而粗的金鍊，中間盪着四五件翡翠和紅寶石。從胃到肚，那一段身體，向外突出，成一條弧線，加上一個圓而常笑的面孔，活像一尊彌陀佛，坐在單人沙發裏，裝得滿滿的，大概是吃得太飽了，他把頭靠在沙發背上，肚皮更加突出，一雙腳伸得很直，不斷的從口裏噴出三五牌的煙氣。

他看定了蕭鶴聲的臉，裝起了滿面的笑容說：

「鶴聲兄，我是一個痛快人，一件事喜歡幹得乾脆；所以招股一層，我看我們乾脆

不招外股，全部由銀行出資，好在數目也不大，不過兩百萬元，——自然，鶴聲兄和其他重要負責人的股是要留着的，也只要先付兩成墊頭，其餘的由銀行抵付。所以資本方面，我們今天可以不談，我覺得要談的倒是做什麼工業；剛才鶴聲兄提出來的鍊鋼，我倒也讚成，我們就來談這個問題吧，——志遠！你看怎樣？」他說完用詢問的眼光，望着建業貿易公司的總經理林志遠。

林志遠也是大成銀行副理之一，地位和歷史，僅次於徐渭臣，但他比徐渭臣要洋派一點，他懂得洋文。在上海時，他主管外匯，一切與外商銀行交往的事，都由他負責；大成總行遷到重慶後，他主管的業務，大部份停頓，大成的信託業務，就轉到國內貿易。爲經營的方便和資金的尾閘能擴大一點起見，正式成立了一個貿易公司，全部由銀行出資，公司組織，只是個名而已——這就是將銀行同事的名字，隨便提出十幾個，每人名下寫上多少股本，湊足額定的資本數，林志遠任總經理之職。這公司祇經營了兩年，在上海、香港、海防、仰光、桂林、金華、昆明、西安等地都先後設立了分公司，在美國也有代辦；經營的項目，非常多，五金鋼鐵，也是主要業務之一，——反正什麼最有利，他們就經營什麼。一兩年間，一百萬股本，已賺了一兩千萬了。徐渭臣繼任大

成總經理，林志遠心裏難免有點不舒服，但董事們選舉他，林志遠也無可如何。不過銀行中許多事，林志遠多少總要帶點反徐的色彩。現在建業貿易公司飛黃騰達，林志遠的氣焰更高了，徐渭臣本來是調虎離山之計，才把林志遠派去辦建業的，那裏知道虎離山肥，反而養利了老虎的爪牙。因此大成銀行暗中就漸漸分成了兩派，這兩派動輒鬥法，不過等到要對付外來勢力時，却還是一致不分彼此。

在外表上林志遠與徐渭臣完全相反，年紀比徐渭臣輕上五六年，因為善於修飾，看上去像比徐渭臣輕十歲。他穿得一身極講究的洋裝，面部十分勻淨光澤，十足外國紳士的派頭，講話總要夾點英語，稱人很少稱先生或翁老之類，總是稱之。又因為他跟前總經理去過美國，所以談起話來，纔喜歡說「我在美國怎樣怎樣」。前總經理在中國銀行界中是革命分子，他要把中國的銀行業務，從買辦的圈子裏打出來，走上正規的路，他很想把自己的事業精神和意志，託付給銀行裏的同事，起初他看中了林志遠；因為他覺得錢莊出身的徐渭臣，只能管管銀行的內務，根本不能寄託他的精神，所以他把林志遠帶去美國，要他去看看美國的金融事業發展的情形。但是與買辦們混久了的林志遠，除了懂得發財，他再不能懂得其他的了，事業在他的解釋就是發財，所以他很學會了

外商銀行對付中國銀行的一套毒辣手段和天樣高的架子，有些時候他就運用這一套手段去對付比他弱的同業和債務人，收到他理想的成效。前任總經理在美國與他共同生活了這些時，澈底明白了他的本質的時候，也絕望了；但是年老力衰的前任總經理，已沒有勇氣與精力再來培養一個可承繼他的事業精神的人，他臨死的時候大概是不能閉眼的。

當下林志遠聽得徐渭臣在徵詢他的意見，便笑了一笑，他心裏雪亮：徐渭臣爲什麼要做工業投資呢？還不是打算對抗他的貿易經營麼？但羽毛已經豐滿了的林志遠是不怕徐渭臣這一下的，而況對於眼前這件事，他業已胸有成竹。

「我完全同意。」蕭辦鍊鋼廠的意見，「他很漂亮地回答，「我們不做則已，要做就得做重工業，這不單單像二蕭所說的爲了對國家有貢獻，到將來有發展；就是以目前來說，五金鋼料，都是寶貝，利子比做什麼都厚。至於資本，不招外股，我也完全同意，但我想全部由銀行投資，覺得還有考慮的必要：資本說小也不算小，整整兩百萬元，銀行長期投資投得太多，要防發生週轉不靈，而且銀行也應該預備一點力量，作將來短期週轉的市場。總之，銀行的投資，不宜長期，這在美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所以我想股本，最好是銀行和建業各出一半，似乎對銀行要好一點，你們兩位覺得怎樣？」

談到資本問題時，蕭鶴聲是提起了全付精神在聽的。他見林志遠說也要投資一半，徐渭臣的臉上就閃過一種特別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心裏就很明白，他料到他們倆中間一定有矛盾，然而他們要搶着投資，這一點又使他感到滿足，——別人搶着要投資到他主持的事業，對他的自尊心上，非常感到舒服，而且要是投資人中間有這麼一個反對派，他將來在股東會方面，也可運用矛盾，不致被一方面壓住。一絲笑容掠過了他的嘴角，但忽然他又記起林志遠同意辦鍊鋼廠，主要的是爲了「目前五金鋼料，都是寶貝，利子最厚」這一點上，稍稍刺了他一下，他心理想着「這又是投機」，不知不覺的就繃起眉來。他覺得他辦鍊鋼廠的目的與他們是不同的，他是爲了戰時軍需工業需要鋼鐵，戰後中國應該第一步先發展重工業，重工業才是工業化的先聲，才是發展民族經濟的最低層的基石，並不是因爲目前利子厚，銷路好！但轉念一想：投資人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尤其是銀行投資，賺錢的慾望更大；他們對賺錢看得重，這是難免的，自己雖然辦鍊鋼廠，有大前題，是爲國家，爲自己的百年大計，但賺錢也應該注重的，假使事業不能賺錢，事業就要辦不下去，爲了事業的前途，賺錢也是主要的目的；他這樣想着的時候，繃着的眉頭鬆開了，微笑又露在他的嘴角。

貌似大意而心實機警的徐渭臣，他時時在注意蕭鶴聲的表情，蕭鶴聲的一喜一憂，他看得非常清楚；他吃驚地想道：「志遠和我不對，莫非他也知道了麼？」他覺得自己與林志遠的矛盾，不能讓外邊人清楚，不然人家就會利用他們從中取利，他暗暗地佩服蕭鶴聲的機警聰明，但也從此害怕了他，步步防他取得漁翁的地位。當下他就決定用最渾和的一點，不露痕跡的態度，向林志遠讓步；他必須來挽救林志遠所闖下的禍：

「到底是你年紀青幾年頭腦清楚一點，」徐渭臣轉臉朝着林志遠說，但眼光並不離開蕭鶴聲的面孔。「我是一心要立刻把事業做起來，就忘了銀行的週轉問題了；志遠！就照你的做吧，建業也來一半，這樣，事業不會因招股拖延時間，銀行也負擔輕一點。」

——五金鋼料，的確是目前大家的寶貝；這一點我雖不在銀行裏，也知道得很清楚。」

徐渭臣剛說完，坐在壁角的豎燈下削着花旗蘋果的高大有，忽然跳了起來，一面咬蘋果，一面叫道：

「你們兩位主人，儘管自己一問一答的，都忘記了主客。這事是爲了鶴聲兄，你們應該先徵求徵求鶴聲兄的意見。」——鶴聲兄，你說對不對？他們簡直要不得！」說完又無端大笑。其實他是怕他們冷淡了蕭鶴聲，使蕭鶴聲不高興。蕭鶴聲經他這一說，反覺

得不好意思。

「說那裏話，老輩們拿錢出來投資，當然應該考慮得週密一點，何況老成持重的渭老，是替銀行投資，更應該三思而後行，這樣我完全同意，一切雜預先想到了，免礙發生意外的事；渭老，你說對不對？」

「哈哈，鶴聲兄到底是內行話，親兄弟，明算帳，一切都應該說在頭裏；不過我們的顧問律師，也到底是我們的顧問，想的週到，罵的不錯，我們這件事主要的是爲完成鶴聲兄的大志，自然應該先徵求鶴聲兄的意見；現在我們就聽命大律師的吩咐，徵求鶴聲兄的意見，——鶴聲兄，對股本方面有什麼高見沒有？」

「我倒並沒有什麼更好的意見，——不過能讓出幾成額子給幾個至親好友一個機會也好，——我是窮光蛋，沒有錢的，本來入不入股，無所謂，不過爲了將來自己要主持這個事業，總應該有點股額才好，好在渭老已經說過，除了兩成熟頭，其餘的由銀行墊付；但有些朋友很想在我親自主持的事業裏投一點資，也難得他們信任我，不好意思拒絕，不知渭老和志遠兄的意見如何？」

蕭鶴聲所講的朋友們要投資是實話，但數目並不大，而且他也並不頂歡迎，他是願

意銀行獨資的，因為銀行獨資，將來做起事來痛快一點；但他知道銀行家的脾氣，你要求他獨資，他偏不肯獨資，所以他就借此機會「欲擒故縱」。其實他心裏比徐渭臣林志遠還急，他的眼前已經豎立起中國第一根雄偉的煙囪，他自己就像古代的英雄似的，獨手在轉動這一架救國救民的巨輪——但他相信事情決不能直線的走，一定會發生一些週折，不過他不能讓週折自己發生，週折要由他親自佈置，使他可以左右它，甚至他認為必要時，不惜使用一點權詐。

蕭鶴聲的最後一句話剛剛落地，徐渭臣就急口說道：

「鶴聲兄，這一點我要警告你，——自然我是什麼都不及你的，可是服侍老關這一點上，我比你經驗多。你一向在公家機關做事，是沒有老關的；我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要想到老關，老關多了，做夥計的，就難討大家的好，好像做媳婦的，公婆小叔多了難做人一樣。老關越少越好，最好只有一個，這樣一條心做起來痛快得多！——這一點，假如銀行願意找外股，我也要代你反對的；因為我們以後要合作，利害關係，一定要先說明，我是一個痛快人，對朋友最熱心，自己吃過的虧，不肯讓朋友再去吃，高律師，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徐渭臣不等林志遠先開口，就堅決拒絕讓股給外人，免得將來銀行指揮不靈；他故意徵求與銀行無關的第三者高大有，他知道高大有一定會幫他一手的。

「照呀！渭老這話是經驗之談。人家說徐渭臣做大成總經理，多神氣，那裏知道他整天的低聲下氣應付銀行董事們，比做承重媳婦還苦，——事情越簡單越好，鶴聲！你大概沒受過老闆的惡氣，你不知道，最好至親的朋友，一做到老闆總有他的老闆架子；你是個傲氣人，那裏受得住這些，不比銀行單獨投資，它不是人的集團，是錢的集團，人事要簡單得多，只要錢賺了，什麼就不會有，志遠兄，你說對不對？」

高大有果如徐渭臣所望，順水推舟，好在與他沒有利害關係，要他說什麼，他就可說以說什麼。林志遠也在一旁點頭，表示同意，蕭鶴聲微笑着靠在沙發上吸香煙，他一直在看戲，他覺得自己剛才那隻棋放得很對，不然讓自己提出銀行獨資，徐渭臣他們決不會像現在這樣自甘情願的爽快了。他趕緊接下去說，他想這戲應該演完了：

「我說過我沒有什麼更好的意見，那不過是想到幾個朋友熱心，不好意思拒絕；既然是大家的意見，而且承渭老指教，我自然是服從多數。」

「到底是三蕭痛快，沒有拖泥帶水的尾巴。——現在我們把資本問題擱起，來談

一談怎樣着手進行；我是喜歡說幹就幹的，Mr. 蕭，你回去起草章程，暫時要用人，先由銀行撥兩個過去，或者我公司裏也可以撥點人出來。辦公室先借銀行裏也好，不然就到我公司裏去。Mr. 徐，你有一件要緊事要做，就是工程師。剛才說去挖中國鍊鋼廠的譚伯先，他和你更熟一點，我們出高價請他，你說話回到，他聽得進去，大有也要在旁幫忙才好，這個人挖不到，我們一切都是空談。」

「這個容易，我知道他近來很不滿意中國鍊鋼廠的經理，因為待遇差了一點，只要我們肯出高價，他沒有不來的理！」高大有很有把握似的回答。

蕭鶴聲手裏也有幾個工程師，本來也想趁此機會提出，但一轉念，覺得自己相熟的幾個工程師，並沒有什麼大名氣，都還年青，對他們的技術，也不敢說有什麼把握，譚伯先雖不相識，這個名字是常聽人說起的，在鍊鋼界裏有點地位，他覺得搜羅人材也要緊，而且技術人員也應當讓銀行提出個把人，免得將來在技術上萬一有什麼發生要他一人負責，——致於對人，他自信有能力對付，譚伯先雖是銀行方面的熟人，但他相信譚伯先一定能做他的幹部，他自信有能力可以控制人事，所以他也表示同意了。

「你倒像點將的司令，什麼人你都支配得着。——那末你自己呢，莫非你真的是司

令官，坐在幕後不動，讓我們大家忙？」

徐渭臣對林志遠的搶投資，還記在心裏，——不，他會永遠記在心裏的，一等有機會終要譏刺一陣，但林志遠卻沒有感到他的話裏有刺，真的替自己想出了工作。

「對極！有一件事我應該去做的——那就是到美國去定貨。趁君實回國在這裏，我們商量一下。這裏的市面，我是知道的，美國方面君實自然清楚。不過要請君實與財政部去請外匯。現在我們可用工廠的名義請外匯了，君實與財政部的關係又好，核准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我說越快越好，最好限一星期內把公司成立，先去備案，——這幾年裏建業如果也是生產機構，我們單在外匯上，就可以發大財了。」做外匯出身的林志遠始終沒有忘記他的老行業。他本來是反對辦工廠，他總說辦工廠是傻瓜做的事。這次對鍊鋼廠這樣熱心，而且讓建業也投資一百萬，目的就在能利用工廠名義向政府請官價外匯，這樣，一宗買賣，兩次賺錢，所以公司還未成立，業務計劃還未做出，根本還沒有知道要向外國買些什麼，却先要定貨了；這裏完全暴露他熱心辦廠的真意。

蕭鶴聲聽到林志遠的話，心裏很不自在，他覺得這簡直不是辦工廠，是做買賣了，與他的意志差得太遠了；他感到後方足以礙障工業發展的暗影，瀰漫在整個的山城，這

暗影也開始在跟隨着他，包圍着他了，他似乎有點窒息，他想振一振精神，來衝破這暗影的包圍，就向林志遠進攻：

「志遠兄的說幹就幹，未免幹得太快了一點。我們一切還未開始，連生產計劃還沒有做出，怎麼就要到美國去定貨？財政部問你請外匯做什麼用的，我們怎麼答覆？——到美國去定貨，我不反對，國內沒有鑄工具，我們要到美國去買，國內所沒有的必需原料，我們也要到美國去買，但有一個原則，就是一切到美國去買來的東西，都是爲自己廠裏生產用的，不是作買賣的，那我一定到財政部裏去設法請外匯，而且外匯也一定可以請得到，不然——又何必多此一舉呢！」蕭鶴聲說完後，就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走到壁爐架前，看擺設在那裏的景泰瓷玩器。一條非常樸素的繡着回紋圖案的細夏布長條，鋪在爐架上，襯着那些金碧輝煌的景泰瓷，倒也別有風味。爐架上面，壁頭掛着一幅前任總經理的油畫半身像，沈着堅毅的神氣，栩栩如生，蕭鶴聲一邊看，一邊心裏想道：

「大成的事業精神，跟着你的死去也死去了！」他仰頭看着畫像，忽然感到一陣寒慄。

當蕭鶴聲背着大家看畫像的時候，林志遠臉上有點生氣的樣子，正想開口回敬他剛才的一頓「教訓」，却被徐渭臣用眼睛制止了。高大有坐在上首壁角吸香煙，座旁的警

燈，照出他酒後的紅面，他也會意地向徐渭臣點頭，同時斜過眼去看一下蕭鶴聲的背影，搖一搖頭。

「鶴聲兄，你知道志遠是有名的性急鬼，他是恨不能一步就登青天的，這也是他的好處，他辦起事來，確比別人要快一點。但不知他脾氣的人，一聽他的話，以爲他發神經病呢，大有曉得他的脾氣。大有兄，你說志遠是不是這樣的。」

徐渭臣裝得一臉的不在意，這樣來緩和蕭鶴聲與林志遠中間細微的矛盾。高大有却仰臉大笑。

「性急鬼，還不足以形容志遠兄的性子急，他是腦子裏只那麼一轉，好像一切事已經成功了擺在面前的，只有童話裏的魔鬼才有那樣的本能。但志遠的腦筋就是那樣，所以他的建業，就像魔棒點點似的快，一個個遍佈國內外了，志遠兄不要裝傻，你自己說是不是這樣的？哈哈！」

高大有是甘草，經常一參加，總帶點甜味。林志遠本來已有點儒轉的神氣了，但經高大有這麼一說，他自己也不禁大笑了起來。

背着看油畫的蕭鶴聲也帶着微笑翻過身來，對大家說：

「我並不反對快，我自己也和志遠兄一樣是性子急的人。但一件事總得有個程序先後，所以我說，爲了快一點可以辦事，頂好早一點把譚伯先約來談妥後，請他寫業務計劃書，然後依然照計劃去請他開出單子來，我們再到美國去買不遲。」

「這話對，到底是鶴聲兄辦事有經驗；我明天就去約他談，結果如何立刻就奉告如何？」徐渭臣順手推船把這問題作了結束。

蕭鶴聲感到很滿意，也就接口說道：「這樣很好，請渭老先和他談，然後我也要詳細的和他談一談。」

「話談得差不多了，該走了，你們如其還要再談，我可不奉陪了。」高大育立起來把剩在杯子裏的紅酒一飲而盡。

「我也要走了，事情就這樣定吧，我去起草章程，渭老約譚伯先談話，做事的人暫時用不着，等正式籌備時再說。」蕭鶴聲說着也立了起來。先前林志遠說要撥人給他使用，很使他躊躇，他是不能讓銀行隨便塞人給他的，所以他先把它推了，他想一時要做事，家裏還有懿芳可以幫忙呢。

「好！我們就這樣決定，——現在我們大家乾一杯來慶祝我們的事業前途無量。」

徐渭臣擺動着他的胖身體，拿起酒瓶，注滿了四杯，大家舉杯相祝，一飲而盡。這二三個鐘頭的大成巨頭會議，就此結束。

送走客人以後，徐渭臣搬動他的胖身體，微微喘氣地回到吉廳裏，微笑掛在他的嘴角，他的眼前是銀行又多了一個賺錢的機會。他有不能把大成變成錢的主國，他自己就是這王國裏的國王；「錢是萬能的，錢可以找錢，這樣大的一件事業，一說就可以成了，那就是錢的功勞！」他得意地邊走邊想着，紅光泛上他的眉梢。

林志遠心裏却也躊躇滿志。他想的和徐渭臣不同。他心裏想的永遠是外匯，美國的五金鋼料。過去他在法令上所受的限制，現在可以用新組織給打破了，他的理想可以從新組織裏實現了，自然他是得意的。他覺得他投資一半到新組織裏非常正確，他要用種種方法找錢，他要和徐渭臣分庭抗禮，只有錢找得多。

走進吉廳，林志遠拿起他的公事皮包帽子和手杖，轉身便走。

「再坐坐走，這樣急做什麼？」徐渭臣看他要走就留他。

「不！我晚上還有別的事要辦，不坐了，——蕭鶴聲不是隨便可以擺佈的人，你要多用一點精神。」剛才碰了蕭鶴聲的橡皮釘子，現在他還介介於懷，而且引起了他的憂

慮。

「我知道！這人是剛強的，但辦事却忠實，不是滑頭，只要對付的得當，也還可以共事。」徐渭臣很有自信地回答。

林志遠看了他一眼；似乎還有話說，但終於不再作聲，突然掉頭走了。

×

×

×

×

蕭鶴聲坐在汽車裏，和他們想的完全不同。他身邊的高大有，已開始打盹。汽車飛駛在已經冷落的鬧街上，明月被不知從那裏飛來的一片黑雲遮住，有點朦朧。蕭鶴聲炯炯的目光，透過汽車的玻璃板，看着朦朧的前方。他的思想比汽車的速度還要快。他想着戰後工業的所以飛黃騰達，完全是因海口封鎖，外貨不能進來之故，中國民族工業，沒有了外貨競銷，自然即刻就興隆起來，——這是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想這次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意義，決不僅僅解放中國的民族，它必然也是建立中國民生的基礎，這真是偉大的戰爭，它扭轉了中國的命運，連完全是買辦性的商業銀行，居然會那樣大膽的投資到工業上去，這和過去在上海完全投機的銀行完全不同了。他真欣幸自己生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裏，使他的抱負得以隨意發揮，他更欣幸自己幸而脫

離了宦海，不然，他不會發現這樣一條康莊大道。他想着不久的將來，他理想中的中國第一根雄偉的煙囪，會從他的腦子中移植到土地上，他的鐵腕，將通過這煙囪，擎起中國工業保壘的支柱，他要眼看着過去曾經壓迫過中國的外國工業，在後起之秀的中國面前低頭。

汽車嘎然停住，把他從夢想中驚醒。他跳下汽車，和高大有道別。高大有已睡得七顛八倒了，只模模糊糊地不知說些什麼。他大踏步走進弄堂，到門口，懿芳已開着門燈，在等他了。他一把拉住懿芳的手走上樓去，劈頭第一句就是：

「懿芳！你把你的職業辭了，來幫我的忙。——一則你身體弱，這樣天天辦公，家裏事又多，你會病倒的；二則，我須要你幫忙，而且我不願意你這樣出去找錢，家裏決不會少你的生活的，你爲什麼一定要在外面做事呢？」

他牽着妻的雙手，坐到椅子裏，妻就站在他的面前，他用興奮的眼光，看着妻的面，妻的秀逸的面上，現着非常純潔的微笑，兩隻清澈的眼睛，看丈夫的眼睛，好像要在丈夫的眼睛裏找出爲什麼要講這樣的話似的。

「我的謀職業，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只不過不想加重你的負擔而已。我知道一

個人經濟負擔太重，會做不得已的事的，——現在你既然要我幫忙，我當然可以辭職。鶴聲！我的活着就是爲你，只要你願意的，也就是我願意的；我在你面前，已沒有了自己，一切只爲你，——鶴聲，你吃了酒，你們今天談的結果怎樣？——

「結果很好，馬上就要着手進行，——所以我要你辭職，在最近期內，你就有許多事情做，明天競選辭呈好不好？我替你今晚起草。」他還是看着妻的眼睛，那是一雙叫人排除邪念的眼睛，也是使人振作向上的一雙眼睛。

「那又何必這樣急呢！我也得先和上司說一說，免得別人不諒解，等一切都講妥了，再遞辭呈不遲。你到底沒有告訴我你們談得怎樣，『結果很好，』好到怎樣的程度呢？——鶴聲，鶴聲！」懿芳看見丈夫的眼睛不再看她，而是看得遠遠的，她知道他不再在聽她講話了；丈夫是只要他命令她服從就夠了，他不願意使妻知道他做的事太清楚，一切只有命令，沒有說明和解釋，一切也只有聽命和服從，不允許反抗。這一點，常常引起自尊心極強的懿芳的不快。懿芳心裏明白，今天談的結果怎樣，大概是不會聽到詳細的敘述的。可是他要她辭職，要她幫他的忙，她也知道所謂幫忙，也不過要她做這樣做那樣而已，他對她總是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懿芳心裏感到一

陣屈辱，但死心塌地愛丈夫的懿芳，只能歎一口氣，暫時的掩藏住自己的自尊心，無條件的服從丈夫的指揮。

沈在遐想裏的蕭鶴聲，聽到懿芳的歎息，心裏有一點歉意。最知道妻的個性的他，明白自己常常使妻屈辱，妻的自尊心和倔強，常常被自己的專橫所挫折。但他更明白妻對他的熱愛，「這就是女人的弱點，」他心裏想着，他就盡量地利用了懿芳這一個弱點。「結果很好，這以後你自然會明白——可是你總得辭職，懿芳，像我們這樣人家的太太，還要去搶別人的飯碗，是不應該的，而且你知道我的脾氣，不喜歡長吁短歎。我的決定不會錯的，你假使懷疑，那你一定會後悔。」

他放下妻的手，立起來顧自踱方步。懿芳好像突然掉在大海裏，心只往下沈，她說不出一句話，看着丈夫硬硬的臉就反身飛跑了出去。

三

離開「吉廳」談話一個月以後的一天下午，在一間陳設簡單的客室裏，一張長方的會議桌上，鋪了白布，按座放了茶杯，房間裏空無一人，顯然的，這裏正預備開會。

蕭鶴聲帶着莊嚴的神色，走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個恭順的庶務。

「聽了蕭主任的吩咐，沒有預備點心，只買了兩包香煙——另外還有什麼再要添的？可以立刻去辦。」庶務看了一眼這樣簡單的會議準備，總覺得不夠似的，就再補充地說一遍，免得事後責怪他準備不週到。

「夠了！沒有什麼再要預備的了！」——在戰時辦事，不能有鋪張，越省錢，越簡單就越好，只求迅速，不尙鋪張！大家要記住這一點！」

蕭鶴聲只顧自己說，沒有去看一眼這位恭順的庶務，他好像在講演，庶務却跟在他後面不斷的答應「是」。

「請陳先生預備記錄的事，他準備了沒有？」他反過身來又問跟着後面的庶務。

庶務想不到他會反身得這樣快，幸而腳煞住得快，而且趕緊退了兩步，不然，幾乎碰了個滿懷。

「陳先生都預備好了，現在正在整理油印的業務計劃，和上次的決議錄。」

「譚工程師來了沒有？」

「沒有。」

「打電話去催！」

庶務應聲着退出去打電話去了。蕭鶴聲又看一次手錶。兩點還差五分就要開會了，人還沒有來。銀行老爺的遲到是向例，但身為工程師的譚伯先，竟也遲到，這使他很有點不快。他想譚伯先將來要在工廠裏指揮工人的，自己不守紀律，如何去指揮別人？但他又想，也許有別的什麼事絆住了脚也說不定。

當他一想到譚伯先，不禁有點得意。他與譚伯先並不相識，但經過了兩次懇談，譚伯先居然非常的相信他，非但那邊已辭了職，連這邊的業務計劃書也做了出來。這一點迅速也使他滿意。對鍊鋼是門外漢的他，看了那計劃，也合他胃口，雖然，那計劃大了一點，一時難以都實行，但計劃是應該大的，做的時候從小處着手就是。而且按他的理想，不做則已，要做就得大刀闊斧的幹，所以雖說從小處着手，在最近期內，他也要盡力把那計劃實現。

因為這計劃很合了他的氣概，所以他對譚伯先很投契。他覺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所以他對譚伯先不僅在待遇上答應給他滿足，在權力方面，他也答應給他總工程師兼廠經理之職。他覺得第一步是勝利了，最主要的技術問題已解決，他已收伏了鋼鐵界有地位的譚伯先；他感到自己鐵腕的有力，——「一切的事情，只要握在我的鐵腕裏，

沒有不成功的。」

他在客室裏走了兩圈，再看看手錶，兩點已過了一刻，人還沒有一個。他頓時覺得煩燥起來，就踱到外面辦公室裏去。

辦公室裏有六七張辦公桌，職員們正在緊張地工作。他看到這些緊張的面孔，心頭漸漸又舒服起來，——他不允許在他的機構裏有優閒的人，他也不允許他主持的事情有官僚的氣氛，他是絕對講究時效的，他覺得在他的鐵腕之下，應該是一分鐘兩千轉的速率。

他走到正捧着一大疊油印業務計劃書的陳恭敏那裏，想問什麼事，但一時竟想不起來。站了一忽兒，陳恭敏看他沒有話說，就提了一個問題問他：

「這次去美國買機器和原料，要十萬美金，照現在的法價，也得七八十萬法幣，剩下一百二十萬左右，怎麼夠辦這個計劃呢？」

陳恭敏是三十五六歲富有朝氣的一個壯年，也像蕭鶴聲一樣，對中國的民族工業，具有極堅強的信心和極高度的熱誠。他與蕭鶴聲並不相識，聽到蕭鶴聲要辦工業，是慕名慕事，來信自荐，情願辭去現有的一個小小官職，到蕭鶴聲的領導之下，不計待遇，

也不論地位，而且還長篇大論地寫出了他自己對中國工業前途的看法。蕭鶴聲很受感動，就約了他來，果然，不分高下，他什麼事都做，而且趕得上蕭鶴聲理想中的速率。這一件事，也着實使蕭鶴聲驕傲，他覺得他的鐵腕，好像是磁石做的，能吸引與他自己一樣意志的人。

現在他聽得陳恭敏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也就推誠相見地答道：

「不要擔心，恭敏！銀行既然全部投了資，他不能看着已經下了血本的廠開不成，他們自然會拿出錢來的；只要第一步把銀行套進圈子，以後的事就好辦了。」

他得意地說着又踱了開去。

陳恭敏聽得這麼說，稍稍呆了一呆，但本能地點點頭。可是有一種解不開的鬱悶，忽然襲上他心頭；他覺得蕭鶴聲與銀行的合作，中間還隔着一條鴻溝，「這不是合作，這是互相利用。」他想着，他對蕭鶴聲的這種近乎是權詐的說法，微微感到不滿。但他又想，爲了一件事情的成功，不得已的詐術，也許是需要的。

從大門口飛進來一大羣人的笑語聲音，接着便是徐渭臣，林志遠，譚伯先，高大有，還有一位大成的襄理張覺人，連袂的走了進來。因爲大家都是初來，所以都用視察

的眼光，巡視着這辦公室。

「鶴聲兄，你真是閃擊戰術，這樣快，居然找到了這樣大的一所房子，——雖然是中國式的，建築很講究，聽說價錢很便宜，是不是？」

徐渭臣先開口，他裏裏外外的瞧這房子。他們從大門進來，已走過了一個院子，辦公室是設在轎廳隔壁的廂房裏的。籌備時期，人少屋多，還空着很多房間。

「這是懿芳夫人幫忙的吧？我知道這房子從前就是嫂夫人辦什麼抗屬工廠的。聽說嫂夫人辭了職，這工廠怕轟炸，搬到鄉下去了，嫂夫人就替你挖了下來，對不對？」

高大有最會打聽人家的私事，他偏知道得多。而蕭鶴聲却又是很不願意人家知道他受太太臂助的一個人，但既是事實，也不便否認，只得含糊的說：

「我本來就認識他們，——倒是租費確實便宜，才五十塊錢一個月，有一二十間房子。……請到客室裏坐，時間已過了半點鐘，我們就開會吧！」

「我知道你是外國脾氣，和我一樣，喜歡守時刻。我們倒是準時來的；但是三十五年的汽車不爭氣，半路上拋了錨，只得等他修好才能走！」林志遠解釋着他們遲到的原因。

「那不好換洋車坐，一定要等它半個鐘頭修好才走？銀行離開這裏又不遠。」
「老兄！我們不是從銀行裏來的，今天是星期，我們上南岸汪山俱樂部玩去了，汽車壞在公路上，有什麼辦法？」又是高大有解釋。

「鶴聲兄，你沒有去過我們的俱樂部吧？那地方不錯。」徐渭臣也接口說，「這本來是前經理的行宮，現在，我們就把它改作俱樂部，也略有設備，——自然及不上上海那樣好，不過四週風景還不錯。我們公司開創立會，一定到那邊去開，那邊的廚子不錯，是前譚院長的故人。」

講究吃的徐渭臣，就只記得廚子好；但林志遠却記得了別的：

「不但廚子好，還有人兒好！那邊隔壁住了一位風流寡婦林夫人，常常開茶話會跳舞會。我們白天開創立會，晚上就開跳舞會，慶祝公司成立，也好把林夫人介紹給你，Mr. 蕭，這個人你不可不認得，這是重慶的怪物，也是重慶的尤物。她的風騷，能叫我們的徐渭老也動心，她的手段，能叫你死心塌地做她的奴隸。我就喜歡她的英國作風，熱烈！痛快！」

林志遠眉飛色舞，還想滔滔不絕的說下去，却被高大有打斷了。

「一得了吧！如夫人吃醋吃得幾乎跳長江，你還說呢！——那樣的多夫主義，我不贊成！爲什麼不規規矩矩的去嫁個人，偏要東破壞人家的家庭，西去拆散人家的夫妻。」

肅鶴聲雖也聽得出神了，但開會倒底是件大事，他就來結束他們的談話。

「開會吧！贊成不贊成，明天再討論，徐渭老你說對不對？」他帶笑帶說，自己走在前頭，領大家進了會議室。

徐渭臣一進去，目光便又向整個屋子巡視。簡單明瞭，既沒有陳設，連桌椅都是極普通的質料，他就覺得場面太寒倉了點，配不起大公司的局面。

「鶴聲兄，你太省錢了。雖說戰時該節約，也要坐着有點舒服，幫助辦事的精神；一套沙發總得有。北京地毯買不到，四川的土地毯也得舖一舖。這房子陳了，地板有點破，」徐渭臣低頭看地板，地板的確有幾處破了，但已補好露着白木，沒有上漆。

「覺人！行裏好像還有一套沙發多了沒放處，明天叫他們搬來；下次我們來開會，也好舒服一點！」徐渭臣走到主席的位子上坐了下去，一面對沈默地看着各人面色才升裏理的張覺人說；他想起行裏「吉廳」的富麗，這裏簡直像個貧民窟，他坐在那裏實在不舒服。

大家入座以後，會議就開始。蕭鶴聲先把最近進行的事報告了個大概，最主要的是他已向財政部接洽好了請十萬元美匯，只等公司成立，就可以正式呈請。

「哦，十萬美匯，照法價買進，假使照黑市賣出，轉手之間就可以賺個八九十萬元，好厲害，可惜法令限制，不能出賣！」林志遠十分惋惜似的說。

「把機器和原料買來，再造成製成品出賣，比美匯直接賣出去還要賺錢，——從前中國鍊鋼廠要請美匯，財政部還不肯呢，這次不能不歸功蕭鶴老，鶴老的面子實在大！」

譚伯先不離本行似的和林志遠的話來了個針鋒相對，但也不無逢迎蕭鶴聲的意味。譚伯先在中國鍊鋼廠不得志。他是一個十足美國派的人，喜歡享受，愛舒服。工程方面，自然也有他的長處。他是一個個博士，在戰前也得過一些名譽；但彼一時此一時，彼時一切方便，做個工程師不費力，要什麼有什麼，機器從外國運來，裝置都由洋行負責，不費工程師一點心，現在大後方要什麼，沒有什麼，要費心找代替品，機器不但沒有人給裝置，連外國貨都買不到，要自己打圖樣現做！這太辛苦了，他不能這樣費力，他常常說：「什麼都能做得出，只要具備條件。」但是條件不具備，就不能怪

他做不出東西，做不到標準。巧媳婦怎能作無米之炊？這次大成請他，出了高價，先就使他滿意。蕭鶴聲又給他權力，和地位，而且建業的林志遠要他開單列表到美國去買機器原料，這更合他的脾胃；今天實在是他在自抗戰以來最得意的日子了，所以他總是滿嘴的賺錢，迎合着大成那些人的脾胃，不斷的說「一定成功」，又暗合了蕭鶴聲的心理。

大家都在不同的立場上，滿意着同一件事，大家的歡愉，都泛在臉上。

會議按着程序進行。計劃是大家都討論過兩三次的了，所以用不着再有詳細的討論。章程有範本可抄，也沒有多大爭執。接着要討論的，第一是開創立會的日子。大家同意在下星期天。買地建廠，蕭鶴聲已有接洽，待有頭緒後再報告。只有人事問題，須要詳細討論。

股東的名單，也不成問題，已由徐渭臣和林志遠兩人將大成和建業的職員隨便提出了幾個，另外加上蕭鶴聲高大有，和譚伯先。董監事的名單也早已由徐林二人擬定，中間自然有蕭鶴聲。但談到公司重要人員任用問題時，却起了爭執。徐渭臣主張董事長負責制，公司裏主要人員却要由董事會決定聘請。蕭鶴聲却主張經理負責制，除了經理需要由董事會決定聘請外，其他職員，一概由經理任用。

「鶴聲兄，打開天窗說亮話，銀行既然全部投了資，用人方面，總要有點權，倒並不是不相信你。」徐渭臣話雖說得很圓滑，意志却非常堅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蒙大家相信我，就應該相信到底；不然我處處受掣肘，還能辦什麼事，——那還是乾脆請別人當經理，我向來不當傀儡的！」蕭鶴聲毫不客氣的爭執，這是他的作風，說話向來不轉彎，到利害關頭絕不放鬆。

「那不是這樣說！」蕭，你不要誤會。」林志遠今番却用了十分委婉的口氣來做徐蕭二人的緩衝，但其實還是在作徐渭臣的後盾。「並不是——徐不相信你，故意牽掣你。——這實在是他的苦衷。你知道銀行的董事看見這樣清一色的投資，已經嚇倒了，如其在人事方面，銀行在表面上不再有點權，那他們會把什麼都推翻的。建業也是這樣，那我还是銀行裏的人呢，他們也照樣要抓在手裏。所以這不是疑心你，故意牽掣你。」蕭鶴聲只微微一笑，却不開口，情形看有點僵了，於是高大有看了下徐渭臣，又看了下蕭鶴聲，說道：

「我看這樣中庸辦法吧！公司裏的主要負責人，先徵求鶴聲兄的同意，然後再提請董事會通過聘請。這樣既可以應付銀行董事們，也不至於牽掣鶴聲兄辦事。」

蕭鶴聲還是不開口，徐渭臣却接口道：「這樣也好！祇要使我能夠應付銀行董事就行。高律師說得不錯。鶴聲兄，千萬別誤解我的意思！」

這在徐渭臣已經算是讓了步，他看到蕭鶴聲的堅決，知道堅持無益，不如趁早轉圓。蕭鶴聲聽了徐林兩位的口氣，也怕再堅持下去，會決裂，但又不能太示弱，實在也有點躊躇，現在看見徐渭臣表示了讓步，他也就趁勢拍合，但到底還要爭一爭最後，因此他冷靜地然而又堅決地說：

「除了會計主任必須由銀行派人外，另外的主要的負責人，我也要有權提出，——當然也先徵求大家的同意。提出董事會聘任，不然我還是沒有勇氣幹！」

徐渭臣沈吟不語了，雙手托着下頰；半晌以後，這才看定了蕭鶴聲的臉，點一點頭，決然的說：

「可以！鶴聲兄，決定這樣！不要爲了怕我應付困難，使你不痛快，」他的目光在會議席上掃了一下，接着就又堆起滿臉的笑容，問道，「沒有別的什麼要討論麼？有沒有臨時動議？沒有就散會。」說着就立起身來，又說道：「下星期開創立會，會場佈置，一概由大成負責。鶴聲兄，你只管進行建廠的地皮和外匯，希望在開創立會時有個

結果。——創立會簡單得很！一切都佈置好的，只是一次形式而已。

因為坐久了，雙足變得利害，血淤了，徐渭臣走起來有點一拐一拐的；他心裏想，即使給蕭鶴聲有提出用人之權，但全是銀行職員的董事會，可以用否決的辦法來抵制他，不怕他蕭鶴聲是鋼做的人，也硬不過多數人的反對。

x

x

x

x

一星期的時間轉眼便過去了。那一天天氣非常好，上午十點多鐘霧散後，一輪太陽就出來了，深秋的氣候，竟使人連襪衫都穿不住。晴空萬里，只有幾朵白雲，在自由地飄遊。下午一點多鐘，大成銀行的大辦公室裏，聚集了二十多位行員，嘻嘻哈哈的在談天說地，一會兒，大客車來了，剛剛開到銀行門口，大家就一窩蜂擁了出來，中間還挾着幾位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他們都是要到汪山俱樂部參加建成鍊鋼公司的創立會的，行員們都興高彩烈，知道不僅晚上的酒席講究，而且還有大家所喜歡的跳舞，有人就帶了太太回去，有人則竟約了外面的女朋友。這批生活在銀行溫室裏的人們，像春天的鳥那樣快樂活潑，戰爭的血腥氣是吹不到他們身上的。

「吉廳」裏，巨頭們還未起身。徐渭臣雖然胖了一點，今天也比往常活潑了許多。

林志遠不用說，西裝穿得更挺了。蕭鶴聲也是穿得一身新西裝，鬍子括得光光的，禿了的頭髮梳得更平，兩隻帶點威光的眼睛，今天也着實和善，微笑也不離開嘴角。高大有對跳舞興緻特別好，今天特地穿了上海帶進來的漆皮薄底尖頭跳舞鞋，一身常禮服，帶了太太，儼然是赴宴的排場。譚伯先呢，自然更是美國派了，雖不穿禮服，却打扮得非常瀟灑，是一身野宴的服裝，也帶了太太——一位又胖又嬌的艷裝女人，時時要對譚伯先鬧點小彆扭，別人只看見譚伯先對太太陪不是，却聽不清楚他們到底鬧的什麼事。

只有陳恭敏——到大會去記錄的，既沒有穿漂亮衣服，也沒有興高采烈的樣子，嚴肅地坐在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冷眼觀察着每一個人的言談舉止。被跳舞興奮着的人們，在他的眼裏，却變得異常可厭，——今天是建成鍊鋼公司開創立會，多麼鄭重的一回事，但這些握着建成鍊鋼廠生死關鍵的巨頭們，好像把這當作點綴，正事倒是跳舞會；這使他非常難受。不明白蕭鶴聲私生活的他，看見蕭鶴聲對跳舞也是這樣熱心，更使他感到非常的迷惘：「也許這是不得不然，只是應付應付這批腦滿腸肥的銀行家吧？」他在苦悶中替自己找解釋。這樣他又自己鞏固了對於蕭鶴聲的信仰和欽佩；他是用不斷的臆想和解釋，來鞏固他對偶像的信仰心的。

「一七六九和一三五八兩輛汽車已經等在門口了，大客車也已開出了一刻了。」侍者推進門來報告。

「請吧！是時候了！」徐渭臣擺動着胖身體，讓客人先走。

「Ladies first！」林志遠非常有禮貌的對兩位太太鞠躬。太太們也就大方地挽着丈夫的手臂，飄然走在前頭。

「志遠兄，你真行，我還不知道你有這一手。」蕭鶴聲半是玩笑半是贊許的說，一面也就跨出了「吉廳」的門。

「鶴聲，你莫非不知道他是大成的交際明星？」高大有耳朵最尖，他是在最前面，也已經聽到了蕭鶴聲的打趣。

「而且在美國還得過交際博士！」徐渭臣平日最持重，但碰到能打趣林志遠，他總不放棄機會；他與林志遠的鬥爭，是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前哨戰的，但決不會正式開火。

林志遠沒有感到不快，他愉快地走下樓去，一邊走，一邊回頭說道：

「有禮貌總是一件好事，不信，你們問兩位Madam。假使交際能得博士，也着實榮耀呢！」

這中間只有陳恭敏和張覺人兩個沒有開口。他們倆，一樣的沈默，却是兩樣的心

腸，——陳恭敏是厭惡這些浮誇，張覺人是靜觀他們的動靜，作爲他將來去新組織裏做副理的準備——他是徐渭臣的心腹；徐渭臣已經與他說過，他要到建成當副理，去監視蕭鶴聲，因此，先給他在銀行裏升了襄理，他是隨時都帶着一付「特務」的面孔的。

兩輛車子，尾接着馳去。過江後，漸漸上坡，山景在兩面飛逝，汪山已在望了。道旁種着法國香水樹，完全是江南風光。雖然在深秋時候，但被太陽照着的長松，顯得蒼翠鬱綠，使人起興隆之感；汽車在汪山尾段漸漸慢下來，終於在高坎前嘎然而止。

大家帶着解放似的舒展，跳下車來，自然是林志遠搶先拉開車門，恭候太太們下車。走上十來級石級，便是一片長廊的葡萄架，橫在大草坪前面。走過月洞門，就看見三開間二層樓的一所洋房，赫然站在大草坪的正中。房子是品字形，居中的一間，伸在大草坪上，是一座半圓形的大洋臺。先坐大客車來的人們這時大都坐在草坪上，洋臺上散步閒談，樓上洋臺的欄杆旁，倚着幾位濃裝的太太小姐，正在遠眺對面的山景。房子周圍種着美國槐樹，現在正是葉肥綠濃的時候；房子的兩側，在槐樹蔭下，却種着芭蕉。使整宅的房子，包圍在萬綠叢中。

徐渭臣他們一行七八個人，剛走進月洞門，早有銀行裏的職員來招呼，有的就飛快

的去拉開大客廳的車邊玻璃長門。裏面三大間正房，右面兩間是打通的，中間用大幅紫紅絲絨的垂帷隔開，中間一間是客廳，右面一間是餐廳，現在垂帷從兩面鉤起，可以看見餐廳裏正中放着一張可以伸縮的大餐桌，旁邊排着柚木高背紫紅絲絨墊的餐椅。上首靠牆，放着一架高塔式的酒架，擺滿了各國名酒。右首與下首全是玻璃窗，外層的法國灣棧色累絲紗的窗簾低垂着，內層却掛着紫紅絲絨窗簾分開在窗的兩邊，那是要到晚上才掛合的。沿窗放着柚木靠手紫紅絲絨墊的書按椅，近下面牆的三角上，放着一隻高大堂皇連留聲機的收音機，另外兩個牆角裏，放着兩隻高腳花盆案架，上面架着兩盆極茂盛盛的吊籃，吊籃的長節脛，一直倒垂到地上。

中間大客廳裏，上首與右首分擺着五件式的蒙着縷花紫紅絲絨的大型沙發，彩色綴花的大墊子，胖胖的立在沙發上，看上去還沒有人去坐過。靠餐廳兩幅垂帷的旁邊，擺着兩盆有六尺高的掌形櫻竹，沙發前面放着紅木框子鑲陰木的短腳坑几，上面覆着一幅彩色縷空花的臺毯，旁着櫻竹有兩隻高背福將椅，房子正中是一張柚木圓臺，上面蓋着一張紫紅燙花的絲絨臺毯。地板上鋪着紅地杏黃花的北京地毯。上首牆上，排着一大幅達摩過海圖，右首牆上是八軸王右軍的聖教序，左面聯餐廳的兩面牆上，掛着兩條立

軸，一色是中國型的壁飾，與餐廳裏的大幅鏡框油畫，却成了個中西對照。

大客廳的右面下首，是一扇拉手嵌鑲精緻的小門，進去是一間書房，也是一律柚木的傢俱。靠右面下首三角處，斜放着一張大柚木寫字臺，前面是一隻旋轉椅，右面窗下是三件式柚木露邊的沙發，蒙的是彩色錦鍛面子。前面是一張小琴臺，代替茶几，右面靠牆是兩口高大書櫥，裏面是滿滿的精裝洋文書，上面牆上掛着一幅素描觀音，靠牆就是一張琴臺，上面擺設着一套景德瓷香爐，牆角裏放着一瓶鑽六聚五開得正盛的白蘭花。綠色北京地毯，綠色紗窗簾，矮凳，圓墊，隨處放着，窗外的芭蕉，伸進窗子，滿房間綠影沈沈，一進去，就使人感到窗明几淨，可以讀書的樣子。

徐渭臣拉開小門，讓客人走進書房。大家在汽車裏渴促多時，忽然走進這樣一間舒適的房間，都感到一種安慰，把身子陷進沙發裏休息。

徐渭臣自己坐在寫字臺前的旋轉椅上，把椅子旋向了大家。說道：

「這是前經理的行宮。這房子是前後間的，中間隔了一條長廊，現在我們把後面三間闢爲圖書室。樓上是八間，四間作臥室，還有四間是牌室，彈子房，休息室之類，重慶沒有好玩的地方，禮拜天我們總到這兒來過週末，所以現在我們就叫它週末別

墅。」

穿了白制服的侍者，托着茶盤進來。徐渭臣命令他去請庶務吳時濤。一忽兒庶務就進來了。

「預備好了沒有？我們就要開會，晚上的菜怎樣？」徐渭臣問他。

「開會只要把餐桌拉開也差不多夠坐了。晚上的菜與上次請客差不多，祇買不到乳豬，所以缺了烤乳豬。——」庶務恭恭敬敬回答了，略等一下，看見徐渭臣再沒有問的，就轉臉對林志遠說道：「林太太剛才來問過，今晚有多少人，跳舞是在她家呢還在這裏？」

「跳舞在這裏。她家太小。」林志遠不耐煩的說，却又追問道：「茶點咖啡，都預備好了沒有？」

「都預備了，晚上還預備了熱點。」

「好極！今天可以大樂一下了，——有什麼酒？」

「有白蘭地，威司忌，可是沒有沙達水。甜酒有黑葡萄酒，櫻桃酒還有薑酒，」庶務一連串的背下去。

「薑酒最討厭！」林志遠搖一搖頭。

「我倒喜歡它，它能治傷風。」蕭鶴聲立在書櫥前看裏面的書名，聽見有薑酒，正投合他的嗜好，就轉過身來對林志遠這麼說。

其於的人都不作聲，疲勞後得到休息，大家都有幾分倦意。白蘭花時時散出濃郁的香氣，使大家的呼吸感到窒息。

忽然陳恭敏推門進來，向蕭鶴聲報告：

「時間已過了半點鐘，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是不是現在就開會？」

「當然！」蕭鶴聲用眼睛掃視了全房的人，作爲邀請，自己就先走了出去。

「我先陪太太們上樓找同伴去，或者去打幾圈牌也好，免得我們開會無聊。」——兩位太太的意見怎樣？」林志遠用詢問的微笑，看着兩位太太。

譚太太首先同意打牌，高律師太太看了一眼丈夫，也點了點頭。其餘的人，都走到餐廳裏去開會。

的確像徐渭臣所說的一樣，開會非常簡單，一切都已佈置好了的，只是形式而已。只有蕭鶴聲報告籌備經過時，有一段却是新鮮的，那就是建廠的廠址問題。

「現在經濟部工廠調整處覺得民營工廠建廠買地，常常要受地主的刁難敲詐；他們爲協助民營工業；解除這些困難起見，由工廠調整處收買地皮，承租給民營工廠；同時，在一個區域內將各種有聯繫性的工業，放在一起。使業務上呼應靈便，而且水和電的供給，也由工廠調整處統籌辦理；——現在他們已在長江上游三十里地的一個小鎮旁邊，買了五百畝民田，打算承租給民營工廠。我已接洽過兩次，去看過地點，是沿江的，交通相當便利，工廠調整處很歡迎我們去，不知大家的意見怎樣？」

「租費大不大？」永遠打算盤的徐渭臣，首先就注意這一點。

「租費大不，每年只有幾十塊錢一畝的地租，而且這錢是政府用在區內築馬路用的；」蕭鶴聲回答，「將來區內各工廠的公用事業，像裝設起重機，建築碼頭，發電，自來水設備等，由各工廠聯合出資一半，政府出資一半，共同經營。政府要經營得這個區域變成模範的工業區，所以也許將來區內各工廠與政府將有一個聯合組織，來管理區內各種公用事業。」

「要經營這許多事業，經費一定需要得不少。工廠投資一半，如其我們去那裏設廠，我們也要投資了？我們的能力夠不夠？」

徐渭臣聽說要和政府聯營事業，就有點不大願意，怕將來無法管理這些事業。

「經費要多少，現在還不可能知道確數。——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聯合經營這些工廠所必需的公用事業，比單獨裝設要便宜得多。」蕭鶴聲已經看到徐渭臣又打小算盤，心裏感到一陣不快。

「那很不錯，工廠又引出工廠來，電廠，自來水廠，要辦起來，我們建業還可以做點買賣。」林志遠說，他三句不離本行，而且也真心想促成這筆買賣，「我們有不少這種材料在手裏，而且現在市面上單是白鐵管一種，就缺貨得很。可是我前年無聊，運了一大批來，到現在還沒動過，他們要用起來的話，我倒可以獨霸一方了。」

「那麼，鶴聲兄！你就去約定吧！」徐渭臣不再向其他各位作形式的諮商，就用獨斷的口氣說，「自己買地也實在麻煩，而且聽說電供給不夠，工廠常常分不到電。由政府參加，這個問題總容易解決一點，——不知道大家的意見怎麼？」

當然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會議照着按排好的程序進行；章程是修改通過了，所謂修改，不過是改換了一二個字面而已。接着就選舉董監事。每人發一張選舉票，附一張內定的董監事名單，大家照

抄就行。只一刻鐘選舉就完畢。開票結果：董事十五人，監事三人；徐渭臣、蕭鶴聲、張覺人都是董事；林志遠、譚伯先是監事。創立會告成。接着大家就到外邊的大洋臺上去拍照。拍過照就開第一屆第一次的董監事聯席會議，選舉董事長。這董事長自然是徐渭臣了。又選舉蕭鶴聲為總經理，張覺人為副理，譚伯先聘為總工程師。徐渭臣又提出一個大成銀行新由南京回來的章永林為主任會計，蕭鶴聲也提出陳恭敏為總務主任，大家沒有什麼反對，一律通過。第一屆董監事聯席會議就此功德圓滿。

這時還不過五點鐘，大家帶着歡愉的情緒站起來，各自去找疏散。徐渭臣譚伯先和高大有都到樓上去看太太們打牌，林志遠到隔壁找林夫人去了，蕭鶴聲吩咐陳恭敏到書房裏去整理會議記錄，把已經抄好的備案呈文填上董監事名字，趁今天人都齊，要大家蓋了章，明天就可以呈請立案。陳恭敏毫不厭倦的接受了吩咐，自到書房裏去工作。

蕭鶴聲帶着凱旋似的興奮，獨自跑到花園裏去散步。太陽已走過了右面的山峯，天上只餘下一片晚霞，倦鳥正噪雜地歸林，傍晚的微風，吹拂在蕭鶴聲興奮得發紅的面上，感到無限的舒適。他遙視着天上變幻的雲彩，好像建成鍊鋼廠的第一根雄偉的煙囪，就矗立在這雲端上，他自己將這第一根雄偉的煙囪，作為指揮棒，高在半天，指揮

着中國的民族企業，在這無限大的中國，向前邁進，——走不盡的原野，數不完的城市，都被他的鋼鐵的巨輪拖動着，走向工業化的路，襁褓的中國的老百姓，都被他的巨輪的皮帶拖到了天堂，無盡限的地下的寶藏，都被他的起重機開發到地上來，中國變了工業的王國，而他就坐在這王國的寶座上，掌着無限的威權。

晚霞在他的幻想面前偷偷地消逝了，暮色慢慢地從天上罩下來，他的第一根雄偉的煙窗，也跟着晚霞消逝而幻滅，一陣頗有些寒意的夜風，穿過松林，吹到他身上，使他感到一陣寒顫，他極目看一看這蒼茫昏暝的宇宙，原來在這暮色沈沈下，他只個人立在地上，於是他又忽然想到晚上的跳舞會：「很久沒有跳舞了，今天可以跳一個痛快！」他想到跳舞是興奮的，這是他所歡喜的玩意兒。但是他轉念便又想到沒有帶舞伴來，「不要緊，有這許多女太太，總不至於向隅的，而且還有林夫人。」他想到林夫人，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不知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大概很美吧？不然，林志遠，就不會這樣着迷！」他遙看着東方，那是一個大飛機場的所在地，天上有一二塊烏雲，停在月亮上升的地方，在這烏雲的邊緣，好像有一個曳長裾的穿古裝的女人向他微笑，又向他招手。他正在出神，可是一陣清脆的女音，把他從幻夢中驚醒，原來是林志遠攬着

一位苗條女人的細腰，從石級走上草坪來了。

他一眼看去就猜這女人一定是林夫人，同時林志遠也已經在那裏做戲似的手舞足蹈地說：

「你一個人在外面。」——正好，我給你介紹，這是林夫人，這是蕭，是我們建成鍊鋼廠的新任總經理。蕭，我給你邀來了貴客。」

蕭鶴聲微微地鞠着躬，又伸出手去，輕輕地握了握林夫人的纖手。林夫人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凝視在他的臉上，蕭鶴聲的心，被這雙會說話的眼睛吸住了，停了一息，才笑着說：

「久仰了，今天承蒙光臨，十分榮幸！」

「很早就聽見你的大名，今天能認識您，真高興！」這是銀鈴般的聲音用英文說的。蕭鶴聲這時才算把對方端詳得仔仔細細：嬌媚活潑，在暮色中看去，好像只有十八歲。

「林夫人，蕭也是交際名手呢！哈哈！……蕭，我到樓上去招呼一下，你陪着林夫人進去吧！」林志遠一心還牽掛着樓上幾位別的太太小姐，看看林夫人還想站在花園裏，就把林夫人交給蕭鶴聲，自己大踏步走進屋子了。

這裏，蕭鶴聲就溫順地低聲地問着林夫人：

「暮色很美，——您還是就到裏面去呢，還是在這兒走走？」

「我就喜歡在這暮色蒼蒼的傍晚，到花園裏慢步，這最愜人意。不過，您是不是已經疲勞了？——今天您是辛苦了！」林夫人愛嬌地瞧着蕭鶴聲，用最溫柔的聲音說。

「不！只要你喜歡，我是永遠不會疲勞的。」蕭鶴聲的聲音，是堅決中帶着溫情。林夫人向他笑一笑，就靠近些，蕭鶴聲立刻大膽地也像林志遠一樣，攬着她的纖腰，在厚軟的草地上慢步起來。林夫人轉過頭，又看一眼蕭鶴聲，一陣甜香，從林夫人的臉上，吹進蕭鶴聲的鼻子，他感到一點暈醉，也用微笑凝視着林夫人那張俏臉。這樣對看着有一分鐘，林夫人臉一紅，低下頭去看自己的脚尖，好像非常嬌羞，曼聲向蕭鶴聲道：

「尊夫人沒有來？」

「是的，我不太喜歡太太們老跟丈夫跑。」

「爲什麼？」又是轉過頭來一個微笑，跟着又是一陣甜香吹進了蕭鶴聲的鼻子。

「各人有各人的天地，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夫妻只應該在家裏見面，——這是我的主張。」

「這話倒不錯，大家都應該有自由，——不過你的太太同意你的主張嗎？」

「沒有什麼可以不同意的，——我的主張是不容許修改的。」

「你真是一個怪人！」林夫人笑了。忽然樓上洋臺的門打開了，飄出來牌聲和笑聲。林志遠走出洋臺，向下面一望，看見蕭鶴聲和林夫人還在外面，就笑着打趣道：

「怎麼？你們還在外面？不怕風吹？——看你們真是一見如故，也許還相見恨晚吧？」這話裏是滲着點醋意的。

林夫人即刻就飛去一個媚眼，可惜夜色已濃，立在洋臺上的林志遠沒有看得清，不然也可以平一平他的酸氣；可是銀鈴般的聲音却嬌噴了他。

「你還說呢！是你把人贖了來，却又把人丟在外面！」又是一個媚眼。

「好！好！算是我不好！立刻下來扶你進去，以贖前愆！好不好？」

一忽兒林志遠就推開客室的門，跳到林夫人前面，鞠一個躬，伸手挽住林夫人進去。林夫人遲疑了一下，向蕭鶴聲會意地點一點頭，蕭鶴聲立刻跨上一步，在林夫人的另一邊捧住了，三個人並着走進了客廳。

客廳和餐廳所有的燈都開亮了，強烈的燈光，照躍着所有的空間，林夫人立在房子

的中央，環顧了一下。

「爲什麼要開得這樣亮？怪刺眼的。」林夫人說着向蕭鶴聲飛了一眼，蕭鶴聲迅速地去關了五隻大百樂天，只剩了兩面橙色的壁燈。

「謝謝你！」又是英語。

「就是爲了要看你這美人兒，才開得這樣亮的！」林志遠故意從上到下的打量着林夫人。

林夫人穿一身粉綠色意大利縐花旗袍，披一件深綠色絲絨披肩，長僅及手，綠色的皮鞋，翡翠的耳環，纖腰俏臉，眼睛永遠在說話；在幽靜的燈光下，掩蓋了眼梢額角微細的縐紋，看上去的確年青飄逸。

「看你這樣子，看你這打扮，誰會知道你的兒子已進了大學！——青春怎麼和你格外有情？永遠駐在你的身上！」林志遠一面是讚美，一面也是故意在蕭鶴聲的面前誇耀他對林夫人的熟稔。

「真了不得……實在看不出！」蕭鶴聲簡直像在聽神話，這樣年青，竟會有兒子，而且已經進大學了，這怎麼可能呢！但林夫人却對林志遠飄了一眼，一面走到沙發

邊坐下，一面微愠的對林志遠說：

「你都該叫我一聲外婆了，怎麼還會年青！」

她的確有點不高興，——她不高興在蕭鶴聲的面前暴露她已有了年紀。

蕭鶴聲看見林夫人一坐，背後那錦緞的簾子擠成一團，就立刻跑過去給鋪平了，而且趁勢也就坐在林夫人旁邊。

樓梯上響着一大羣人的腳步聲，大門開處，進來了許多人，中間自然有太太小姐。林夫人立刻起來與徐渭臣握手，連連道賀，轉過身來，側着頭看高大有太太。

「高太太，你今天更年青了，怪不得高律師不離腳的跟在後面。」回過頭來又看見一位小姐。

「張小姐，今天這樣美，幾時給我們吃喜酒呢？」

林夫人像綠蝴蝶似的，在人羣裏飛舞，大家也就跟着戲謔。

「我的太太沒有第二個人會跟她的，除了我，所以用不着再年青了，——倒是你，這樣年青，喜酒還有兩次好吃呢！」高大有帶點譏刺性的打趣她。

「要做祖母了！還吃喜酒嗎？假使你要吃我的喜酒，那還得請你做媒人。」

「喔唷唷！只要你說一聲『我要嫁人』，求婚的人會跪滿一屋子呢！還要我做什麼媒人。」高大有的一邊說，一邊去瞞一眼林志遠。

林夫人還沒有回答，庶務進來報告席已擺好，請大家入座。

大家就亂成一團。結果聽徐渭臣安排，誰去樓上，誰在樓下；蕭鶴聲，林志遠，高大有，譚伯先，林夫人，還有兩位太太和徐渭臣，都在樓上。

菜是出之名廚，酒是來自重洋，又有女人如花，點綴在這舒適的座上，酒一杯杯灌下去，大家便漸漸的脫去了君子之風，盡情調笑；女人是笑得更軟了，男子是說得更浪了，在大家醉意正濃的時候，從樓下飄上來狐步舞的樂曲，林志遠推開座椅，條的站起來，擎起酒杯：

「先生們，狂歡吧！——莫辜負青春，莫空度良辰！」他用英文說完，歪歪斜斜地跳下樓去了。高大有和譚伯先也挽着太太下樓去。

「徐總經理，我今天一定要和你跳一次舞，祝你們建成公司鵬程萬里！」林夫人雖和徐渭臣說話，却和蕭鶴聲霎眼睛，她的眼睛好像告訴蕭鶴聲說，「和這個胖子開玩笑，多有意思！」

「不敢，不敢。向來不跳舞，不要把我摔得中風。不然，我這具胖火車頭，你也拉不動；——我還是打我的牌去，哈哈！」胖子搖搖擺擺邊說邊立起來，拱一拱手。林夫人笑彎了腰。

「鶴聲兄，你陪林夫人去跳跳吧，我要少陪了。」徐渭臣說着，跄跄踉踉地走了出去。林夫人看了看蕭鶴聲，蕭鶴聲會意地伸出手，挽着她下樓去。

樓下已把兩間大房間的地毯捲起，桌子移開，椅子全擺在牆邊，中間已有幾對在舞着了。他倆一走到門口，蕭鶴聲跟着音樂，就一把摟緊林夫人的纖腰，幾個圈子，就旋進客廳裏了。林夫人軟依在他的肩上，那樣的輕飄，那樣的無力，像一團棉花著在他身上，只覺得軟綿綿的；她的臉靠緊着他的臉，任蕭鶴聲瘋狂似的打轉。他迅速地吻了她一下，她惺懶地睜開眼睛噴他一眼，他更貪婪地瞧着她那似醉似暈的臉，他忘記了一切，連第一根雄偉的煙囪也早已從他的腦子裏拔去了，只有這個綿綿的女人，任他擺佈的女人，佔有了他整個的心身。音樂早已停了，他還舞着，引得衆人圍堂大笑，他才驚醒。但笑聲剛止，蕭鶴聲還沒有把林夫人送到椅子上，音樂又起了，林志遠衝出了人羣，走到蕭鶴聲的面前，一把接過了林夫人，旋風似的舞開去了。林夫人微睜一睜眼，看到是

林志遠，點一點頭，就依在他的肩頭上。蕭鶴聲像突然失落了一塊寶石，感到惋惜，但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過飛舞着的綠蝴蝶，他焦急地等待這一次的音樂過去，可是竟這樣久，這綠蝴蝶又時時旋到他的前面，——在別人的肩頭上，拋給他一個甜蜜的笑，使蕭鶴聲的心蕩得什麼似的。他恨林志遠，他也要用林志遠一樣的手段對付他；音樂剛停止，林志遠把林夫人送到窗下去，蕭鶴聲就飛去一脚，把林夫人扶住了。

「志遠！你醉了，別捧交！」蕭鶴聲一邊說一邊乘勢就挽着林夫人走了開去，他擦過茶几，端起一杯放在茶几上的咖啡，送到林夫人嘴邊，林夫人懶懶地喝一口，就搖一搖頭，深情地看他一眼，說一聲「謝謝」，音樂又起了，這次蕭鶴聲沒有舞起來。

「你太累了，這次不跳吧？我們到外面去吸點新鮮空氣。」

林夫人點了點頭，蕭鶴聲就扶着林夫人悄悄推門出去。步下石階，黑暗立刻包圍着他們，蕭鶴聲在黑暗中一把抱緊了林夫人，突然吻着了林夫人的嘴。音樂從門縫裏偶而飄出來，長的狂的吻，醉了這一對男女。林夫人摟緊了蕭鶴聲的頭頸，只叫得一聲「Darling」就暈倒在他的懷裏。

四

以一分鐘兩千轉的速率，建成鍊鋼廠離創立還只有五個月的時間，已在本來祇是一片麥田的長江邊崖，豎立了中國第一根雄偉的煙囪——這新建的工業區裏，其他的工廠還只在動土方，最快的也祇有蓋屋頂，但建成的煙囪裏，却已冒着濃煙，直衝上青天。

這是一個陰沈的仲春下午，蕭鶴聲在他捆綁的簡陋大辦公廳裏，低着頭沈默地兜圈子，脚步是穩實而沈重；辦公室裏伏在案上的職員們，也沈默着，每一個人的面上，都現着興奮緊張。這樣大的一間辦公廳和二十多個辦公的人，除了蕭鶴聲踏實的脚步聲和會計部份偶而發出的一兩下滴嗒的算盤子聲，此外沒有一點其他的聲響；整個的辦公廳，被興奮但是嚴肅的空氣所包圍。

沈默中，突然震來了沈重而鬱悶的震耳響聲。好像刺了大家的神經似的，每人都驚慌地交換一下喜慰的目光；蕭鶴聲也突然停止兜圈子，直着視線，側耳傾聽。一陣喜悅掠過他的面部，「動了，這是心臟的血液，輸送到各部份去的聲音，這是建成開始第一口的呼吸！」他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他不知如何是好，想跑到工場裏去看一

看，但不知怎的，又有點遲疑，好像第一次做父親的人聽到產婦痛苦的呻吟那樣恐懼驚喜，手足無措。幸而陳敏恭跑了進來，滿臉的驚喜：

「總經理，熔爐已經鼓風了，譚工程師請你去。」

蕭鶴聲沒有回答，却沈默着走在前面，陳敏恭趕緊跟了出去。

當蕭鶴聲漸漸走近工場的時候，馬達的聲音愈來愈大，一跨進這六十方丈的鍊鋼場時，講話簡直聽不見了。譚伯先全付工裝站在化鐵爐與皮塞爐（Poussier）中間，他的頭頂上，吊車正在等待着工作，工人們沈默地圍在化鐵爐旁邊，像守着產婦的醫生似的滿臉是沈靜而又莊嚴的表情。蕭鶴聲跨進門，譚伯先首先看見了，向他招手，他就跑近熔爐。

鼓風機的聲音，震動了整個的工場，也震動了所有人的心臟。使每一個人的神經都緊張起來。譚伯先看着手錶，他迅速地把手一揮，那掛在吊車上的緊張地等待命令的工人，立刻把吊車架到三尺遠的包子（澆銅桶）旁邊。地上的工人們，也迅速地將兩面裝着長柄直徑約有一寸粗的鋼圈，套進包子，又把吊車上垂下來的兩隻帶鉤的鋼索，鉤上包子沿的兩隻耳朵，四個工人扶住了鋼圈的長柄，吊車就把這能裝一噸鋼液的包子吊

起，架到熔爐前面。地上的工人，把包子對準了三尺長的鐵流的槽子口。吊車立刻放鬆了鋼索，包子就四平八穩的擺在槽子前。

這時另一工人，手拿着頂端糊着泥沙頭的長鐵桿，對準熔爐口，祇那麼一戳，鐵流就跟着奔流出來。守在旁邊的人，大家退後幾步。從爐口裏奔流出來的火紅色的鐵流，經過槽子，流入包子。在鐵流奔流的過程中，飛散出白熱的鐵的火星，像法國人在七月十四民主紀念日放的煙火那樣，在五六尺週圍內，滿是這發白熱光的鐵星。大家屏住呼吸，看着包子裏滾動的鐵流。包子裏的鐵液漸漸滿起來，滿到離口還有兩寸的時候，拿着鐵桿等待着的工人，很快的將鐵桿上糊的泥頭，封住爐門，另外的工人，用鋼鉗把槽子裏失去壓力停滯不流的鐵液，扒下包子去。吊車就將上層已經凝結，裏面還在上下滾動的裝着鋼液的包子吊起，駕到離熔爐只有五尺遠與熔爐在同一平行線上的皮塞爐口。譚伯先在電門柱上，開一個電門，這口子向上的皮塞爐，就發出巨大的聲音，慢慢地向外轉動，剛剛轉到口子在包子上面時，譚伯先就把電門關了。吊車吊起包子，工人們將鋼柄一推，包子裏的鐵流就傾注入皮塞爐裏去了。倒完後，譚伯先又開電門，使皮塞爐地位還原。譚伯先只看了一眼工人，早有工人跑到聯着工場的一間鼓風房去，只聽得一聲

鼓風機巨大的聲響，自鼓風間出來，接着就看見皮塞爐口上，強烈地衝出略帶淡青色的鐵的火光，鐵星也就跟着從衝天的火光裏冒出來，這聲，這色，這火，這鐵的星光，照耀着，震撼着整個的工場，震動着所有的人心。

譚伯先和其他兩個工人，帶上辨色的眼鏡，注視着皮塞爐口直冒的光。大約有七八分鐘，這火頭已低了些，光也變白了，譚伯先命令關住鼓風機，這時吊車又把包子放在皮塞爐前。譚伯先把皮塞爐又轉過來，於是鋼液又從皮塞爐流到包子裏去，鋼的火星照樣四射，照得大家的臉發白。鋼流一千五百度的焦熱，衝着每一個人，但大家全付精神都貫注在工作裏，忘記了灼熱，先把砑鐵放進包子。包子裏的鋼流，不斷的在翻騰，滾起的鋼浪有三四寸高，砑鐵放進後，滾得低了一點，接着把錳鐵也投下去。一會兒，包子裏裝滿了鋼液，皮塞爐已經空了，吊車把包子吊上沙堆，四五個工人，把浮在包子上的鋼泡沫，用鋼耙把它撥到外面去，剩下純粹紅色的鋼液。有一個工人用一把長柄鋼瓢，瓢出幾瓢鋼液，注入樣模裏。然後吊車又把包子吊起直移到三丈多遠的鋼錠模旁邊，工人們扶住包子的鋼柄，鋼液倒入鋼錠模裏；建成鍊鋼廠第一爐鋼，宣告出世。

蕭鶴聲一直跟着工人們注視着所有的過程和動作，他比正式工作的工人們還緊張。

待第一爐鋼鑄成鋼錠後，譚伯先宣告停止工作，他要驗一驗鋼的質地。工場裏停止了一切機器的喧鬧聲，忽然聽見了人的聲音，原來剛才工人本能地罵人和杭育的喊聲都被機器的鬧聲吞滅了。現在機器一停止活動，人的聲音就顯了出來。

譚伯先要工人把樣模裏的樣鋼，拿去試驗鋼質，自己就擺一擺手，請蕭鶴聲一同走出工場；譚伯先走進工務室，向自己的椅子裏一坐，蕭鶴聲也跟了進去。他看着譚伯先那種疲勞的樣子，心裏感到躊躇，然而悶在他心裏的一個問題，總於耐不住，衝出了口：

「今天鍊的鋼怎樣？」

「現在還不知道，要等捶了來才曉得。」

蕭鶴聲開始在工務室裏踱方步，等待最後的結果。他心裏有一點疑惑：爲什麼譚伯先會不知道呢？一個熟練的工程師，應該從經驗裏可以預知一切的。他的心裏有一點煩悶，但仔細一想，又信賴了譚伯先：「一個學工程的人，是應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說是或否，估計的話是不應該講的。」於是他壓住內心的焦急，忍耐地等待試驗的結果。一個工人手裏拿着被一千五百磅的錘子捶成兩半的樣鋼走了進來。

「譚工程師，今天的鋼『打不攏』，你看，還差得遠呢！」
譚伯先縐一縐眉，接過了兩半的鋼樣，半天沒有開口；仔細地看着捶成兩半的樣鋼，半天才說了一句：

「雜質太多，——去不盡！」他開始立起來在房中背着手走動，工人還在工務室。
「譚工程師，今天重鍊不重鍊？」工人吞吞吐吐問。

「今天不重鍊了，你叫張阿興何天靈來！」譚伯先不耐煩地命令工人。

蕭鶴聲雖不懂這些工人的俗語，但從口氣裏，他完全明白今天鍊的鋼是失敗了。
「怎麼？鍊得不成？」他的聲音裏有點怒氣。

「試爐總有這些情形。」譚伯先不耐煩地聲辯着。

張阿興和何天靈走了進來。

「鼓風間裏的水銀柱最高到幾吋？」譚伯先看着張阿興問。

「最高十三吋。」

「今天放的矽鐵和錳鐵每樣幾磅？」譚伯先又問何天靈。

「每種都是十二磅。」

「出去！」他厭惡地命令他們出去。兩個工人有點冷笑的樣子，直着身體走出工務室的門，還回轉頭來再輕蔑地看一眼譚伯先。

譚伯先一個人沈默地在房中慢步；他知道今天鋼的「打不攏」是鼓風的壓力太小，鋼液滾得還不夠高，水銀柱應該升到十五吋以上才夠壓力。同時矽鐵也放少了，大概焦炭裏硫黃和磷太多，這樣一點矽鐵，不夠力量穩定鋼液，使雜質翻騰在鋼液裏，浮不上來，——這是他計算的疏忽。

蕭鶴聲聽他這樣簡單的問了兩個工人，想來是一定已經知道今天失敗的原因，他就想仔細知道爲什麼失敗。

「倒底爲什麼鍊得不行？」

譚伯先想告訴他真實的原因，但好勝心迫着他說謊：

「焦炭裏硫黃太多，沒法去得盡！」

「有辦法改進嗎？」

「只有自己鍊焦，——我早已說過，在四川的條件，是無法鍊得好鋼的。只有一個辦法，自己鍊焦。」

譚伯先自建廠設置機器以來，對各種設備，經常表示不滿，時時要洩氣灰心。蕭鶴聲要他找代替品或因陋就簡的時候，他總是冷笑着請他另請高明。爲了焦炭已經鬧過許多次。好幾個鑛裏的焦炭送來給他看，都說不能用，最後是他自己找來了一家鑛裏的焦炭，才說可以用。但廠裏總務方面的人，說他得了這家鑛的賄賂；所以說好用了，其實這家鑛的焦炭還不及以前幾家送來的好。

但他不責備自己貪賄，買進劣貨，也不責備自己在工程上配合不準確，却怪四川所有的焦炭都不行，要自己開鑛鍊焦。蕭鶴聲雖也聽說譚伯先受賄，但他自己不能正式證實之前，他下肯隨便相信謠言，而且他也聽說過四川的焦炭，質地的確太差，鍊鋼是有問題的，所以譚伯先提出自己開鑛鍊焦，他也同情。可是兩百萬元股本，到現在開工止，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還不到兩個月的週轉金，如果又要開鑛鍊焦，資金立刻就會不夠，但是熔爐已經開始燒熱，決不能因資金已罄，就罷手不解決問題。「找大成去！」他心裏想，大成總不能讓一切設備都已就緒的工廠不開工。他這樣決定後，就反轉身用堅決的目光看着譚伯先道：

「好！我同意自己煉焦！——但問題解決後，你能夠負責鍊出好鋼嗎？」

蕭鶴聲的變了威稜的目光，釘視着譚伯先。譚伯先被這目光所懾住，帶着囁嚅的口氣說：

「除了焦炭，還有矽鐵和錳鐵，假使電爐一開，配合的成分更複雜，我怎麼能擔保呢？這樣不具備的中國，誰都沒法擔保，不像在美國……。」

「那末，你沒有把握？你不能負責？你是兒戲！」蕭鶴聲的聲音已變得粗暴，眼睛裏已射出兇光霍霍地在譚伯先的臉上打圈子。譚伯先自然受不住這樣箭一般鋒利的目光，但自尊心激勵了他，他也惡毒地看着蕭鶴聲，接着就回答了他：

「那一個工廠，在試爐的時候，總是不行的，成功一定要摸熟了爐子的性能，才有可能。你完全是外行的見地來看人看事。而且原料的確有問題，只要原料能完全準確，問題就可以減少。我可以負責的對你說，我一生鍊得出後方各廠所鍊出來的一樣的鋼。但我不願說，這是十足夠標準的鋼，這是一個學工程的人應有的態度。」

蕭鶴聲總覺得譚伯先的話滑腳，不確切；他覺得一個學工程的人，總更應該確實，不猶疑。但是不等蕭鶴聲再開口，譚伯先又接下去說：

「總經理不必這樣着急。第一次試爐，沒有一家廠是第一次就成功的，——如其能

自己鍊焦炭，自然更好，不過要相當大的資金，是不是現在公司裏有這筆錢開鑛？我們如真有多餘的資金，還是再到美國去買點合金原料還上算一點。」

譚伯先已放平了口氣，他想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把蕭鶴聲的怒氣平下去，同時他也確實想多買一點外國貨，即使自己不用，出賣也賺錢。

蕭鶴聲沒有改變他的面色，也沒有移轉他的思想。他一心要把建成廠鍊的鋼能最標準，能做各種的材料，不然建成就不是中國第一根雄偉的煙囪，就不能指揮中國的工業向前邁進。因此鍊鋼的第一個困難，必須解決。他根本沒有考慮譚伯先提出的意見，他就照自己的意志向譚伯先說：

「資金上一切我負全責，即使要舉辦各種鍊鋼的原料的廠，我也完全同意；我們必須需要防備有一天什麼海口都被封鎖，外國貨根本來不了的時候，我們也還要鍊鋼，但在技術上，你得負全責！」蕭鶴聲雖感資金力量不夠，要舉辦各種原料廠鑛，決非建成能力所能負擔，但爲了建成的前途，他非這樣辦不可！不然原料要仰息國外，還成什麼國防工業？而且已套進圈子的大成，他有把握能使他們繼續不斷的供給資金，只要技術上譚伯先能負全責，資金的問題他是自信有把握的。

「能這樣更好。——不過，總經理，現在香港仰光都能來貨，爲什麼我們不多買一點美國貨？這是一舉數得的，到萬不得已時，我們再自己來辦廠。」譚伯先根本反對自己辦什麼原料廠，他是不能化費精神和體力的，不過知道蕭鶴聲的堅決他也不敢過份的反對。

蕭鶴聲聽到譚伯先猶疑的語氣，很覺不快。他開始感覺到在技術方面譚伯先也不能主動，光景也只有自己來負起指揮權了，於是他就直截了當的命令了譚伯先：

「一切設備，添設新廠，也由我負責好了！你只聽我的話去做。你聽我的話，決不會錯。因爲技術也與整個的戰局經濟政治有關，還是讓我來決定好！——我決定自己鍊焦！你只在技術上指導就是！」他毫不客氣的指揮了譚伯先，也不再聽他的意見，就跨出了工務室的門，心裏却想着。

「只有一切抓在我的鐵掌裏，才不致於失敗！」

x

x

x

x

晚飯的鐘已打過了，大辦公廳裏沒了人。蕭鶴聲看了看這空虛的大屋子，就退出來走向自己的房間去。晚飯已擺在桌上，冰冷的四菜一湯，在桌上等着他去動箸。

對飯菜並不計較的他，今天非常例外，他沒有坐下去，只厭惡地向桌上看了一眼，他忽然想起了懿芳，——懿芳是特別在他的日常生活上寵着他的一個人，一切事都親自處理，尤其對於菜肴，總是親自下廚。對飲食並不注重的他，在懿芳的寵待下，也會嫌好嫌壞，可是一離了懿芳，他就什麼都吃。但今天不聞！今天他需要懿芳，——需要懿芳對他的體貼，對他的週到，可是懿芳卻沒有跟他來廠裏住。他感到寂寞，他開始恨懿芳，「爲什麼這次懿芳不肯跟我來廠裏住呢？莫非她忘記了自己的責任了嗎？」他恨地想着，低着頭在房中慢步。陰沈的仲春傍晚，例外地在天上飛出幾朵晚霞，照耀了他住宅外面的院子。他無意識地看一眼窗外，又想他的懿芳。

「近來懿芳變了，沒有從前那樣熱情，也沒有從前那樣體貼了。終日悶沈沈的，看她提不起興頭——在她的身上，有一股冷氣。」他想着懿芳近一個月來的變態，有點煩悶。

「莫非袁來重慶的消息她知道了嗎？」他一想到懿芳的冷，就想到兩個月前從江西趕來重慶的袁的熱——袁是他江西任上的偽組織之一，已和他生了一個女孩。

「可是袁却太熱了，熱得叫人受不住。而且簡直是無恥。」他想到袁來重慶後，步步

挾制他，甚至跑到公司裏去哭鬧，聲言她不能再像江西那樣偷偷摸摸了，她要出頭做夫人了，因為她替他生了孩子。

「那是個無恥的女人，像四馬路上野雞一樣的女人，居然也要出頭做夫人，虧她想得，——不過也有她的特長。」於是他就想到袁的「特長」，那「特長」是上等女人那裏找不到的，尤其在懿芳的身上找不到。

「懿芳假使爲袁來重慶，而對我冷淡，那她要自食其果，——我不能讓人來干涉我的私生活。我會叫懿芳明白這一點，不是她屈服，就是她來嘗嘗我的滋味。」他毒辣地想着怎樣對付懿芳的惡計。

「自然現在還早，懿芳對我還有用，——到有一天，我一定要她認識我，對我吃醋是什麼滋味，我蕭鶴聲生平不受人的箝制。誰要逆着我，誰就該遭殃！」他越想越生氣，也越想越毒辣了，他完全不想他對懿芳不忠的罪惡，他只想對懿芳對他的冷淡。

一陣煩悶，使他覺到混身躁熱，打成兩半的鋼樣，又呈現在他的眼前。

「都是無能，都是無恥！」譚伯先的滑裏滑頭的對話，又記了起來，覺得自己的肩上，又將加重分量，在技術方面，他也將親自參與了。

他走過書架前，一瓶茅台，映入了他的眼簾。取來倒了一杯，一喝就乾了，一股熱氣，直衝到他胃裏，又回上來，火熱了他的口腔。接着又是一杯，他開始覺得渾淘淘了，不知那裏來的喜悅，祇想笑，可是房間裏一個人都沒有，他很想找一個人談談，於是走到門口去。晚霞已消逝，只剩下一片灰暗，但是陳恭敏，手裏挾着一疊文案，從院子裏迎面走了進來。看見蕭鶴聲出來了，陳恭敏便想退出去，但蕭鶴聲却留住了他：

「我本來是要找你去，進來吧。」

他們倆就一同走進屋子裏。陳恭敏看到臺子上沒有動過的菜肴，知道蕭鶴聲還沒有吃飯，便朝自己手裏大疊的信件和電報望了一眼，有點遲疑起來：

「總經理還沒有吃飯？我叫他們另做一點熱的，——我等總經理吃了飯再來。」

「不！現在我不想吃，等一會兒再說——你先別去，我有話同你講。」剛才兩杯酒引起來的高興與和善還沒消退，蕭鶴聲好聲好氣地招呼了陳恭敏。

陳恭敏坐在蕭鶴聲寫字臺的對面，蕭鶴聲也坐了下去。

「有什麼事？恭敏？」蕭鶴聲一面裝板煙，一面問。

「昆明大成分行來的電報，說從仰光運到的一批貨，被扣在站裏了，大概要用一點

錢才拿得出，不然，怕要耽擱時間。」

陳恭敏將電報攤在寫字臺上，蕭鶴聲含著煙斗看電報。陳恭敏只見笑影從蕭鶴聲的臉上消失，怒氣卻漸漸地從他的眼角升起，等看完電報，他把電報向臺上一拍，就倏的站起來。

「這是什麼話！一切手續，都照法令辦理清楚，還要扣留！這簡直成了強盜世界了！——我不能化錢，不能用我的手去送賄賂的錢！」他又條的坐下去，提起筆來批了「依手續交涉，切勿行賄」九個字，擲下筆立起來氣虎虎地在房中兜圈子。

陳恭敏沒有去拿批了辦法的電報，看了看蕭鶴聲生氣的臉，知道這時同他辯，一定會被他搶白一頓；但又想到這電報一出去，這批貨就會石沈大海，等各方面行文的圈子兜轉來，即使可以不化錢領出來，時間起碼要在一年之後了，而這是一批等着要用的機器和原料，不能耽擱時間。

而且他手裏的文件，還有同樣的幾件案子，那是被扣在海棠溪的十幾噸洋圓，已交涉了一個多月了，還沒有下落，也曾找過負責人，那人的一副尷尬面孔，還鮮明的擺在他的記憶裏，對方很坦白的說，只要他肯化點小錢，什麼問題也不會有。那時對方的

話，現在陳恭敏還記得清楚：

「你如其說公事公辦，那我們總可以找出理由來和你麻煩的，——那個人願意自己承認錯誤，乖乖的把東西給你，起碼也要請你等上一年半載。你說去找我們的上峯，你是聰明人，那一個做上司的，肯承認自己用了混賬的下屬，官腔打得更高。——所以我勸你還是省點事，隨使你請點小東道，把東西弄出來最爲上策，——因爲我們是同鄉，我才肯告訴你老實話，不然，哼，你倒試試看！……」

可是蕭鶴聲堅決反對用小錢，結果，一層層行文上去，現在連公事轉到那裏去了都不曉得，真像掉在大海裏的針，不知從那裏打撈起，越弄越沒有頭緒了。想到這裏，陳恭敏就覺得這次昆明的貨就化點小錢，弄了出來，免得就攔時間，妨礙工廠的進行，也還上算。於是他鼓起勇氣，看了眼蕭鶴聲，堅決地說道：

「總經理這種精神和作風，我完全同意；但總經理一個人的力量，總鬪不過這滿天下的貪污！這樣徒然使工廠吃虧。我看還是請大成化幾個冤枉錢算了。這批東西都是等着要用的，而且車子也已接洽好了，只等貨一出來，立刻就可以運重慶，不然，失了這次車子的機會，下次再弄車子又是一件麻煩。——」

「要我行賄，我情願關廠，這是我決定了的，決不能修改！——怎麼你也會隨便被環境屈服，好像你同他們一鼻孔出氣似的。」蕭鶴聲嚴厲地看定了陳恭敏，近乎是斥責了。

陳恭敏感到一陣恥辱，覺得自己對工廠的一片赤忠，反而被他罵爲一鼻孔出氣，非常憤慨！——但轉念一想，他也同情蕭鶴聲，覺得在中國辦工業，實在困難，時間精力和金錢，化在這些地方的就要佔一大半，有什麼餘力再來管理工廠呢？想到這裏，氣憤就消了一半。他又想，這批貨不快點來，譚工程師就要攢紗帽了；工廠至上的他，就決定不管一切，再向蕭鶴聲婉轉地懇求一次：

「總經理的話，我懂得，不過要剷除貪污，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這要聯合一切受累的廠家，共同起來申訴，才會有效。像現在總經理這樣一個人與他們硬碰，只有被他們捉弄，結果是工廠吃虧，所以要請總經理再考慮考慮這件事。——至於我，決不會同這些貪污們一鼻孔出氣，我要同他們一鼻孔出氣，就決不會辭了那邊的職到這裏來了。因爲在那邊太多這些發財的機會。這一點總經理總該早已明白了。」陳恭敏看着走來走去的蕭鶴聲，慢慢地解釋。

蕭鶴聲看了一眼忠實勇敢的陳恭敏，覺得剛才的話，說得過火了一點，有點抱歉。但自尊心極強的他，是不肯收回他說出的話的，他使自己平一平氣，坐到寫字檯面前，放溫和了聲音，對陳恭敏解釋：

「恭敏，我知道你對工廠的忠實，但你要知道，我們自己口口聲聲說要剷除貪污，碰到自己手裏，就去行賄，這是不應該的。剷除貪污要從我們手裏開始。這一點決心，決不能因為自身的利害就放棄，——我何嘗不愛自己的工廠？但爲了工廠，要違背我自己的意志，那我情願不辦工廠！——我可以毀家紓難，我也可以殺身成仁，但我不能行賄！」

陳恭敏看着這一張用鋼鑄成的臉，雖然話是說得溫和了，但意志非常堅決；他很受感動，但種種違背蕭鶴聲意志的事實，又一件件兜上他心頭了。他想到譚伯先如何受了煤商的賄，心裏說：「受賄的事，竟出在他自己的廠裏，假使他知道了不知將怎樣傷他的心呢！」可是並沒說出口來，他仍舊回到原題，用了更委婉的口氣再請求道：

「是的，我一定聽總經理的吩咐，秉承總經理的意志去辦事；但工廠也要能不吃虧才好。——總經理，你看我們有什麼辦法來打破這些難關？」

「我知道。昆明那批貨，我自己到他們的上級機關去辦交涉。——所以我想自己生產原料，免得他們半路裏來截住要買路錢。而且什麼原料都要用美國貨，我本來就反對。剛才譚工程師說自己開煤礦煉焦炭，我非常同意。我們把譚工程師請來，大家商量商量。明天我要進城去找大成，要他們再借一點錢，立刻就辦起來，也免得譚伯先老爲焦炭噲噲。」蕭鶴聲說完，立刻按鈴叫侍役。

「自己開礦，不太費事嗎？市上有的就是焦炭。——其實有好焦炭，只要譚工程師少挑剔挑剔，就不必這樣費事的。」陳恭敏知道鋼沒有鍊得好，並非完全是焦炭之故，而且即使焦炭不行，也是譚伯先貪賄買進劣貨之故，然而蕭鶴聲竟會被譚伯先的一派胡說所欺瞞，當真要自己鍊焦，實在使他非常驚奇，可他又不便明說，只好這樣宛轉地提出了暗示。

然而蕭鶴聲並不理會，只顧他自己說：「一切求自給，這個原則我完全同意。在中國辦廠，另件配料，必須自己設廠生產，不然總要吃虧，——所以先從鍊焦開始，以後砂鐵錘鐵甚至電冶爐裏用的炭精柱，都要自己製造。什麼都自己生產，就什麼問題都不會發生了。」蕭鶴聲腦子裏的第一根雄偉的樑柱，又顯現在眼前了；他要用一分鐘兩千

轉的速率，創設起凡鍊鋼所必需的原料和另件的工廠，他不僅要能供給自己廠裏用，他還要供給別的鍊鋼廠用，他要使這第一根雄偉的煙囪，真正發揮雄偉的作用。

陳恭敏還想進言，可是譚伯先含着煙斗推門進來了，蕭鶴聲立起來拖了一把椅子放在寫字檯橫頭，請他坐下。他們三個人圍着寫字檯，坐了個品字形，就開始商談鍊焦的問題。

「伯先兄，剛才我們談的自己鍊焦，我想明天就着手進行。我明天一早要進城去和大成商量。你最好明天下午能把計劃送來，這樣我和大成談的時候，可以具體一點。如其能今晚趕出來更好，我明天就好帶走，免得專差送。」

蕭鶴聲一分鐘兩千轉的快幹精神，即使像陳恭敏那樣工作不停的人，也感到有點趕不上，何況每天必須散步休息，晚上還要有家庭茶會的譚伯先，連意識都趕不上，更談不到行動了。多少次蕭鶴聲和他的不愉快，都是這快與慢的衝突。現在譚伯先一聽到今晚上還要他趕寫計劃，就是滿肚子的不痛快。他真懊悔自己提出那麼一句話，他想取消那一句話；但已經知道蕭鶴聲脾氣的他，知道自己講的話是不能隨便取消的，不然，蕭鶴聲會追問得你山窮水盡，無辭以對，還不肯罷手。何況一件事蕭鶴聲自己已經同意

了，就非辦不可。可是他實在不願意晚上還要工作，他就推了一句：

「這件事資本要相當大，大成是不是會答應？」——頂好我們請了張副理來一同商量，他是銀行裏派來的，總明白一點銀行的意思。你看怎樣？」

「張覺人？他知道什麼！他除了搬弄是非，給董事會做特務，什麼也不知道！你不要管大成肯不肯拿出錢來，——他們不肯，我會想別的辦法。你只要把計劃寫出來就是！」蕭鶴聲一聽到譚伯先講話，又要滑腳，就斬釘截鐵的命令他。

譚伯先無計可施，就勉強敷衍道：

「今天晚上不成。各種材料手邊都沒有，怎麼寫得出！——我趕緊寫就是。」說完立起身來想走。他記掛着家裏的晚會，太太和孩子在家裏等他回去喝茶；晚上最好的節目是小兒子從幼稚園裏學來的遊唱表演，他去遲了，不僅孩子們要睡覺，自己更失去享受這好節目的機會，太太更要大發脾氣，使他一晚不得睡好覺，但蕭鶴聲却不讓他走。

「幾時再試爐？第二次有把握鍊成嗎？」

「明天就再試，——第二次有沒有把握，這話難說。假使像上海的焦炭，就不成問題，可是在四川；而且一套爐子要把性能摸熟，也不是一次兩次就夠的。」譚伯先掩住

自己的弱點，故意冷淡的說。其實他很記恨於蕭鶴聲了，他覺得蕭鶴聲簡直在侮辱他，要不是這裏待遇很好，他老早要走了，——這是一塊肥肉，但却夾着蕭鶴聲的辣子，吃進去難免要辣口，這塊肥肉要沒有蕭鶴聲這辣子，那該多麼好。想到這裏，他恨恨地看一眼蕭鶴聲，蕭鶴聲却沒有注意他，含着煙斗正在出神。譚伯先忽然想到張覺人，「是的，張覺人也恨他，他很蕭鶴聲看不起他。名爲副理的他，什麼事蕭鶴聲從來不去徵求他的意見。這是好機會，和張覺人聯合好了，用董事會的力量來對付，就有辦法了。」他像忽然福至心靈似的，決然立起，不管蕭鶴聲再留他，他再也不坐下去了。

「計劃我一定做，現在還有事要回去一次，」他一邊走出去，一邊說。「找張覺人去！」他又一邊想。

蕭鶴聲看譚伯先走後，心裏感到一陣煩惱。他開始感到這個工廠裏只有他一個人是起勁的，譚伯先的總工程師，對自己工程上都這樣不負責不積極，這怎麼能辦工廠呢？

「不！不能因爲譚伯先不積極，我就灰心。他不積極，我可找積極的能跟着我走的人來。」他的煩惱又沒有了，滿腔的興奮和堅決，吩咐陳恭敏道：

「恭敏！事情就這樣決定，你明天催催譚伯先，——明天我一早進城，叫他們給我

預備轎子到碼頭。」說完，不耐煩地立起來在房裏走圈子。

始終插不進嘴去的陳恭敏，很想等譚伯先走後再和蕭鶴聲商量鍊焦的事是不是能緩一步辦；因爲他看出譚伯先是心非的情形，他也知道譚伯先平日不負責任的舉動，和對蕭鶴聲不滿意的心理，所以覺得鍊焦的事，大有重新考慮的必要。但他又深知蕭鶴聲一經決定了主意無論如何不肯取消，他只得歎一口氣，立起身來，準備好要講的話，也只得嚥下肚裏去了。

五

在城裏已經三天了，蕭鶴聲第三次去大成看徐渭臣。徐渭臣的神氣沒有從前那樣親熱和尊敬。「吉廳」的門是關着的，徐渭臣只讓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儼然是董事長對待經理的派頭，甚至於還有點像債權人對債務人的神氣。自尊心極強的蕭鶴聲，自然很不痛快。爲了鍊焦的事，已經談過兩次了，但蕭鶴聲的堅決與專橫，敵不住徐渭臣的軟拖死延，兩次談話，一點結果都沒有。

徐渭臣方面早已得了張覺人許多的報告，尤其這次鍊焦的事，得的情報更多；好在錢在他手裏，他不給，蕭鶴聲也奈何他不得，可是他也感到請蕭鶴聲做成經理，是自己的大失策。他想不到蕭鶴聲是顆炸彈，一碰就要炸傷自己。「老子化錢，你放炮！」徐渭臣這樣想的時候，就看了一眼坐在沙發上抽煙沈思的蕭鶴聲，「老子錢不化，你就放不成炮！」徐渭臣又恨恨想，「要想對付蕭鶴聲，只有錢不放。」

徐渭臣這樣打定了主意，不管蕭鶴聲哀求也好，怒吼也好，總不能打動他的心，也不能威脅他。因為他得的情報是譚伯先說焦炭市上有，不必自己費事鍊，要鍊焦炭，都是蕭鶴聲想從中取利。

蕭鶴聲也感到碰着勁敵了。他的威稜的目光，堅決的意志，都失去了效用。於是他只有走「權詐」這條路了。「這些人，像上海人說的是臘燭，不點不亮……他們只會向外國人磕頭，對付自己人總是搭架子，尤其是求他們的時候。」他惡毒地想着，「我會學外國人這一套的，我在外國人下面長大，莫非會不知道這一套嗎？」

原來蕭鶴聲在二次懇談沒有結果之後，就預備鬥法；今天他是想好了出奇制勝的詐術來的，所以徐渭臣對他的冷淡，他始終忍耐着。「不要因小失大，」他自己戒着自

己，「必須帶一個青紅皂白。」

徐渭臣顧自己蓋圖章看傳票，因為林志遠還沒有來，談話要等他來才開始。

但林志遠來時，却叫徐渭臣吃了一驚，這位漂亮人物氣急敗喪直奔進來，一切紳士頭都沒有了。

「我們建業的貨在昆明被扣了，要化錢。我已經打電報給他們，只要東西弄得出來，錢不必計較。建成的也一同被扣，自然一同去進行。將來這筆費用，我們平均負擔就是了。」——雖然建成的貨比我們多一點。」

林志遠將帽子和手杖擲給跟他進來的侍役，無力地坐到沙發上，也沒有跟蕭鶴聲握手，劈頭就這樣說。

蕭鶴聲冷然看了看對面坐着的林志遠，立刻就回答了他：

「我也打電報去了，要他們據理力爭，不能化錢。我們辛辛苦苦為國家生產，辦齊了一切運輸的手續，堂堂皇皇，又不犯法，為什麼要行賄？——我生平不做這樣的事，你儘管自己去送錢，我用不着，這費用我也不出！」蕭鶴聲的態度非常冷靜而堅決、

這次却是林志遠着急了，他一唬就跳起來，直衝到蕭鶴聲的面前。

「你這個書生！這叫做雞蛋碰石頭，怎麼碰得過他們？趕早別轉這念頭，不然，這些貨一輩子也領不出來，這虧怎麼吃得起？建成我也投了一半資，不能讓你這樣迂！」林志遠簡直是叫囂了。「我還嫌昆明行裏這批死人遲鈍呢，這種事該在貨沒有到之前就佈置好的；等東西被人扣留了再交涉，既費時，又多化錢，將來領出來的貨齊不齊，還是問題，爲了貪小却失大，這真是不會辦事！」林志遠愈想愈氣，祇管自己叫囂。

「照你老兄這種行徑，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建成遲早會給你弄得關門大吉。」他轉臉看着蕭鶴聲又加添一句。

「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假使要行賄，我就去告發。我生平最恨行賄，中國就糟在你們這批行賄的人手裏！」蕭鶴聲毫不讓步地和林志遠對抗起來。

徐渭臣在旁邊冷眼看到這裏，覺得事情要鬧出亂子來了，便像說笑話似的，擦開了他們兩個人的惡鬥：

「到底你們年青人火氣大，爲這點子小事，也會爭得個面紅耳赤，給外面小同事們聽見，還以爲你們要動武呢！誰知不過爲了這點子小事情——志遠也太沈不住氣了，這樣的事，一天也不知要出他多少件，都像你這樣子急法，不是把天都要翻了嗎？這事，

你們兩家先前既已交給大成辦，就讓大成去料理。你們都不必管，我自會有辦法——那邊處長，曾經幫過他忙，我寫封信去，他不好意思不放的。」徐渭臣放下了他的文件，走出座位來，一面兩個人說，他們對一面却去按鈴。侍役立刻進來。

「燒點咖啡，弄點點心來吃。」

「我根本反對自己鍊焦，——辦一個鍊鋼廠，焦炭都要自己鍊，這不是笑話嗎？」林志遠雖被徐渭臣攔開了爭端，可是氣還沒平，便又從鍊焦問題上開火了。

可是蕭鶴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却慢條斯理說道：

「我老早已經知道你們的意思了，——決不自己鍊焦！但工廠需要自己鍊焦，我不能坐視廠裏不能出貨，或者出的貨不夠標準！——今天我來，不是想問大成要錢。我已經和中國銀行接洽好了，用美國運到的那批貨做抵押，借五十萬——長期借款，利息比大成的還低。四聯總處那面，也由他們負責去疏通！錢可以先用！」

蕭鶴聲這一炮的確放得準。一向假癱假聾一再拖延的徐渭臣，這次不能再不聽見了。他想這樣一來，中國銀行不是要踏進來了嗎？那不行。大成不能做中國銀行的債務人，寧可大成再放下五十萬去，——而且辦個煤礦也好，嵐炭漲價漲得這樣快，不鍊焦

炭，可以鍊嵐炭，賺錢總是有把握的。

主意既定，徐渭臣就笑着說道：「那又何必去仰仗中國銀行呢？人家還以為大成頭寸這樣緊，不得不去求教國家銀行了！既然拿新到的貨去做抵押，就拿整個的廠押給大成吧！大成的利息也可以讓步，只是期限還得再商量。」

徐渭臣想：工廠押給大成五十萬也還值得，而且以後蕭鶴聲再不能拿工廠去抵押給別家來威脅他了。

「那不成，全廠財產，照目前估價，最少也值五百萬了，五十萬借款，要五百萬財產做押頭，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這樣苛刻的條件！」——我還是去找中國銀行！」蕭鶴聲看準了徐渭臣已將就範，這一炮是放中了，他就堅持着自己的優勢地位。

徐渭臣擺動着胖身體，在房中踱方步。林志遠還在想他昆明的那批貨，很想快點結束鍊焦的談話，等蕭鶴聲一走，好和徐渭臣商量這件事。

侍役送進來咖啡點心。徐渭臣就借此緩和空氣，招呼蕭林兩位到桌子邊用點心。他一面吃點心，一面想這件事怎麼解決。忽然他想起昨天北碚有個煤礦要向他借錢，他不肯，後來說把鑛賣給他，他也不要；現在倒是好機會，就讓建成買了這個鑛，既討好了

蕭鶴聲，自己還可以拿一成個扣。於是徐渭臣又笑了笑，說：

「押頭可以商量，大成就是建成，建成也就是大成，自己人莫非還不相信？倒是開煤礦不簡單，要勘地，探源，費時很久，像你這樣的性急人，怎麼等得及？」

「那倒不難，我們可以登報徵求現成的。」蕭鶴聲聽見徐渭臣已完全讓了步，他的情緒也緩和了下來，聲音也和氣得多了。

「不是昨天有一家鑛要讓給大成嗎？這不是現成的？」林志遠心急，先說了出來。「假使蕭鶴聲兄要找現成的話，這家自然可以談談，大成是因爲怕管理，所以沒有接受它的，——等明天我去約了他們來，請蕭鶴聲兄自己和他談罷。我是外行，這事還要請蕭鶴聲兄多費點力，鑛生在地底下，沒有人知道他的內裏，這事倒要小心才好！」

徐渭臣故意平平淡淡地說，這種欲擒故縱的方法，他是用慣了的。他明知蕭鶴聲性急，你不肯負責，蕭鶴聲便會自己來負責，將來倘有差池，他姓徐的便完全不相干。

這一場以暴風雨開始，而以風和日麗結束的談話，就此功德圓滿。蕭鶴聲很得意自己的手段，覺得自己是常勝將軍；他把徐渭臣他們看做是無用之徒，可以放在自己的手上任意擺佈的；但他却不知道徐渭臣的讓步，是爲了自己可以得利，這連林志遠不都

清楚。林志遠很奇怪徐渭臣爲什麼忽然向蕭鶴聲讓步；因爲事先曾經約好，徐渭臣要林志遠堅決拒絕蕭鶴聲的要求的，不過他現在一心只在着急他昆明被扣的貨，徐渭臣讓不讓步，那是大成的事，他又何必多管。

蕭鶴聲帶着凱旋似的興奮，走出大成銀行。跳上黃包車，直向家裏去了。

x

x

x

x

家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懷着勝利的喜悅的蕭鶴聲，走進這幽靜的家，便感到有點失望，——他覺得妻應該張着兩隻手臂，在門口歡迎他的凱旋歸來。

從老奶媽的口裏，知道懿芳在臥室裏。他的響亮的脚步声，停在關着的臥室門口，妻還沒有開門相迎。這真有點使他生氣了。他用力推開房門，看見懿芳面對着窗子，坐在梳妝檯的前面，手裏拿了一件他早晨換下來的襯衫在出神。他的猛然的進來，驚醒了出神遐想的妻，妻無力地立起來，——放在膝蓋上的襯衣和一張字條，就跟着落到地上，妻吃驚地立刻檢起襯衣連字條一卷就塞在椅子角裏，然後才裝了一個勉強的微笑，走到蕭鶴聲的面前。

「你今天這樣早回來？……」妻茫然的問了一句，却再也說不下去了。

蕭鶴聲用疑問的眼光，掃射着妻的面，妻的幽怨的眼光，也正在看他。——妻的茫然，妻的幽怨，妻的冷寞，把他從大成銀行裏帶回來的勝利的喜悅給沖淡了；他本來預備回來在妻的面前，好好地形容一場他的勝利的經過的，但看了失神的妻，使他沒有興頭說那些話了。他牽着妻的手，走到窗前的椅子上坐下，妻也無聲的跟着他走過去。他很想對妻抱怨幾句，但他縮住了，——妻的影子忽然閃在他的前面，他想「這裏得不到的，可以到那裏去取得，」他想到這裏，就把妻的手放下，叫妻也坐了，用同樣冷寞的聲音命令着妻：

「懿芳，你去和程天頤說一聲，我們連到昆明的貨，被扣留了。護照，是他發給我的，爲什麼這樣不負責任？政府的威信到那裏去了？限他一個星期之內放行，不然，我要揭露這黑幕！」

「程天頤？——爲什麼又要我去找他？你可以自己去和他講的。」懿芳像被刺了一針似的感到一陣痛楚，她就這樣出驚地看着他。

「我忙得很，沒有時間，你這樣代勞一下都不肯嗎？」蕭鶴聲憤然的說，他明知道這是使妻痛苦的一件事，但比他還囑強公正的程天頤，是不受隨便的指揮的，只有妻能

使程天頤做隨便什麼事。無論如何，爲了他誘出的口，爲了他的威信，他非逼着妻做不願做的事。

「他不能負這責任。護照只是他給你去請領了來，而並不是他主管這事，——而且，中國的事情，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即使是直屬的上級機關，路隔遠了，權力也會夠不着！」懿芳覺得丈夫的任性，實在有點使她忍不住氣惱。

蕭鶴聲知道妻雖然可以爲他去赴湯蹈火，但碰到與她的意志相違背的事情，誰也不能勉強她的，她是一個臨危可以授命的人，意志的堅強是不下於他自己，他不得不用一點柔術，用一點熱情，去打動妻對他的忠誠的熱情。

「懿芳，我爲了建成，不知吃了多少苦；但爲了國家，我自然不會怨恨，這是你同意的，也是你鼓勵我的；可是等到我發生困難的時候，連你都袖手旁觀，不肯拉我一把，我還有什麼臉去找別人幫忙呢！——懿芳！程天頤是一個好人，他是中國難得找着的好官，你不應該以私人的成見去對待他，——而且，我知道你是對我最忠實的人，你爲着愛我，你要排除成見，好好對待程天頤。我是非常愛程天頤的，你也要像我一樣的去愛他，——去愛一個中國難得有的好官吏！」

蕭鶴聲走到妻的面前，兩隻手放在妻的肩上。妻低着頭，眼睛裏裝滿了淚水，但從不在人前落淚的妻，迅速地擦了一下眼睛，擡起頭來，哀怨地看着丈夫。蕭鶴聲低下頭去，在妻的兩隻幽怨的眼睛上吻了一下，放開了妻的手，去拿帽子和手杖，一邊又和妻說：

「我晚上大概不會回家，因為明天爲了要買一個現成的煤鏟，今天也許要趕回廠裏去和譚工程師商量這件事。——程天頤的事，不要忘了，和他說一聲，我知道他是有辦法的。」

他話還未說完，人已走在扶梯口了。他去摸了一下口袋，找袁給他的條子，但摸了一會却沒有摸得着，他呆了一會，就飛也似的下樓去了。譚工程師，他只打了個電話給公司，要他們立刻派人去把他請出來。

被丈夫溫柔地撫慰了的懿芳，像五味拌在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她很想對丈夫訴說一下她對他的忠誠熱愛，但丈夫却這樣快地走了，頭也不回的走了，等她趕到樓梯口的時候，丈夫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一陣空虛包圍着她。她頹然回房來，塞在椅子角裏的那件襯衣，又闖入了她的視

圈，她像針刺了下似的一震，迅速地走過去，將裏面襯衣裏的字條又攤平了，從頭看一遍，——這是一張像小學程度的女人寫的，要蕭鶴聲到她那裏去，因為孩子病了，假使他不回去，她就要跑到公司裏去坐等。

懿芳看着這張字條，一陣辛酸襲上她的心頭。雖然早就聽說丈夫在江西任上另有所戀，而且不止一個，而且這些女人們都已生了孩子，可是對丈夫非常愛着的懿芳，却不願意相信這些謠言。丈夫回重慶後，她毫不介意的愛着丈夫，比以前更愛他了，她用愛的壁壘，擋住了這些足妨礙她愛丈夫的事實，她用自己的理想，虛擬出丈夫對她的忠實：——可是上帝竟有這樣殘酷，這些她一直當作謠言的事實，偏偏殘酷地揭露在她的眼前，使她辛苦地築起來的愛的壁壘，打得粉碎，使她不肯相信的謠言，變成赤裸裸的事實，逼得她去正視它！她想丈夫近來常常不回家，並不是她所想像的是為公司事忙，實在是爲了這個女人。他即使回家，也是急匆匆要吩咐她替他做事，吩咐完了就走了，像今天這樣，甚至於要她做她所不願做的事。

想到今天的事，她忽然想到了程天頤。

「程天頤是個好人。」丈夫的聲音，還留在她耳朵裏。程天頤是好人她知道，她知

道得比丈夫更清楚。那是二十年以前的事，程天頤剛由大學畢業，是一個清貧的學生，學地質學的，發瘋地愛着她了。但是一則是自己年紀還青，不深切瞭解什麼叫戀愛，她雖也愛這個年青英俊的窮大學生，但封建的庭訓，使她不敢表現她的愛情，總是躲避和冷寞；二則，因家庭的頑固，使門第不及她家的程天頤去求婚，遭遇她家長的拒絕。這之後，程天頤變得沈毅了，堅決了，不久考取官費出國了。以後，整整的二十年，沒有見過面，也沒有通過信，她只偶而在報端上看見他發表的文章，或者對地質上的新發見，這些斷鴻零爪，未曾激動過她，在她只那麼點一點頭而已。因為她已出嫁，而且是這樣熱烈地愛着丈夫。

然而不幸得很，在二十年後，在戰火漫天的今日，大家因避難都來到四川的重慶，竟見了二十年不見面的故知，在她還是很淡寞，並沒有刺激她的神經，可是程天頤就完全不同。原來他二十年來雖沒有看見她，但他的神經沒有離開過她。二十年中她的生活，即使是極細小的事故，他都清楚，他無時無刻不在注意她，他始終保持着能知道她生活的線索，——其實在二十年中他也常常看見她，祇沒有給她知。就是了。

更不幸的，是程天頤恰恰做了主管丈夫事業的長官，於是見面了，她才知道程天頤

比以前更愛她了，她知道程天頤無條件的過份的幫助丈夫的事業只是爲了她。可是對丈夫忠實的她，這一切實在使她痛苦，程天頤雖沒有對她表示過愛，但她神經上，已經覺得出程天頤愛她，到了頂點，甚至愛得有點頑固了，這使她不安，使她痛苦。「這不是我的罪惡嗎？我要對不起兩個人！」她總這樣痛苦地想，於是她就避免看見他。這一切，她也坦白地對丈夫訴說過，可是丈夫卻沒有重視她的忠實和情愛，也不願去瞭解她的內心的痛苦，只命令她去做她所痛苦的事。想到這裏，熱淚像斷線珠一樣的滾下來。

「爲了鶴聲，我不知做了多少次違背自己意志的事！今天他又要我自己去違背自己的意志，這是多殘酷呵！」她失聲地哭了出來，她投到牀上，把臉貼在枕頭上，讓熱淚去潤濕那裝木棉的枕頭，「可是他卻愛了別的女人！他不僅是拋棄我，他還殘酷地蹂躪我的癡情！」一種徹骨的淒涼，包圍着她，寂寞，空虛，使她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氣。

「我愛的人，他不愛我！他蹂躪我！我不愛的人，却這樣永恆的忠誠的愛我！上帝呵！你爲什麼這樣殘酷？」她貼在枕頭上輾轉地想着，她的心被揉着，絞着。

「太太，有客。」老奶媽推進門來，手裏拿了張名片，看見主人這付樣子，她壓住了。

懿芳稍稍停了一息，才擡起身子；無力地招手，叫老奶媽走近來，當她看見名片上的名字是「程天頤」三個字的時候，使她驚呆了，她知道程天頤不是她允許，是不會隨便跑來看她的，但她想也許是來看丈夫的。

「你說先生出去了，隔天到公司裏去看他。」

「這位先生說是來看太太的。」老奶媽却頑固地站着不走。

「那末你就說，太太今天不舒服，不見客！」她橫一橫心，就堅決地拒絕了。

老奶媽出去了，她又倒在牀上，眼淚像決了口的堤，一齊湧了出來，但老奶媽又走回來了。

「太太，他說是先生打電話要他來看太太的，他明天就要出門，一個星期才能回來，今天不見，就得隔幾天了。」

「哦！」懿芳驚愕地縐了眉頭，但隨即領悟到其中的原因。「是的，爲了昆明的事！」她自語着，她記起了丈夫的命令

「爲了鶴聲的成功，爲了愛鶴聲，我就再見他一次吧。」她咬着嘴唇心裏這樣想，走下牀來。

「請程先生在客堂裏坐一坐，我就來。」她勉強支撐起身子走到梳妝檯前面，攏一攏頭髮，又把淚痕擦了，可是眼睛有點紅腫；這沒法遮掩的悲傷的痕跡，使她十分爲難，她實在不想出去見程天頤，但丈夫再三的叮囑，給了她勇氣，她硬着頭皮走出臥室。

進客室後，懿芳故意坐在背光處，免得程天頤看出她哭過的痕跡，她勉強地招呼了程天頤，却說不出話來，她怕一開口，眼淚又會流下來。

「懿芳，你病了？怎麼鶴聲打電話給我，說你有事找我呢，現在好了一點沒有？」高大忠誠，眉宇間露着英氣的程天頤，驚愕地看着懿芳勉強裝着微笑的臉；懿芳慌亂地轉過頭去，避開了這一雙發光的眼睛。

「沒有什麼，剛才灰塵吹進眼睛，把眼睛揉紅了，不好意思見客，其實什麼病也沒有——噢，有一點小事情麻煩你。上次你發的那護照沒有用，鶴聲裝進來的機器，被扣在昆明。那些機器他急於要用，想麻煩你那裏，打個電報去，請他們放行好不好？」她緩緩地說出來，難免轉過頭去看看程天頤的面色，看他是不是能答應。

但程天頤也在那裏出驚地眼不轉睛地看她，她感到侷促不安，她知道程天頤一定已經從她的面上，讀出了她的祕密，和她的愁苦的心，她非常不安的低下頭去。

程天頤忽然看到了懿芳的變態——永遠沈靜而堅決的懿芳，今天忽然變得慌張了。顯然的，懿芳在騙他，決不是塵埃吹進眼睛，而是她剛剛哭過。輕易不露情感的懿芳，今天一定是受了太大的委曲，才會這樣的。於是他就猜想許多使懿芳受委曲的原因：——他很知道鶴聲私德的墮落，他爲這事，不知難過了多少次，他曾經坦白地懇求蕭雁聲：「懿芳太愛你了，請你不要使懿芳傷心。」他甚至也表示自己非常愛懿芳，爲了愛懿芳，所以希望懿芳所愛的人也能愛懿芳，使懿芳能幸福，不要辜負懿芳寶貴的愛情。但雖然很知道蕭鶴聲私生活墮落到怎樣程度，程天頤却從來不會在懿芳面前露一點口聲，他怕傷了懿芳的心。然而今天懿芳神情失常了，這一定是鶴聲的墮落的私生活，給懿芳知道了，不會是別的事：——程天頤心中得了這樣的結論。

從來不肯對懿芳表示什麼的程天頤，看到懿芳的愁苦，哀怨，好像咬了他的心；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修的站起，走到懿芳的面前，扶起了懿芳的臉，看定了懿芳略帶紅腫的眼睛。

「懿芳！你騙我，決不是灰塵傷了你的眼睛，是你哭過了，你一定受了什麼委曲，是不是爲了鶴聲的……？我知道這一天總要來到的，誰知道這一天竟來得這樣快！」

我的痛苦祇讓我一個人受吧！讓痛苦沉到心的底裏去，讓我的臉上有歡笑。」她試試嚥一口口水，看喉頭有沒有東西塞住。

「沒有委曲！誰敢給我受委曲？」——鶴聲一向待我好！……我告訴過你，是灰塵吹進了眼睛揉紅的，你真太神經了。……」懿芳看着程天頤的背影，帶着裝得頑皮地說，但說到後面一句，有點發抖了，她趕緊收住。

正在極力壓制自己痛苦的程天頤，忽然聽到了懿芳的強辯，剛剛鎮定下去的情緒，忽然又擾亂了，——這回不是痛苦，却是憤怒了。他覺得懿芳受了蕭鶴聲這許多的委曲，還說一向待她好，而況自己也曾經爲了懿芳受過蕭鶴聲的委曲。一種無名的憤怒激動着他；他失去了克制力，失去了一向愛護懿芳的細心深意，他猛然轉過身來，對準了懿芳惶惑的臉，毫不顧忌的直衝出了他的怒氣：

「他一向待你好？我發神經？——沒有！我從來不會發神經！鶴聲在外面弄了一大堆女人，只瞞着你一個人，讓你給他做牛馬，他却在外而快樂，他從來沒有重視過你的高貴的愛情，連你的同學，上次——你介紹給我的叫什麼蘭的，都與他有關係。南溫泉我的辦事處，成了蕭鶴聲的行宮。我本想開除那個女的，」但怕你知道實情，怕你痛

苦，所以我勉強忍耐着，——而你却說我是發神經！鶴聲是一向待你好！……像他這樣破爛的人，居然還這樣自命不凡，不爲了你，我決不會理睬這樣墮落的人！」他眞像決了口的堤，把他的鬱積一齊痛快地瀉了出來，他愈說愈氣，一種原始的野性支配着他，他突然截住，走到窗口，把他憤怒得發白的臉朝向窗口。

同樣的，懿芳也被激怒了，她也失去了一向嫻靜的習慣。

「誰也不能干涉誰的私德，那是他私人的事，我原諒他！現在那一個大人物不鬧一點戀愛的小故事，——我敢擔保，鶴聲決不至爲了女人妨害他的公事。這些算不了什麼大了不得的罪惡，只要我能原諒他，他就沒有罪惡！——你看不起他，你不理會他就是了，鶴聲不希罕你的看重！」

程天頤對蕭鶴聲的輕視，引起了懿芳極大的反感，好像說侮辱她自己一樣，就連蕭鶴聲對她同學的關係，都不能刺激她了，——這是一件新的消息。

程天頤站在窗口，聽見懿芳怒得發抖的聲音，知道自己傷了她了；一種咬心的痛苦，又襲上心頭，他覺得懿芳太可憐了，蕭鶴聲這樣無行，她還替他辯護！替他力爭！他懊悔自己說話魯莽，傷了她的心。他平了平氣，又反轉身來，向懿芳走去。

「懿芳，你太癡了！你也太苦了！鶴聲也太不配做你的丈夫了，——私德不會影響公事？——這是鶴聲自欺欺人之語，我也聽他這麼替自己辯護過。你竟相信他？——世界上決沒有私德不影響公事的人！他在江西爲什麼會被政府免職的？就是因爲他玩女人玩得太多了，竟玩到反對他的人身上去，結果對方用別的罪名把他告了，——自然，對方也是一個無恥的人，但到底鶴聲太不檢點私德，終於沒法完成他的理想。他是個好強的人，決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回來依舊如故；爲了你，我曾用全力來拯救他的這個缺點，——自然，他是不會接受我的勸告的，所以我只能在事業上幫他成功，來遮掩他私德的不夠。可是，懿芳，事業上他越成功得多，越把你去得遠，這我那裏想得到？誰知道你受的苦竟是我寵容他出來的！你知道我是多麼痛苦，我不知自己該怎樣做才好」，程天頤剛才的憤怒沒有了，只有痛苦佔據了他的心，他把要衝出門去的懿芳拉住，按在椅上，讓她坐了，自己坐在她對面。一種矛盾的，無法忍受的痛苦，擺在他面上，他不能再說下去了，只低下頭去，他的痛苦的眼淚，也偷偷地湧上了他的眼睛，但他把它忍住了。

盛怒之下，預備絕裾而去的懿芳，被程天頤拉回來，無力地坐在椅上，面變得火

紅，聽程天頤幽幽的自白，聽程天頤理性的解釋，聽程天頤意在言外的深情，火紅的臉漸漸轉成蒼白。蕭鶴聲對不起她的事，一件件浮上心頭，尤其是自己的同學，自己這樣熱情幫助她的同，學也賣了她，鶴聲竟然勾上了自己的妻的好友，好像針刺着她的

心，她沒有憤怒，只有悲感了。她很想痛快地哭一場，但對面却坐着一位永遠關心她的

以她的苦樂爲苦樂的程天頤，她可不願意哭，她的心被擾亂了，被絞緊了，難忍的悲哀，終於使她哭出聲來。

「懿芳！你怎麼了？——是我傷了你？」程天頤驚惶失措的，不知如何是好。

「不！你沒有傷我，……你……你不要把鶴聲看成太不行的人，我知道他有缺點，但他還是有正氣的，中國難得有的——一個好人，你要繼續幫助他，——不要爲了我，才幫助他，這樣，你會灰心的；你要爲國家，爲社會，去幫助他。他的成功，就是國家多一份有用的力量，社會多一個能貢獻的人，——我？……我是不值得大家重視的，只要他成功；我遭受什麼都可以，——對這個世界，我已經有點厭倦了，能夠叫我興奮地生活下去的，就是鶴聲的成功，——一種無法衡量的深情，一種至高無上的正氣，呈現在懿芳無邪的臉上。

程天頤的心頭，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滋味，是辛？是酸？還是甜？他不知道，他半天不能說話。他用勁看着懿芳憂鬱的眼睛，半天，他才回答了懿芳：

「懿芳！——人真是一種說不清楚的動物！好像你對鶴聲一樣，我呢，我不知怎樣來解釋自己才好，我常常做殺我自己也殺你的事，——但你却鼓勵我這樣做，要求我這樣做，我沒有勇氣拒絕你。我知道我會不斷做殺你又殺自己的事，爲了你，就讓我跳下火坑去吧！——昆明的事，我立刻去辦！……」程天頤說完，立起來就走，——頭也不回的走了，懿芳追出去，他却逃也似的下樓去了。

懿芳像突然掉在冷窖裏，又像掉在火坑裏，她擾不清了，她飛也似的跑進臥室，鎖上門，把身子擲在牀上，悶住臉，讓眼淚痛快地流！流！

六

帶着憂鬱性的重慶的冬季，今年更少有開朗的日子，人們都生陰沈灰色中生活着。在陽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下午，天空中像掛着一大塊鉛，快要壓到屋頂了，昏沈沈的、

沒有一點光輝的希望。在這快近決算的前夜，蕭鶴聲從廠裏回到辦事處。他爲建成年期決算，非常躊躇，他在經理室中低着頭，把手反握在背後，慢慢地踱方步。天陰沈得使室內非常幽暗，他走去捏電燈開關，但今天又停電，開不亮電燈。「沒有電，廠裏又要停工了。」廠裏停電時散漫的景象，又呈現在他的眼前。於是一年零三個月來，建成所發生的各種事，都兜上他心頭。現在年期快到，要做決算了，建成的成功與失敗，就要在決算表上表現給股東們看——不單是表現給股東們看，也是自己心裏應該作一次清算了：「建成倒底是成功呢還是失敗？」奔忙了一年零三個月的他到現在確使他有點擾不清了。一向喜歡明確有把握的他，經營建成經營得愈來愈模糊，這使他非常的煩燥。

他一再盤算着建成的資產與負債；自然負債的數字相當大，已經超過了資本總額的五倍多了，可是資產的價值有負債的二倍，假使以目前市價來估值，那還不止此數。無疑的，建成在這一年零三個月來，賺了不少錢；但從開工以來，在製造上，却算不出賺錢——一批成品加上利潤出賣後，決買不進原來生產量的原料，因爲成品的漲價，趕不上原料的漲價，結果是每製造一批成品，就得增加三四成的週轉金，才能維持原有的生產量；這樣週轉金的數字，愈滾愈大，而製造量只有這一點。在負債上，他已經感到疲勞

了，但在生產上，却沒有滿足他的希望；想到這裏，好像鑽在牛角尖裏，實在覺得窒息和煩燥。過去他想像中的用這中國第一根雄偉的煙囪，去指揮中國的工業前進的理想，到這時，已經使他感到「那是一個幻想」的悲哀；實際上，他在自己的幾個機構裏，也已經覺得有點尾大不掉頭了。

「一個工廠，不能用自己的經營來發展自己的生產力，而且還要不斷的舉債，才能維持原有的生產量，這還成什麼話？這豈是我辦工業的初衷？」他一邊走，一邊苦悶地嚴厲地自問着；可是他檢討一年零三個月來，自己經營的得失，覺得他是對得起建成的，他沒有使建成吃過虧，他也決沒有疏忽過一件細小的事，他更不使建成化一個冤枉錢。他用壓低自己的待遇與享受，使廠裏的職工一同跟着他吃苦，來把握開支的預算，可是糧食漲價，什麼都跟着漲價的結果，雖然克緊了薪給支出，但另外更大的支出，却無法壓住；預算還是把握不住，連十天後的預算，也無法把握；喜歡明確掌握的他，却叫他生活在一般糊塗帳裏，這不僅苦惱了他，而且激怒了他，他想他支付了無限度的精神與體力，要盡了各種手段，所得的結果是東拉西扯，永遠被困在沒有形的網裏，這網好像天空中蜘蛛佈的網一樣，誰投到這網裏，誰就掙扎不出來，一直被困死為止。

窗外天色更陰沈了，房間裏已黑得像傍晚，他一個人沉思在解不開的結裏。

「還有過份利得稅，照建成的盈餘額來計算，應該要繳納最高級數，——百分之五十，但建成是真的有利得嗎？沒有！建成的設備沒有增加，建成的生產量也沒有增加，祇是建成在帳面上賺了錢，實際上是法幣跌了價。假使要繳利得稅，不是要賣設備，就是要舉債，像這樣的稅率，這樣的計算利得，一個工廠，繳了兩年利得稅，就得關門了！」他憤怒地想着。

於是他記起前三天在遷川工廠聯合會，各工廠討論利得稅的稅率問題時，那種憤怒，激烈，哀痛的辭句和表情，還顯明地在他眼前，所有的工廠，都被這利得稅的問題所困擾，但大家都說不出理由，——因為照國際慣例，政府是應該向人民抽利得稅的，可是在中國今日的工業，假使一實行這稅則，工業立刻就會受到嚴重的打擊。大家都被這無法說明的苦悶所困惱，最後他就立起來，說出了大家所要說的話：

「這叫做虛盈實稅。因為我們的盈餘都是假的，盈餘只表現在一落千丈的法幣數目上，而不是表現在我們的設備和生產上；我們工廠的法幣數目雖不斷增加，但我們的設備和生產量還依然如故，甚至不借債，還無法維持原有的生產量。可是納稅却是實的，

因爲法幣雖然落價，它還代表了我們的財產。所以這是計算稅率的方法不合理，稅則是合理的：——假使我們的設備以現在的市價來計算，那我們的資本額就要大上好幾倍，以這樣巨大的資本額來計算現有的營業額，那盈餘就有限了，甚至會沒有盈餘。所以我想，我們並不反對這稅率，但我們應該向政府要求我們的財產應該照每年物價指數的倍數來增值！

他這一個簡單清楚的理由提出來後，就引起了滿場人的欣慰和欽佩，也引出了多少人對這理由的例證，熱烈興奮，充滿着鬥爭的情緒，滿場的廠家們都紛紛地討論具體辦法。最後大家決議，呈請財經兩部，要求資產增值；但覺得還不夠，因爲幼稚的中國工業，正是培養時期，即使有點利得，爲了鞏固工業的基礎和獎勵經營工業，利得稅率應該定得特別低，最好能免除利得稅。又知道一星期後，立法院就要開會通過這一稅則，於是大家就提議派代表去列席立法會議，提出大家的理由和要求，希望立法諸公，能接受工業界合理的申請，對這法則的通過能有更遠大和詳細的考慮。推選代表時，蕭鶴聲第一個被提出，而且還要他起草呈文。他自然是義不容辭的。

想這裏，心裏感到一種欣慰，他覺得中國的工業界到底進步了，——從前不管是

那一業，碰到問題，從不合理的提出要求，只各人奔走各人的門路，或用巧妙的辦法，來逃避現實；現在居然能聯合一致，提出辦法，這是光明正大的應走的路，是表示工業界的進步。尤其因為大家推重自己，他更感到滿意；因為他自信，他比那一個人都正確，他也比那一個人都熱心有辦法，所以他對這次會議的結果非常滿意，對出席立法會議感到非常的興奮，「中國的民主，要從工業界開始！」他這樣確信着，覺得前途正充滿了光明。

想到光明，忽然發現天已沈得漆黑了，雖然時間還只有三點鐘，可是好像夜晚提早了降臨。他正推門出去，打算叫工役替他點蠟燭，陳恭敏却跟着他拉開的門慌慌張張走了進來。

蕭鶴聲一見陳恭敏，就立刻感覺到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不然，陳恭敏非但輕易不離開工廠，而且也不會有慌張之色。這使興奮在幻想中的蕭鶴聲，感到現實給他的威脅。他不等陳恭敏坐定，就站在門口喊，「點燈！」回轉身來，就向剛剛坐下去的陳恭敏厲聲問道：

「什麼事，要你自己進城來！」

陳恭敏聽見這聲音，下意識地知道總經理今天情緒惡劣，同他講什麼話，都會碰釘子的，但爲了廠裏事情的緊急，無論如何非和他說明不可。

「爲了糧食，——四鄉都去搜索盡了，只能維持到明天早餐，明天要斷糧。不然，工人們恐怕會鬧事，無論如何，今天非在城裏設法弄到米不可！——我來是想請總經理給我寫封介紹信，到糧食管理委員會去交涉，向他們先借一點，來度過這個難關，等我們買到米，再還給他們。不知成不成？」陳恭敏搓着兩隻凍紅的手，氣急地一口氣說下去，疑惑地看着蕭鶴聲有什麼反應。

「重慶米店裏沒有米？」

「重慶米店裏已空了一個多月了，現在城裏只有糧食管理委員會有米。」

「奇怪現在又不是青黃不接的時候，爲什麼會沒有米？現在是秋收之後，正該米落價的時候，怎麼連四鄉都會沒有米？」蕭鶴聲感到一種煩悶，覺得有錢竟會買不到米，更妄論米的價格，想到米的價格，又使他感到這一個負擔，實在也有點挑不動了。米成了一切成本加高的總因素。

「米都給紳士們搜廠起來了，他們要把價錢抬高後，才肯放出來！」

「簡直是混帳！——不是我們自己請了購運證到上游買去了，怎麼還沒有買來？你派誰去的？這人靠不靠得住？」蕭鶴聲忽然記起自己曾經批准到上游去買米的一回事，就帶風地質問陳恭敏。

「今天回來了，非但米沒有同來，人都幾乎給謀殺了。這話說來複雜，現在讓我先去交涉了明天要吃的米，待晚上再來詳細報告給總經理。」陳恭敏看一看錶，已三點多鐘了，再就誤一息，過了辦公時間，就無法交涉了。

臘燭的光，恍恍惚惚地跳着，這一粒幽暗如豆的光，將房間裏的傢俱和人映出巨大的影子，在滿屋子裏跳動。空氣像是被凍住了，只覺得寒氣從四面八方逼來。蕭鶴聲憤怒地坐到寫字臺前面，提起筆來寫介紹信，一面不耐煩地又問：

「這又是怎麼回事？米給誰扣了？爲什麼要謀殺人？你簡單地先說一說。」

「自從糧食管制後，各縣都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於是購糧運糧，都要得到他們的允許，他們就操到了無限大的權力了。這些委員，又都是本地的紳糧，不僅自己手裏米多，他們還用權力壓低了不能自由出賣的中小農戶的米價，壓低了他們就收進，於是米市場完全操縱在他們手裏，誰要買米，不僅要得到他們的批准，還要依照他們指定的米

行去買，不然你非但買不到米，即使買到了，他們會說你犯法，不發運照，米還要被沒收。米既集中在他們委員與糧商的手裏，他們更進一步，囤而不賣，擡高市價。從中取利；即使把米賣給你了，還要潑上水，可以多賺兩成漲頭的好處。可是米却因撥水發霉了，但是米市既被操縱，市場沒了競爭，霉米也只好買，因為根本就沒有了好米，——我們這次就是吃了霉米的虧。因為我們派去的人，看見發下來的是撥水的米，就和他們爭執了一番，他們記恨在心裏給他開了一個玩笑，——他們通了山上的匪，——當米船快要出縣境的地方，有人從岸上放了兩槍，船戶曉得出亂子了，是無法逃走的，只好旁岸，結果連米帶人扣留。當時人地生疏，也不知犯了什麼法，幸而轉彎得快，知道那幫人是來路不明，就說好說歹的才把人先放了，米却還扣在那裏，這批地主士劣，不僅工業要被他們扼死，中國也要亡在這批人手裏！——

陳恭敏一口氣說完，臉都漲紅了。他一想到自從糧食管制後，不僅糧價飛漲，影響工業的生存，而且還時時斷糧，使得他的全付精力，都化在搜買糧食上，爲了買米，常常弄得走頭無路，更沒有時間與精力，再顧到更重要的管理問題，他想到這些，對地主士劣真有切齒之恨！更使他迷惑的，是政府爲什麼把這樣重要而重大的糧食管制權，竟

會交給這批喪心病狂的士劣手裏去。這批只管自己肥，不管天下人瘦的地主士劣，一旦有了這樣生死予奪的大權，全國人總有一天要餓死在他們手裏。

陳恭敏愈想愈氣，忿火燒的他臉上通紅，蕭鶴聲咬緊牙齦，停住筆桿，聽完了陳恭敏的敘述。他沒有罵人，可是沈默得可怕。他略想一想，奮起筆桿，就颼颼地飛快寫下去。在信裏，他竟寫上了這些管制不得法，致使工業受痛苦的話。他一口氣寫完，把筆一擲，將信交給陳恭敏，立在門口，吩咐他道：

「晚上八點，我在公司裏等你，商量被扣的米，怎麼去弄出來！」

「那恐怕得找龍頭大哥，不然沒有辦法的。」陳恭敏話還沒說完，人已走出去了。蕭鶴聲看着陳恭敏的背影，呆了一息。——這時他的感想真複雜極了。他咬着牙轉回來，把門關上，立在寫字檯邊，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是陰暗而低沈，可是也不像要下雨，但是更不會有太陽的希望。

「辦什麼工業！——銀行商人，官僚一齊向工業進攻，現在又加上地主和士劣；工業成五牛分屍的犯人！——命都活不了，還談什麼發展！」他捏緊拳頭，在寫字檯上，用力地敲一下，幾乎喊出聲來。

天黑得更沈了，他想着還要到大成去，就立刻拿起帽子，走出去了。

大成銀行徐渭臣的辦公室裏，點了一十枝以上的僧帽牌洋燭，壁爐裏正窸窣地燃燒着煤塊，火光熔熔地只往上升，燭光從四面八方射來，暖氣散射在整個的房間裏。這裏有的是光明和溫暖。

徐渭臣坐在他的大辦公桌前，香煙夾在他肥胖的兩指中間，一縷白煙直衝上空中，又繞成圈子，一個個再往上衝。臺子上名貴的文具，亮晶晶地發着光，反射到徐渭臣面上。徐渭臣微笑地沈思着，像一尊戲臺上的財神。銀行已經結過利息，盈虧知道了個大數，徐渭臣正在計算他今年的純益是去年的幾倍，又是前年的幾倍？他可以在股東大會上很科學的報告他經營的成功。他做總經理後，與前任比較，他顯得更成功了；今終回事分紅，除了已經有的規定外，今年可以額外用什麼其他名義再多分一點，來收買收買同事的心，自己當然比小同事會得的更多，他想家裏小孩子過年的壓歲錢有着落了。他想得正得意時，蕭鶴聲的影子，浮上他的腦膜，這使他有一點頭痛。

「蕭鶴聲這個炸彈真不好對付！一年來大成在建成裏，竟壓進了五百多萬，連一半

股款，就是六百多萬，這筆錢，看起來今年是無論如何不能清償的了。」雖然放款在他身非做不可的業務，而建成的放款，也決不會落空，但他總覺得數目太大了，怕一時頭寸緊，就會轉不過身，所以他對建成的債權，多少總有點過慮。……

「除非蕭鶴聲到別的銀行去借款來清償，不然，就只有把廠賣了才能還債；但是債權讓給別的銀行，建成了別的銀行的債務人，受別的銀行的箝制，這太吃虧，無論如何不能讓蕭鶴聲這樣做；那末只有賣廠一條路。這樣不僅五百多萬債權可以清償，一百萬元股款，也可以大大地分一筆紅了；可是物價漲得這樣快，再過些時，建成的價值會青雲直上，等漲到了飽和點再說吧，那些借款且讓他拖過年去。」

徐渭臣這樣想時，心裏什麼疙疸都沒有了；因為一切對他總是有利的，而且還可以給蕭鶴聲留個面子。……蕭鶴聲的強硬，雖使他頭痛，但蕭鶴聲對建成的忠誠與努力，使建成的財產增加得這麼快，也使他高興。

「讓你再努力一些時候吧！到差不多的時候，不管你有三頭六臂，硬到像建虛鍊的鋼，也得把建成收過來！」他打定主意，他想蕭鶴聲是逃不出他的手掌的；紅光從他的臉上煥發，雖然外面的天色是低沈而黑暗，但在徐渭臣的心裏，却是溫暖而光明。

徐渭臣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蕭鶴聲帶着滿臉的陰沈進來了。大概是外面天氣太陰寒的緣故，蕭鶴聲的臉更顯得黑了。徐渭臣從座位上立起來，滿面春風的握手歡迎，他移一張椅子到壁爐旁，請蕭鶴聲坐。蕭鶴聲剛把大衣掛上鉤，室內的熱氣一刺激，連着打了兩個噴嚏，他用手捏着凍紅了的但被熱氣沖得發癢的鼻子，左右搖動幾下，才坐到壁爐邊，環顧着房間中的一切。這一切是舒適溫暖而且光亮；尤其徐渭臣的不離笑容的胖臉，發着紅光，從紅光中透出得意之色。這一切，激怒了蕭鶴聲。他覺得抗戰與這批人沒有關係，一切的艱苦困難，也碰不到他們身上，因為他們有錢，錢成了一切權威者，他自己就被這權威者支配着，被這權威者捉弄着。他的一切努力，辛苦，受難，都不是爲了國家，也不是爲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却是爲了這批腦滿腸肥的市僧們。他愈想臉愈黑得利害了，擡起頭來恨毒地看了一眼徐渭臣，徐渭臣却在忙着收拾攤在桌上的案卷報表，一面十分和氣地和蕭鶴聲打招呼：

「鶴聲兄，請稍等一等，我收拾完了再來。」

「唔……」蕭鶴聲抑制住滿肚子的怒氣，勉強答應着。他注視着壁爐裏盛旺的火燄，記起了林夫人曾勸他享點福，設法賺點外水，不然辛苦一生，總是爲人作嫁衣裳；

他記得當時自己還嚴辭厲色的向林夫人講了一大篇貪污的罪惡，批評她這種思想要不得，但林夫人只抿住嘴笑，什麼也沒聽，只說「總有一天你明白我說的話是最對的！」現在他想起來，覺得自己真是爲人作嫁衣裳，這不僅使他憤怒，而且使他悲涼。

「鶴聲兄，你電話裏說的決算問題，——建成今年大概可以賺得多少？我們該可以吃杯高興酒吧？是不是？大成今年也還不錯，今年過舊曆年我們三家合起來一同過，大大地熱鬧一下。」徐渭臣將檔卷叫侍役拿出去，走出辦公座位來，興高采烈地說。

「我就爲這事來找你的，——建成在帳面上自然是賺錢的，可是帳面上儘管賺錢，頭寸總是不夠，假使工廠要開下去，生產不給它停止，那末就得不斷舉債，不然就會慢慢減少生產量，一直到不能生產爲止；因爲成品賣出去週轉回來的資金，總趕不上原料開支的漲價，決買不回來原有量的生產原料，只有再舉債，加上資金，才能維持原有的生產量。照這樣下去，工廠在帳面上儘管賺錢，可是却不能維持自己生產。」蕭鶴聲十分疲倦似的說。

「只要能賺錢，借點債也無妨。」徐渭臣輕描淡寫地回答。他的鐵算盤永遠是把握得牢牢的，他心裏想：「只要能養肥，放點本也不怕！」

「但是問題來了，帳面賺錢，實際上沒有錢，年終決算，在帳面上很好看，可是別說股東們的紅利付不出，就是今年政府新定的利得稅也無力繳付。照我們的盈利額的比列，應該在最高的一級，百分之五十，可是拿什麼去繳稅呢，除了借債繳稅，就只有賣設備賣原料才能繳——這真是虛盈實稅。照這樣抽幾年稅，會把工廠的設備都抽光的！」——這那裏是賺錢，這是法幣落價，工廠依舊是這一點設備，這一點生產量！」蕭鶴聲氣憤地說。

徐渭臣泰然地看着激怒的蕭鶴聲，他一點沒有被蕭鶴聲的憤怒所動搖，他覺得蕭鶴聲這些憤怒是多餘的，只要賺得錢，其他的還管它做什麼。

「這倒不要緊，股市們不一定就要分紅，把紅利存在廠裏週轉，只要一滾出利息，分不分不成問題；倒是稅的問題要想個辦法才好！」——我看打個電話給志遠，這問題他有研究，我們大家來想個辦法，——今天在這裏吃晚飯。」徐渭臣立起來按鈴，侍役立刻進來了。

「招呼廚房，說有客吃晚飯，——再打電話請林經理來！」——侍役聽完吩咐，恭敬地退了出去。徐渭臣突着個肚皮，笑嘻嘻的在房中擺盪着，他

且不說話，把手托着下頰沈思着；利得稅的問題，的確也相當給了他一點煩惱。

「有什麼辦法？你能把工廠挾在腋下逃走嗎？——這是法令！這是斷送中國工業的法令！」蕭鶴聲憤然地反問，恨恨地看仰着頭擺方步的徐渭臣。

「辦法總是有，——中國人做事，來頭大，去勢小，這些法令，也不過是這麼會事，莫非這許多工廠就都這樣乖乖的被害被割？大家總還是要想法活下去的。——既是法令不顧到實際的困難，也不能怪老百姓作弊弄私！」徐渭臣笑嘻嘻地說，原來他早已經決定了要逃稅，只差個具體的辦法。可是從來不願意取巧違法的蕭鶴聲，聽了這話，實在覺得刺耳，而且也使他憤恨。

「這話是什麼意思？——莫非你想逃稅？這不僅手續麻煩，全部帳都得做過，而且我一生不幹這樣的事，這決做不到！」蕭鶴聲決然的說。他打開文書皮包，翻出一份試算表來，他計算一下建成到底該繳多少利得稅。

林志遠突然開進門來了，一臉的興奮。

「我正忙得很！你們有什麼事要商量？找我來？」他一面與蕭鶴聲握手，一面問徐渭臣。

「爲建成盈餘繳納利得稅的問題，想問問你今年打算怎麼辦？」徐渭臣被蕭鶴聲衝撞得正沒好氣，就撇開蕭鶴聲，只問林志遠，希望把這次的爭執轉移到林志遠身上。

「這有什麼難的？把進貨價提高了，開支也給他增大，成本自然高，賺錢就少了。既沒有什麼賺錢，當然就談不到利得稅了。」——我老早就準備這一步的，所以帳簿早就分了兩套，莫非你們爲這點小事煩惱？」林志遠看看他倆沈鬱的臉，覺得他們真不聰明，這一點小事，竟會弄得垂頭傷氣，於是他又得意自己到底是超人一等。

「是呀！可是鶴聲兄不願意這樣做，又怎麼辦？」徐渭臣無可奈何的說。

「是的！我不能做一件欺瞞人的事，更不願做違法的事！——我決不做假帳！」蕭鶴聲挺起胸膛，浩氣凜然的說。

這使林志遠非常吃驚了，他覺得蕭鶴聲簡直是愚不可及，——這些論調祇能在報紙上寫寫文章的，那裏可以在處理實際事情上運用呢；這是有關自己的生死利害關係，並不是一件玩笑的事情。可是他再想一想，蕭鶴聲決不是笨伯，一定明白自己的利害，也許怕事情不密受處分，於是他熱心地再解釋一遍道：

「這倒不怕的。我們先請會計師查帳證明，再呈政府，——現在那一家工商行號不

是兩套帳簿？公正會計師事務所也同情這一點，所以他們沒有問題會給我們證明的，我託的就是他們。而且稅局方面，只要人情足，也不成問題。聽說將來還有一定的成規，那就更好辦了。我說：「蕭，你放心，決不會出岔子！」

「這一切我都懂，這樣做非但不會受處分，而且還有人會庇護，——是我良心上不願違法！」蕭鶴聲非常憤怒了，覺得這批都是無恥之徒。

「這不關良心，是辦法不合理！照這樣的稅率，工廠都要停工，行號都要關門。你知道這不是我們不肯納稅，是事實迫得我們無法納稅！——與其將來工廠給稅納光，還不如現在就把工廠賣了，還可以撈一點錢回來！」林志遠也理直氣壯地回答。

「我知道這稅則定的不合理，——中國的工業，根本沒有利得，實在是法幣落價；但我們要明的說理，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却不能做假帳，暗裏逃稅。」蕭鶴聲一個字一個字非常用力地說，眼睛裏射出來的是正氣的光輝。

「你這些論調，是太學教授們在報紙上鬧的玩意兒，於實際毫無用處，——今天除了逃稅，只有關門，決沒有中間的路。」

林志遠自然是堅持他的主張，因為這是關係他的利害。徐渭臣却沈默地踱方步，他

有意不插進嘴去。他是完全同意林志遠的意見的。林志遠這樣強硬的對付蕭鶴聲，他也非常滿意，他可以伺機出來轉彎，做白臉，使蕭鶴聲就範。

「這些不合理的稅則，都是你們這批陽奉陰違的人給縱容出來的，假使每一個人遵重法令遵守法律，如其法令不合理，不能負增，就站出來力爭，政府爲使法令有效，自然會接受我們的要求，現在像你們這樣陽奉陰違，政府定了高稅率，收不到稅款，却肥了稅局和會計師！這才是最不合理！」

蕭鶴聲毫不顧忌的責斥林志遠，林志遠忍受不住，就跳了起來：

「爲了你會重這不合理的稅則，却來犧牲建成？那做不到！血本放下去，弄得一場空，世界上沒有人會跟你做傻事！」

「我決不會犧牲建成，但我要做合理的事，——老實告訴你，後天立法院在北碚開會，通過這新稅則在立法上的程序，我們工業界已推派代表去出席這立法會議，我們要向他們說明，向他們力爭。——我們工業界不會跟你們這批只事囤積的聰明人學聰明，我們情願做傻事！」蕭鶴聲宣佈了他對這不合理的稅則的處置辦法，他十分不屑的看着林志遠。

「出席請願？——都是廢話，這些是學生們幹的把戲，結果還不是一場空！」林志遠祇冷笑。

蕭鶴聲氣得臉紅耳赤，他真想動手打這批無恥之徒。徐渭臣看這付樣子，覺得自己該出來調解了，趕緊立起來，站在他們兩個人的面前笑着說：

「你們簡直談到題外去了，——我相信蕭鶴聲兄決不會使建成吃虧，更談不到犧牲建成，這是志遠的氣憤之語，不足介意。我同意蕭鶴聲兄的光明正大的做法，不立法院去力爭。但萬一爭不到，我想我們總可以想出兩全的辦法，——既不使建成吃虧，也不使建成違法。」

徐渭臣面面圓到的說，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建成決不能讓政府抽稅抽完，與其讓蕭鶴聲送給政府把廠給抽稅抽完，那他情願把廠賣了！免得吃虧。於是賣廠已在他心中成了定論。

「那是做夢！世界上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好！你們去想這樣的好辦法吧，我要走了。」林志遠氣憤地去穿大衣。徐渭臣趕緊留住林志遠，他覺得林志遠這樣與蕭鶴聲紅了臉就走不好，下次見面會更鬧彊扭的。

「我已經叫廚房預備菜了，——你忙什麼？」

「今天我不能在這裏吃晚飯，我已經另外有約了，——哦，不，徐，行裏在年內不能調一點頭寸給我？我擠到了一批合金材料，這貨現在不單是香港缺，美國也限制出口，後方更少了，也是一家工廠因為年終要還債，無法才賣出來的。數目相當大，一時找不着買主，只好落價。我正在擠他，要他再壓一點價，所以我缺頭寸，請你調一點給我用一用。開了年我有辦法，立刻就可以還你。」

「這貨非買不可麼？行裏頭寸也有限，我勸你過了年再說吧。」

「那不行，過了年，他的難關過了，他要賣也不肯落價了。而且這貨一到我手裏，我知道重慶市面現在正缺這種材料，鋼鐵五金廠，非用它不可，到那時這貨整個的市場就在我手裏，可以完全受我的支配了，那我非賺它十倍不脫手呢！行裏終要把頭寸放出去的，我出五分利。」林志遠爲了完成他的操縱市面的計劃，不惜出高利；他即使使出五分錢，也還大大的值得，而且他也知道要徐渭臣年終放帳，不出高利是不會答應的。

徐渭臣沈默地想了想，然後笑了笑，就爽快地答應了林志遠的要求。

「那一言爲定！——我要走了，今晚就爲這事，請前途吃飯，所以不能陪你吃飯

了，——到了明年，這些廠家就非看我的臉色不可了！」林志遠前直得意到忘了形，他忘記了鍊鋼廠的經理蕭鶴聲也在旁邊，而且忘記了他自己剛才和蕭鶴聲吵過嘴，他興奮地走過來和蕭鶴聲握手道別，就匆匆地走了。

蕭鶴聲聽他們一問一答的談生意經，心裏非常吃驚。他知道林志遠說的那種材料，重慶非常缺貨，也是他廠裏非用不可的；自然自己手裏也還有點貨，可是終有一天要用完，看林志遠的口氣，他非做到操縱市面不可了，將來一定會吃他的虧，受他的敲詐。他在憤怒中感到憂慮，他覺得自己的頸項，什麼人都可以把它扼住，他却沒有氣力反攻。一陣疲勞，使他感到有點支持不住，於是他又想起了陳恭敏去借米，不知成功不成功？被扣的米船，有沒有辦法放行？廠裏的工人會不會鬧事？譚工程師在技術上可不可以有所改進？還有後天北碚的請願，有沒有希望？一切阻礙他發展的，甚至於致他死地的事，一齊都湧上他的心頭，他再也坐不下去了。好像坐在針氈上，他煩燥的不得了，他也立起告辭。徐渭臣無論如何要留他在大成吃飯，他連一刻鐘都無法安靜下去，他堅決地拒絕了。最後徐渭臣只得說：

「好吧！稅的問題，等你北碚回來再說。政府如真能接受我們的要求更好！不然，

鶴聲兄，你比我聰明，我們總得想個辦法，讓建成不吃這虧，你辦法比我多，你要多想一想。」

蕭鶴聲唯唯否否的沒有多少聽進去，他的心被這許多雜亂無章的，扼住他咽喉的事牽去了。他像逃走一樣的離開了大成，但一跨出大成的門，他却覺得茫茫然的，不知向那裏走才好。

七

夏末秋初，正是重慶多雨的季節，今年——卅年——自八月底開始，一直下長腳雨，到九月初還沒有停過，偶而也歇一歇點，但終沒有太陽，地上是到處泥漿，人們的心，也像天氣似的，沒有爽朗過，大家都被這沒有希望停止的長雨所鬱悶。

夜雨淅瀝地打在瓦背上，永遠是那樣沒有變化，沒有終止。蕭鶴聲在他工廠的經理住宅裏，坐在燈下出神。雪茄煙的白煙，裊裊地從他靠在桌上的手指中間上升着，他的思想，也像上升着的煙那樣，迷糊而捉不住。三年來辦工廠的結果，除了頭上已添了幾

許白髮，臉上多了幾條深紋之外，他變得更沈默，兩隻眼睛裏，時時射出憤怒的光芒，嘴是閉得更緊了；鼻端旁的兩條紋路，刻得深深地彎進到嘴角，顯得更有力而沈毅，在他嘴閉着的時候，沒有人敢向他笑一笑。他的嘴是那樣的輕易開，所以他是很少有機會看到別人的笑容了，因此週圍環繞着他的也是灰色與沈默，他沒有機會接觸輕鬆與活潑，因此他也更沈得低了。今天他也一樣的閉住嘴在沈思。房子裏只有他一個人，不堅牢的戰時建築，只有二年半年紀的經理住宅，已顯得蒼老。他在不足磅的電燈光下，危坐着沒有動過，兩隻眼睛看得遠遠的，時而現兇光，時而又顯得迷惘；從他的眼睛裏，可以知道他的思想正在奔騰，但是有一點也可以從他的眼睛裏看出的是三年前的那種奮發激動，已經從他的眼光裏消失，三年前那種對工業的理想，已躲藏到他的心深處，不再給他甜蜜的夢了，現在他的思想被幾條現實的粗索，牽向不同的方向。他是一個一元論者，但他却處在多元的環境裏，這幾根拉向不同方向去的粗索，老使他顧此失彼；他剛對這一面的牽制，解決得有點頭緒時，另一條粗索又把他拉到別的方向去了，他永遠窮於應付；他是喜歡有計劃有條理的人，但紛亂的事實，使他連整個考慮一下的機會都沒有。這三年辦工業給他的磨折，他已失去了鑄定樂觀，所以本來不太能容忍的他，現

在變得更急躁，但是現在他變了方式，他不再與人爭辯討論，他是直截了當的一切只在自己心裏一決定，立刻就做，不再與人商量，一切只取決於自己一個人，他對所有的人，已失去了尊重，他用睨視來看周圍的人，他用冷笑來答覆一切對他進言的人。他用獨斷獨行來拒絕一切不同的意見，他的意志由鐵變成鋼了。

現在他正在想着一件重大的事情。原來他三年來用種種手段使大成在建成裏壓進了兩千萬元的借款，現在大成非但不再肯放款給他，而且立刻要收回八百萬元，其他一千二百萬，也要他在今年決算前清償。他自然可以拒絕，不理睬，但是債務是全個廠做抵押的，他不清償債務，債權人可以處分抵押品，或者直接來管理全部工廠，他三年來的辛苦，將變成債權人的奴隸，大成的債務，像一條打了活結的繩子，他的頸項正套在這活結裏，只要徐渭臣和林志遠將繩子的兩端一拉，他就會被勒死在這條繩子上。他一個人出神地想到這裏，心裏像燒了火，眼睛裏只冒煙。在從前大成對他的要求不肯答應的時候，他可以用變換債權人或者出賣工廠去威脅他們，使他們就範，但這次他什麼話都講完了，軟的硬的，甚至他從來不肯隨便表示的哀求，他都表示過了，但徐渭臣像糊了麵粉的鐵人兒，外軟內硬，管他怎麼講，終不能改變他的決定，過去一觸就跳腳的林志

遠，這次也異樣地冷靜，他們倆個只有一個意見，就是請他無論如何救救大成的急，大成實在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大成被建成拖得快要倒了，無論如何要請他設法先還一部份債款，應一應目前的急，其餘的等到年終再還。

可是他知道大成並不缺寸，這些都是借辭，但是債權人是有武器的，整個的工廠就是他們的武器。自己要是不設法清償債務，他們就可以來清算工廠，或者來管理工廠，如其他們真的執法律上的債權人的職權時，那是他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

「用我的手建立起來的工廠，無論如何不能讓大成這批投機取巧的人來管理，來清算！」他心裏這樣堅決地想着。但用什麼去還債呢？目前廠裏還須要加進週轉金，不然就要半停工，生產量就要減少，「那末借債還債呢，還是賣廠？」他自問着，盤算着。借債還債自然可以，但一則是數目太大，除了向銀行借款，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中國的銀行都差不多，拖進一家銀行，就多一條勒他頸項的粗索。那末賣廠吧！——可是這太刺他的心了，他是不能表示失敗的，賣廠就是表示他經營的失敗；賣廠不僅失了他建立理想的根據，而且自己推翻了自己立下來的抗戰中工業必成的理論，這種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他是決不允許自己做的。他想到這裏，心裏紛亂了起來。外面的雨聲淅瀝，永

無終止，正像他的煩悶永無終止一樣，他急躁地站起來，對這淅瀝的雨聲感到非常的不耐煩。他用很重的脚步，在房中走着，想遮沒這雨聲，可是靜絕的夜裏，這淅淅瀝瀝的雨聲，偏漸漸地打着他的耳膜，打着他的心，使他的心更沈，更沈！

正在他苦悶的時候，陳恭敏和張覺人像幽靈似的輕輕地推進房門來。他兩看見他的沈重而憤怒的臉色，很想退出去，可是已經給他看見了，他招呼了他們。這時他真盼望有人來談談，但人來了，又看見他倆尷尬的臉色，他又感到煩厭。

「有什麼事？」蕭鶴聲走了兩圈，沒有聽見他們開口講話，他就不耐煩地問。

陳恭敏近一年來，只要一看到蕭鶴聲無言而憤怒的面孔，就會引起他的遐想，引起他的煩惱。因為在平時，沒有時間和機會給他深思，他自清早到深夜上牀，一天十多個鐘頭，都被工廠裏各式各樣的雜務纏繞着，在他的面前，堆着做不完的事，而且這事會突然的發生，也會無聲的走來，永遠不會讓他預先知道，使他理清了一件，又來一件，好像有機器在推動着這些事似的，有的時候，好像機器出了規，會一齊來了十幾件，竟使他手足忙亂。他雖然沒有像蕭鶴聲那樣頭髮斑白，可是比三年前清瘦多了，兩隻眼睛常常失神，低陷進去；幸而堅韌的永恆的意志，支持着他，不然康健遠不如蕭鶴

聲的他，會病倒在牀上；但是被紛亂的事務，磨折得麻木的他，一看見蕭鶴聲愈來愈沈默和愈來愈憤怒的臉，就像刺了他一下似的忽然驚醒過來，於是他又浮現出初進廠時蕭鶴聲樂觀和堅強的風度，自己對工業的希望和喜悅的情緒；現在呢，蕭鶴聲像落在陷阱裏的猛獸，只有憤怒和仇恨，自己却像失事的船裏的旅客，沖激在急流裏載沈載浮，只有窒息和疲倦，一切希望和樂觀全沒有了，剩下的只是掙扎和喘息。陳恭敏想到這些，只覺得混身寒冷，他整個的思想被這些想不清的現實所困住，他竟沒有聽見蕭鶴聲的問話。

蕭鶴聲仍舊在兜圈子，他兜了幾圈，還沒有聽見回答，引起他非常的不愉快，他立定在他倆的前面，怒視着陳恭敏和張覺人。他看陳恭敏出神的眼睛，張覺人呢，却坐立不安地看陳恭敏，顯然的，他希望陳恭敏先開口，——這是他的向例，他決不肯自己先向蕭鶴聲講話，他必須要讓別人先試探了蕭鶴聲的情緒，才決定自己是否要和他講話，他是決不讓自己去受蕭鶴聲的衝撞的。可是今天陳恭敏却想得提神，忘記了說話，蕭鶴聲已等得十分不耐煩了，竟立定在他倆的前面，這使張覺人非常焦急，他不得不硬着頭皮先開口。

「昨天開出去的支票，大成已退票，廠裏所有的戶頭都空了，可是立刻要付的錢就有六七十萬，總經理你看怎麼辦？」張覺人用試探的口氣問蕭鶴聲，其實他早已胸有成竹，不過他的計劃是要別人自己走進他的圈套去。

「我們那批成品，不是已經被分配了嗎？有三百多萬，應該可以拿到貨款了，怎麼六七十萬數目就付不出了？——大成真可惡！這樣不顧面子，居然給退票，我事先已經和他們打過招呼，說明貨款這幾天就可以解進去的，當場他們都答應過，事後來拆臺！」

蕭鶴聲憤怒地蹣跚開去，又條的回過來對着陳恭敏。

陳恭敏已被他的震怒所驚醒，但前文沒有聽清楚，只聽到貨款應該拿回來了幾個字，便立刻答道。

「這貨去催提幾次了，起初說沒有錢，後來才露出口氣說貨款去放比期了，最早也要等這個比期後，才能來提貨，如真我們等錢用，要他們早提貨也可以，他們挪別的貨款來先付，但要送十萬塊錢去，作爲他們這筆錢的比期息。」

陳恭敏每一次向機關去辦理這一類交涉，總脫離不了週折，這在他已經是家常便

飯，不再刺激他的神經了，他只要能少出錢，能手續便利，對工廠能減少損失就心滿意足了。但永遠不屈服的蕭鶴聲，每聽一次這樣的報告，終要發一次脾氣，陳恭敏這樣自然的，毫無表情的報告這些無恥的事實，更使他生氣；他竟怪陳恭敏會這樣容易習慣，會這樣無動於中。

「豈有此理！青天白日之下，居然營私，居然毫無顧忌的提出條件，——一面既不讓我們自由出賣，一面被分配的貨要我們送錢去，他們才來提貨，他們才肯付貨款，這決不可能！我說過，在我蕭鶴聲手裏不能拿到一個賄賂的錢。我一定要找着他們的證據，我要使這批不顧國法，不講天理的賊，明正典刑，——在中國人的面前上斷頭臺！」他一面罵，一面看張覺人和陳恭敏，好像他倆就是應該上斷頭臺的貪官污吏。

「其實每一次要他們提貨，都是這樣的，不過從前銀行裏有頭寸，即使沒有頭寸，銀行也肯通融，錢鬆，等他們放了兩個比期再來提也不急，所以看起來好像我們沒有送過錢，其實他們每次都賺了我們的比期息，算起來，數目也差不多。」陳恭敏很冷靜地說。他覺得蕭鶴聲每次這樣的惱怒，除了表示個人的意志外，於事實毫無補益；因為你不送賄賂，他們就賺你的比期息，反正他們終拿到錢就是。他以為要消滅貪污，只有將

這批人連根拔起，不然，明的暗的賄賂，永遠存在，今天既沒有能力把他們連根拔起，那末應該以嚴的利害爲前提，去處理這些問題。

「聽你的口氣，好像應該送去十萬塊錢似的。」——我真不解，像你這樣的人，只和他們接觸的機會多一點，就會覺得行賄是理所當然，無怪乎貪污那末多，因爲有你們這批人願意行賄！——但是我告訴你，在我的機構裏，就絕對不許有這樣的事！——蕭鶴聲氣虎虎的走到寫字檯旁，拿起雪茄，點上，仰着頭，噴出了第一口煙霧，在他的心裏，覺得世界這麼大，行道者只有他一個人，他感到一陣孤掌難鳴的悲哀。

忠實有信心的陳恭敏，受到這樣的委曲，已經有好多天了。他想這些事情，蕭鶴聲只發命令，從來沒有自己處理過一件，實際的困難與麻煩，他一點都不清楚，只命令他去做做不通的事，自己是受盡了磨難，還落一頓辱罵，每一次都給他極大的刺激。他是不善於表達的人，氣憤與悲哀，在他只有一種表現，就是沈默。可是他的心却奔騰得非比尋常厲害，他聽到蕭鶴聲對他近乎侮辱的責斥，反應在他腦子裏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掉轉身頭也不回的走了，但是這念頭只有閃電那麼快就過去了。接着他就聽見蕭鶴聲的仰頭長歎，這嘆聲包括着孤獨悲哀和憤慨，這又使他的心一沈，仰頭看蕭鶴聲，只見蕭鶴聲

的眼睛，又是那麼出神的無目的的看看不見的遠方，這眼光裏，已沒有了感光，只現出迷惘與寂寞；傷感傳染了他，剛才對蕭鶴聲的憤怒，經淡了下去，——對蕭鶴聲他是瞭解的，近年來蕭鶴聲的漸漸變態，變得更沈默，更武斷，更不可親近，他也知道爲什麼會這樣的原因，不管蕭鶴聲對他怎樣惡待，怎樣曲解，他還是覺得蕭鶴聲是這個社會裏難得有的血性人物——他的堅強不屈的精神，他的始終貫徹自己意志的精神，實在使他不得不驚倒，也不得不在蕭鶴聲的面前低頭，他深深覺得自己的確像蕭鶴聲所說的，太容易習慣於醜惡，他自己反而感到一種內愧。

但他又想到辦工業路上的崎嶇——不僅外面的環境如此惡劣，內部也糟不堪言。想到內部的糟，他很自然地去望一眼張覺人，張覺人却有幸災樂禍之意，蹺着二郎腿仰着頭在微笑。陳恭敏厭惡地瞥一眼，「就糟在這批人手裏！」他想，於是又想到廠裏忠誠的能幹的，都受不了蕭鶴聲的專橫和暴燥，走了，留下的是無用的，貪污的，嚙不堪言的人，結果是，蕭鶴聲在廠裏做獨腳戲，他在蕭鶴聲旁邊做獨腳袍籠套，蕭鶴聲固然做了大面又扮鬚生的忙不過來，他自己何嘗不是放下大刀便擎起馬鞭的應接不下呢！想到這裏，他對蕭鶴聲非但沒有了憤怒，反而同情他了，他覺得蕭鶴聲和他自己，實在是最可

憐的人。

可是蕭鶴聲卻沒有像陳恭敏那樣想得複雜，他還在想他的十萬塊錢的賄賂，不應該送。他看見陳恭敏沈默地不出聲，不反駁，以爲他已自認錯誤了，就冷笑一聲，又是得意，又是悲慘的樣子。陳恭敏聽見這一聲冷笑，從新起了反感，自尊心驅使他，他挺了挺胸，回答了蕭鶴聲的冷笑。

「我覺得總經理只在廠裏跳腳罵人，他們又聽不見，於事毫無補益，却使工廠吃虧。總經理應該大刀闊斧的到外面去聯合各廠家共同起來向這批無恥之徒進攻才對！」

「你說說倒容易，你以爲別的廠家也和我一樣，對這些事會有惡感嗎？他們的經手人，還希望常常發生這種事，可以混水裏摸魚呢。——坐在井裏觀天，我勸你少開口的好！」蕭鶴聲聳一聳肩，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

「總經理這話不錯，他們放比期，是他們的事，我們管不着，可是不能從我們手裏送錢出去。——但是工廠要用錢，戶頭都空了，等他們比期放回來，還得幾天，建成的信用要緊，要付的錢，總得付給人家，我看還是把前天那定貨合同就簽了字，不必同他們爭執了，他們可以付一半定錢，有兩百萬塊，也可以夠應付過比期了。」

張覺人躬着身子，陪上笑面，乘機就提出了他想了幾天的計劃。他知道蕭鶴聲只要一逼緊他，他就很容易意氣用事，會做挖肉補瘡的事，要是這張合同一簽字，他和譚工程師，就可以平分那說好的五萬塊了。

蕭鶴聲沒有做聲，含着煙斗在房中兜圈子，心裏却活上活下的打算盤。大成銀行壓迫他，連他的面子都不給顧一顧；他知道目前要付的錢，是爲買原料和米，說好等過了規定的期不付錢，非但要漲價，而且連保留都不肯保留；可是他知道這張定貨合同，太使工廠吃虧，他不能簽下字來，一簽下字，工廠就要損失五十萬；已經分配的貨，不肯來提，貸款壓死了！廠裏窮到連發工資都成問題。「還是送十萬塊錢的賄賂呢？還是便宜買主五十萬呢？」——哦，這中間要差四十萬！——他心中翻騰的想着，他是十分計較利害的人，可是又要堅決履行意志的人，這使他矛盾透了頂，也使他痛苦透了頂。

陳恭敏知道張覺人爲什麼要蕭鶴聲簽這張合同的原因，他實在恨極了這批不顧公家，專圖私利的人，——他們爲了自己五萬塊錢的好處，却不惜犧牲工廠五十萬，所以他不管三七廿一，出來阻止這件事。

「這太吃虧了，算起來總要吃虧四五十萬，與其接受這張合同，還不如送十萬塊

錢。讓他們付了貨款，就可以救目前的急了。」

完全被迫在末路中，被包圍在絕境中的蕭鶴聲，聽了陳恭敏的話，好像給了他一個啓示，啓示給他一條路——但這是條險路。

「那不成！我情願讓這一筆的買主便宜四五十萬，也不願送一個錢的手續費！——明天決定簽字！就只要一個條件，一簽字，當天就要付一半定洋。覺人，這事交給你去辦！」他說得非常快，好像一說得慢，自己就會滑腳似的；可是他的心裏，猶如殺了兒子救饑荒，是既悲且痛。

瓦背上的雨聲，依舊永恆的，不息的淅瀝着，沒有終止，沒有間斷，它使蕭鶴聲的心更緊也更沈。

只有張覺人是得意的，他勝利地對陳恭敏一笑，趕緊更卑躬地回答蕭鶴聲：

「總經理放心，明天一定要他們先繳二百萬元定洋，這事交給我來辦就是。」他說完立起身想就走，怕陳恭敏再堅決地提出反對；可是陳恭敏並沒有開口，他也像蕭鶴聲一樣，眼睛看着遙遠的看不見的地方；——他覺得是非在這個社會裏真難找，像蕭鶴聲這樣口口聲聲講是非的人，在他自己手裏，也照樣沒有是非。

「慢慢，一同走，我還有一件事要和總經理談一談。」陳恭敏留住了已經立起身的張覺人，張覺人無可奈何地又坐下去。

蕭鶴聲一聽到陳恭敏還有事要和他談，心又一沈，他想又是什麼困難問題要他解決了，——他現在實在怕見廠裏的職員，因為到他那裏去的職員，除了提出困難要他解決外，決沒有其他的事情。

「總經理，廠裏職工的待遇，應該調整了。現在其他工廠的待遇都比我們高，再這樣下去，要拉不住人了；尤其技工，動搖得厲害；現在留下的，質都比從前差，再一流動恐怕要影響出品，甚至會開不成工！」陳恭敏一面說，一面就把已經擬好的預備加工資的名單和增加的數目，放在蕭鶴聲面前請他批。

「調整後，要增加多少開支？」蕭鶴聲的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這樣淡然的問。

「大概增加四成左右，但米價漲得太快了，什麼東西就都跟着漲，所以每個月開支總要比上個月至少增加二三成，我算一算，從開工到現在，開支漲了十五倍了。」

「開支漲了十五倍，生產利潤漲了幾倍呢？」蕭鶴聲冷笑着，但還是非常平靜而冷淡的問陳恭敏，——其實他心裏一切都明白，他這樣問陳恭敏，是因為生氣，而且對陳

恭敏的調整待遇感到不滿。

「生產利潤漲了十倍，但照目前鋼鐵五金落價的情形看，恐怕要回到八倍去。」陳恭敏依舊忠厚地回答，他沒有覺察出蕭鶴聲冷笑的意味。

「生產利潤只漲了八倍，開支倒漲了十五倍，還要調整待遇，這打的是什麼算盤？我問你！」蕭鶴聲這才把他要說的說了出來。陳恭敏也才恍然大悟；蕭鶴聲不斷的磨折他，不僅使他生氣，而且也使他灰心，他也就很冷淡的回答了蕭鶴聲。

「這本來是永遠無法打得通的算盤；可是待遇不調整，有能力的人都要走了，現在廠裏的出品，已經不夠標準，這幾個好一點的再一走，恐怕連活都做不出，除非把廠關了。不然，廠本也得提高待遇！——自然，這是我的算盤，我不過提出來給總經理參考，至於總經理採納不採納，那自然聽總經理的打算。」

蕭鶴聲何嘗不知道這是實情，但他痛恨只管叫人享受，不管工廠前途的人，他也痛恨同業出高價拉人，他覺得這一切的人，都是工業界的蠹賊，因此，一肚子的無名火，就出在陳恭敏身上。等到陳恭敏對他反攻了，他又覺得待遇是非調整不可的，不然，工廠會無法出貨。

「把這名單留下，讓我考慮後再說。」抑下了無名火不耐煩地說。

張覺人和陳恭敏對看了一眼，立起告辭。走到門口，陳恭敏又走回來，交了一封信給他。

「這封信是晚班信差送來的。」

他倆走後，房間裏立刻靜了下來。戶外的雨聲比前更大了，但依舊是百節奏的無終止的下得人心煩。蕭鶴聲一看見信封，知道是懿芳寫的，於是他記起了自己已有兩個月沒有回家去看看，「也許是懿芳要我回家去。」他心裏這樣想，得意中有點歉意；但他看完信，才知道二寶患傷寒，相當嚴重，希望他能回家去一趟，商榷辦法。

「一切都是絞我心的事！」又像是悲哀，又像是憤怒，蕭鶴聲於是又開始在房中走他的圈子，也像外面的雨一樣，沒有變化，也沒有終止，蕭鶴聲又沈浸在那些絞他心的事情中了。

x

x

x

x

雨無終止的下着，淅淅瀝瀝，一記記敲打着懿芳的心，敲打得她的心祇往下沈。在臥室裏，電燈光顯得幽暗，床上睡着十歲左右的男孩——二寶，閉着眼睛，鼻子

一搨一搨，額上發着青色，兩頰却紅得厲害，看上去像已失去了知覺。懿芳坐在牀前的椅子上，視線沒有離開過病人。但她的眼光裏沒有表情，祇是癡癡的望着，像一座石像；——她這樣不食不眠已經好幾天了，她自己也像二寶一樣，像失去了知覺，朋友來了，醫生來了，她都像不認識他們似的，只朝他們看看；只有二寶的動靜，才能回復她的意識。昨天二寶忽然叫了一聲爸爸，她就立刻寫信去叫兩個月沒有回家的蕭鶴聲。但二寶只叫了一聲爸爸，又昏睡過去了，於是她也跟着昏沈下去，一切人來客往，延醫吃藥，都由二寶的老奶媽一個人處理。

房間裏除了二寶急促的呼吸聲，就只有淅淅瀝瀝的雨聲了，房門輕輕地推開，探進來老奶媽的臉，接着是程天頤帶着驚慌的臉色，躡着足進來，懿芳完全沒有知道。

「就是這樣子，已經幾天了。」奶媽回過頭輕聲對程天頤說。

「她不單爲了二寶病重着急，——我們家先生也已經兩個月沒回過家，程先生你勸她。」奶媽意義深長地搖搖頭，表示無可奈何，她輕輕地把門帶上，又出去了。

程天頤將高大的身體抵住門，就僵在門邊了；因爲懿芳仍舊沒有知道他進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同時看到堅強的懿芳會痛苦得這付癡樣子，也使他沈到痛苦的深淵裏，

他的心突然痛起來，他責怪自己這兩星期來，爲忙着去西康，連懿芳的消息都沒有打聽。

懿芳憔悴了，但依舊是清麗秀逸。忽然懿芳看着病人的眼睛微微露了一點笑意，身子也略略移動了一下，程天頤知道懿芳的心在奔騰着，他大着膽子叫了一聲。

「懿芳！」跟着就輕輕地走到懿芳面前。

懿芳像受了驚，突然一震，就仰着頭朝這高大的人形看着；在她的眼光裏，最初好像不認識程天頤似的，有點木然，但漸漸轉過目光來，現出認識的樣子。接着射出痛苦的。程天頤知道她已回復了意識，就拖一把椅子，坐在懿芳的身邊，輕輕地問道：

「二寶病得怎樣了？」

懿芳又把視線移到病人身上，搖一搖頭，半天才說了一句話。

「不知道！醫生說死活不知呢！」

「懿芳，你不要太急，醫生總是說得嚴重點的，傷寒的樣子是這樣子可怕的，其實並不怎麼嚴重。」程天頤俯着頭，看定了懿芳的眼睛。他看見懿芳的眼睛看得那麼遠，好像沒有看見近在咫尺的程天頤，又是半天，她才搖一搖頭，跟着是一聲長歎。

「你不知道，……」她說不下去了，兩粒眼淚流下來，停在頰上，也不去擦掉，任它掛着；濃着淚水的眼睛，顯得更悽豔，仍舊是望着遠處，又是一聲長歎。

這幽怨，這長歎，碎了程天頤的心，——今天他本來是帶着決絕的心，來向懿芳告別的，他決定放下了二十年來的希望，離開人羣，辭了職務，到西康的原始大森林裏去，探他的鑽藏，他是準備老死在那沒有人跡的大森林裏了，可是懿芳的慘境，赤裸裸地呈現在他的眼前，懿芳痛苦的心，也坦坦白白地翻開在他的眼前，他又覺得他這個離開懿芳的決定是錯誤的了。

「不管懿芳的心，是永遠不會有一天向着我，我也不能離開碎了心的孤獨無告的懿芳。不管懿芳永遠不會接受我的同情和援助，我也應該時時刻刻將我的一切力量放在懿芳身邊，這樣至少可以減少一點懿芳孤獨悽涼之感。」

「我要離開懿芳，就是表示我的自私——因為懿芳不愛我，我在懿芳那裏永遠得不到我所要的，所以我要離開，這就是自私；這與蕭鶴聲一樣的自私和殘忍。愛應該是無代價的，像懿芳愛蕭鶴聲一樣。」他這樣殘忍地慘酷地嚴責着自己，於是他又想到了蕭鶴聲，「這是一個薄情和殘酷的人，他對付懿芳，他處理家庭，好像他對付敵人，處嚴

工廠一樣，無情而煞辣，誰知癡情的懿芳，却永遠無怨的愛他。」

「可憐的懿芳，你爲什麼這樣癡情呢？那是一個多麼不值得你愛的人。」他心裏翻騰的想着。窗外的雨聲，依舊點點滴滴的下着，室內靜得能聽見心房的跳動，程天頤癡癡地看着懿芳，懿芳像一座蠟像，永遠沒有表情，好像幾千年來就坐在這裏的一座蠟像。他不知對她說什麼好，有許多話，在心裏藏了二十年了，從來沒有想說出來過，但是今天，他想稍稍的說一說，可是從那裏說起呢？說什麼呢？爲什麼要說呢？半天，他才嚅嚅地開口：

「懿芳，我想和你談談，你能讓我痛快的談嗎？你不生氣嗎？」

懿芳突然一驚，把望着遠方的目光，收回來看程天頤，程天頤的臉上是焦急而又惶恐。

「什麼話？——你要說，就說吧。」

「鶴聲太對不起你了，也太對你殘忍了，你爲什麼還要爲他痛苦呢？爲了你的康健，你不能把他放下來，不再去想他，把他從你的心上移去？」他還想再說，但聲音有點抖，他實在怕懿芳更傷心，也怕懿芳生氣。」

「是的，他太薄情，也太刻薄。」懿芳想到蕭鶴聲在外面一打以上的女人，三四個不同母親的孩子，近一年來難得回家，現在連經濟也斷絕了，她不得不當賣度日；一向掩護蕭鶴聲的懿芳，實在使她再說不出掩護的話；也就點一點頭承認。

「那末你能不能把他放下來，再不去想他，或者就與他離婚？」程天頤從來沒有這樣大膽的，今天他是以破釜沈舟的決心來冒險的。

「是他再不睬我了，我對他依舊沒有變，他不提出離婚，我是不願離婚的；——不過今後的生活非變不可了，我得負起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來？……」懿芳說不下去了，但意識的不讓眼淚流下來，可是眼睛裏已包着兩眶淚水。

「他斷了你的生活了嗎？你爲什麼不早說？懿芳！你不要以爲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鶴聲一樣的刻薄和毒辣！……至少還有一個人，願意爲你去赴湯蹈火，只等待你的命令。」

「是的，他已斷了我們的生活——但我爲什麼要早對你說呢？你知道我是不會接受任何人的幫助的，我已經找到了職業，爲了二寶病；才沒有去報到。懿芳的聲音堅定了起來。眼睛裏也射出強硬的光，她的驕傲而堅決的本心，又回到了她的心腔裏。

「是……的……我知道。」程天頤慢聲的應着，看見懿芳堅決而不動搖的姿態，心裏感到一陣寒冷，話又說不下去了。

「懿芳不會再屬於任何人的了，但懿芳也許會屬於她的兩個孩子。」程天頤這樣翻騰的想着，不禁轉過頭去看睡在牀上奄奄一息的二寶。二寶沒有一點動靜，閉着眼睛，祇有一撮一撮的鼻吸，進去的少，出來的多，知道熱度一定很高，病得實在有點沈重。

「假使二寶死了，懿芳一定會發瘋。」程天頤又把眼光從二寶身上移到懿芳身上，——懿芳挺坐着，像一座大理石像，冰冷而美麗，眼睛看得那麼遙遠而堅定。

房間裏靜得沒有一點聲音，祇有淅淅瀝瀝的雨聲，無終止的永恆的打在瓦背上，使程天頤的心感到煩重而紛亂，一縷淒涼之感，滲入到他複雜而煩亂的思潮裏。

「等待了二十年了，但二十年後，我程天頤在人生的途上依舊只有一個人；——以後，過不完的以後，永遠祇有一個人！」他淒涼地想着。

「是的，我也和別人一樣有個妻，但是這個妻不是我的而且我從來沒有要過妻。」他想到三個月前唯一的一個女兒死了，於是他與妻之間的一縷繫維也扯斷了。

「妻應該有妻的前途，我一定讓妻去走她自己願意走的路；我呢？我也要走到天涯

地角去，永遠一個人！」他的決心又恢復了。

「我真該走了，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了我的期待，我要走到荒寞的遠處，在那裏去找我的鑛藏去。」他一年前去考察過西康，在那裏，他發現了中國現在還沒有發現過的某一種金屬鑛苗。

「把我的心與熱情，送給整個的人類，送給中華民族，我不再要幸福，不再要等待！我的活着，祇是爲了孤獨！」他又把眼光射到懿芳身上。

懿芳和他一樣，在想着遙遠的將來；她想着她將永遠是一個人，——「鶴聲，鶴聲是離得我這麼遠了，他永不回來了，祇有我和孩子在這風淒雨厲的人生途上幽慢地走完我的生命的路，我不再要求了，在這個世界上已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我活着，祇是上帝還沒有要我死。」她冰冷地想。

「鶴聲再不要我的愛了，——這漫長的以後，這過不完的以後，我要像聖母一樣，將我這份愛鶴聲的熱情，去愛人類，去溫暖人們被冰凍了的心。」她悽慘地笑了，但是坐得這樣端莊，他的眼睛裏射出慈祥的光輝。正好程天頤的眼睛停留在她的臉上，他看到這樣靜的笑，這樣美的臉，這樣正氣而慈祥的眼睛，這使下了第二次決心，去走天涯

地角的天顛又動搖起來。

「那麼美的一個人，從內心一直到外表都是美的，她是美的化身，我怎麼能離開她呢？——哦，不！我不走了，我並不要佔有她，我祇要能看見她就夠了。」程天頤又推翻了她的決定，痛苦重新回來咬着他的心，他再鼓起勇氣，作一次最後的試探。

「懿芳，世界上可能有奇跡嗎？——就是一個等待了二十年的沒有被接受的愛，忽然被接受了，你說，可能有這樣的奇跡嗎？」

程天頤緊張得幾乎說不完全，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抓住了懿芳的手，急迫地看着懿芳受驚的眼睛，像待決的囚犯那樣恐怖不安。

懿芳吃驚地看着他。這突擊擾亂了她，她沈默着，可是心裏却紛亂得擾不清。

「是的，他等待了二十年了，他祇等待着我的接受，這是人間希有的愛，我應該接受他。」她想着自己的孤零，面上覺得有點發燒。

「可是，可是鶴聲永遠在我的心裏，雖然他是去得那麼遠了，但他還在我的心裏。——而且我這顆被撕得片片的心，——被鶴聲撕得片片的心，天頤能夠給我補綴得完整嗎？不！祇有鶴聲才能來重新拾綴我這顆破碎了的心，但鶴聲是走得那麼遠了，永遠不

會回來了，我這顆破碎了的心，也永遠無法補償了。」她的眼睛裏射出來紛亂而淒涼的光，她強制地鎮定着看一看程天頤，程天頤正牢牢地釘着她，在他的眼睛裏看出了他在焦急地但是恐怖地等待着她的宣告，她痛苦極了，這痛苦的遭遇，使她真不想再活下去。

「上帝呵！爲什麼我愛的人偏不愛我，我不愛的人偏那樣深的癡的愛我？迫得我做一個罪人，迫得我使別人爲我痛苦。」她無告地在心裏哀鳴着，她不敢再看程天頤，別轉頭去看二寶，二寶的脚拘了一拘，頭也轉了一轉，她急速地爭脫了被程天頤握着的手，俯下身去仔細地看二寶，二寶又不動了，和先前一樣祇是昏睡着。

「我沒有愛天頤，我愛的是鶴聲，我對天頤祇是抱歉，不是愛，鶴聲不愛我，我愛他生的孩子，——我不能再叫天頤等待了，他越等待得久，越使我抱歉得多，他的等待，成了我負不動的負擔，我要他不再等待——哦，這可怕的等待！」這樣想着，她直起身，堅決地，勇敢地握住了程天頤的手：

「天頤，世界上不可能有奇跡，二十年不被接受的愛，再過二十年也不會被接受，我知道這是多麼寶貴多麼崇高的愛，我希望這愛，有一天會得到着落，着落在一個也是高貴的純潔的人的身上！——你知道，一個受愛的創傷的人，是沒有資格，也不可能去

接受另外一個人的愛的。」

懿芳是那麼堅決，那麼鎮定，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下去，程天頤發紅的臉，也跟着她一個字一個字的淡下去，終於變成了蒼白，他想哭但是哭不出。懿芳和他說話時是立着的，他也站起來聽，等她說完了，他依舊釘着看她，但站不住了，他頹然坐進椅子裏。

程天頤的思想停止了，他像跌進無底的深淵裏，覺得只往下沈，沈，永遠不得超升的沈！

懿芳驚慌的痛苦的看着近乎昏迷的程天頤，她的心被絞緊得發痛，她覺得她的活着，祇是爲了使程天頤痛苦，她咀咒上帝，爲什麼讓她的生命延得這末久。程天頤的臉有點痙攣，她怕極了，也痛極了，她驚叫了一聲：

「天頤！」

程天頤忽然回復了意識，他吃驚地看到懿芳恐懼而痛苦的臉色，他知道自己嚇了她，他勉強鎮定住自己，仔細的想一想：「是的，我的存在，祇是使懿芳痛苦，我是應該走，走得那麼遠，走得連一點消息，一些影踪都沒有，我不能再使懿芳的內心有負擔，我該走了，爲了愛我的懿芳，我該走了。」

他想完全立起來，握住了懿芳發抖的手。

「懿芳，你啓示了我——人間是沒有奇跡的，一個受了愛的創傷的人，是不能接受另外一個人的愛的，我不再期待，我也不要期待了——我要走了，走到聽不見看不見的地方去，後會，後會是無期的，因爲人世間沒有了奇跡。——願你一路上平安保重！」

他是那樣堅決，那樣平靜，放下懿芳的手，拿起雨衣走出去，把門關上的時候，他又停在門口一分鐘，從門縫裏看僵立着的懿芳，——向這大理石的美人道永別，最後把門碰上，迎着淒風走出門外。

窗外淅瀝的雨聲裏，開始夾着淒厲的風聲，一陣緊一陣緩的，敲打着懿芳臥房的窗子，天地倒轉了，人類絕滅了，懿芳的心完全空了，她的意識界裏不再存在着什麼了，——這一座大理石的美人，沒有知覺，沒有表情，端坐在她的椅子裏。

蕭鶴聲從廠裏回到城內辦事處。

因爲幾夜由失眠，他感到非常疲勞，這疲勞引起了他對自己信心的動搖，尤其是失

眠，——他向來不失眠，天大的事包圍着他，他也能安眠，「康健是人生最大的資本。」他常常這樣說，也常常這樣驚惕自己，「只有康健的人，才能有清楚的頭腦，才能辦大事。」所以他始終保着康健，他忙的時候，能一連幾天忙到深夜，但一上牀總是愉快地就睡去。他能控制住自己的頭腦，不讓白天的雜事來打擾他的睡眠；對飲食也是如此，他在吃飯的時候，決不想別的事，只曉得菜的滋味；他在朋友中終是以自己的康健自傲；他覺得一個對自己的康健會沒有辦法的人，對事業也會沒有辦法的；但是建成就進攻了他事業的最後堡壘，所以他對自己的疲勞，十分困惱，——倒不是怕自己會死，是怕自己失去了控制康健的力量。

「不能，不能讓它這樣拖下去，一件事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決定，——建成維持不維持的問題，應該決定了。」他心裏這樣盤算着。

「今天到大成去，非得把這個問題決定不可！——不是大成無條件的支持建成，就是將建成出賣，或者結束。」

「我不能讓大成來管理建成，與其讓他們來管理，不如將建成出賣，——但是誰出得起這樣大的價錢呢？」他心裏苦悶着。

「找別的銀行嗎？銀行都是一樣的，決不會買一個別人不要的廠，即使肯買，條件一定苛刻得叫你不能忍受。再舉債還清大成的欠款吧，這樣鉅大的數目，那一家銀行會乖乖的貸放這許多錢，不要什麼條件。」——與其接受許多苛刻條件舉債還債，不如將工廠賣掉，——但是賣給誰呢？」

「哦，賣廠！賣廠！這不是把我自己的理論全打倒了嗎？這不是證明我沒有能力辦工業嗎？我有能力，我也沒有錯，建成不能出賣，建成一出賣，就是宣告我失敗！」——但是用什麼來還債呢？用什麼來維持生產呢？」他這樣反覆地矛盾着，無數痛苦的事實，無法解決的痛苦的事實，一齊兜上心頭；尤其是今天簽字的那合同——那等於是訂城下之盟，他們等他急於錢用，看他走頭無路時候，攤了這張合同要他簽字，這叫做飲鴆止渴。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大成非但不支持，反而一步緊一步的迫討債務；做成貨，不肯來提，資金壓進了三百多萬，又不許自由出賣；工人們要增高待遇，不增高待遇就拔起腳來跑了，使你開不得工！還有職員無能又無恥，一天祇想撈外水，從來不想想工廠的利害；地主們把糧食囤了不出賣，工廠常常在斷糧的恐慌中，卡子上把貨扣了要錢，機關裏不肯來提貨，也是要錢，政府定得這樣高的利得稅，更是要錢！——

但是錢在那裏呢？這一切，簡直使他想都不敢想。

「中國不能辦工業，中國還沒有具備辦工業的條件；這不是我的失敗，這是中國的失敗！中國沒有把買辦，地主，官僚，投機家消滅，工業就不能生存，我決定把廠賣了，來經營商業，等我有了資金的基礎，再來辦工業，到那時沒有人可以扼住我的頸項了！」——像現在扼住我頸項的大成一樣的人了。」他這樣決定了後，就匆匆到大成去。

這天，大成的吉廳裏，因為外面下雨，有點陰暗，所以把電燈開了，室內顯得燈燭耀煌，徐渭臣，林志遠，還有銀行裏其他高級職員，連外客高大有，一共有七八個人，正在高聲談笑；外面淅瀝不絕的雨聲，被他們的談笑聲蓋住了，一點聽不見。陰濕不快的氣候，在吉廳裏找不到，在吉廳裏，永遠是愉快而光明的。

「買美金儲蓄券最上算，現在物價漲了一百多倍，金子也漲了七八十倍，美金却只漲了六倍；用現有的法幣去掉美金是最上算的。」這是林志遠的聲音，以他做外匯的經驗，覺得買二十元一美元的美金儲蓄券，是發財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這道理我當然明白，所以我想行裏多買進一點；不過美金儲蓄券規定不准作抵押，萬一頭寸緊了，不能向中央去抵借，所以數目上我有點疑惑不定。」徐渭臣反剪着

兩手慢慢地房中走動，他心中不定時，常常這樣走動的。

「渭老，這倒不必擔心，中國人常常法雖定得嚴，做起來還是寬的，當真大成緊得不能維持的時候，中央銀行莫非袖手旁觀看你擠兌嗎？到那時，牠會收你的美金儲蓄券做抵押貼放給你，因為那總比沒有擔保品來貼放要穩當得多。」最富於「立法毀法」經驗的高大有律師，很有把握的來估定這事的前途。

「這有什麼擔心的，中央銀行不肯抵押，就找同業拆放，——中國人慣做火堆裏取毛粟的事，只要你利息出得高，自然有人來救急，——而且美金儲蓄券一定要漲價，漲上十倍不希奇，只要政府準備拋的貨一完，立刻漲價，所以我已經買了兩千萬，合兩百萬美金。現在去買，還有百分之一的獎勵金，所以兩百萬美金，有兩萬美金的獎勵金奉送，這不上算嗎？又響應了政府的政策，還發了財！」林志遠非常得意自己的決策。

「不過匡計匡計行裏的頭寸，實在也買不了你那麼多，如真建成的款子不解決，行裏能動用的頭寸實在太少。」徐渭臣的胖臉上，沒有了笑容，建成成了他的瘤，這瘤常常使他行動不便。

「直截了當，把建成賣了，不單單兩千萬欠款可以活動，那一百萬股款，也可以分

得一二十倍紅利，湊起來三四千萬，夠大成買美金了，我們建業那一百萬股款也可分千而兩千萬的紅利，我還要再買美金。」這是林志遠的一手如意算盤。

「這話說得對，建成實在也該賣了，鋼鐵五金這樣落價，再攔着不賣，將來還要吃虧。」高大有也非常同意賣建成，一則因為五金鋼鐵落價，他的乾股的價值，也要跟着跌，二則他還有別的企圖。

「我真幸氣，在五金價錢最好的時候，把手裏的貨都拋了，不然，到現在不知要吃多少虧，E：徐，你爲什麼老聽那個蕭瘋子的話，把建成攔到今天還不賣？」

「那裏是我聽蕭瘋子的話，是沒有人買得起這樣大的廠，——試問誰拿得出四五千萬塊錢來買廠？」徐渭臣說的倒是真話，要誰肯買這個廠，他曾向他磕頭，因爲他的瘤割去了，行動可以自由。

「你們還是真的要賣廠？還是假的要賣廠？——如其真的要賣，我倒有一個買主，那是××部前幾天託我的，要我找像建成那麼一個廠，我想那裏去找這樣合式的工廠，所以我祇隨便應着，現在你們真的要出賣，倒是門當戶對，讓我來做個媒人。」高大有說，心裏想這一筆手續費照規定可以分到二三百萬塊錢，這真是一筆不大不小的進益。

「真有這樣湊巧的事嗎？那真好極了，我求你快點促成吧，我實在也受不住蕭瘋子的氣了，我真昏了頭，請了這樣一位瘋子進來，誰也要他不得，——我真擔心，廠有機會賣了，他還堅持不肯，那又怎麼辦呢？」徐渭臣敲敲自己的頭說。他實在爲蕭鶴聲的專橫，也弄得頭昏腦脹了。

「喔喔！有了，我要堅決執行債權，由大成去管理建成，把管理權拿在大成手裏就好了。——不過這又做得太辣，總要他自動肯賣才好。」徐渭臣總不失爲笑面老虎，他的方是藏在暗處的。

「管他呢？顧忌這些做什麼，直截了當的去清理，就可以賣給××部了。」林志遠是說幹就幹，從不轉彎。

「要照渭老的意思，也容易得很。」高大有微笑着說「我最知道蕭鶴聲的脾氣，他又好強又負氣，只要你們迫債迫得緊，一步不放鬆，他氣起來會自己提出賣廠的，那時我就告訴他這機會，他會破釜沈舟的幹的。——頂好到緊張的關頭，你們借一個因頭退一退，我好和他說。」

「好！就照大有兄的辦法！」徐渭臣剛說完，蕭鶴聲滿身泥漿的跑進來了，大家立

刻煞住嘴不說話。蕭鶴聲有點奇怪。徐渭臣趕緊去和他握手，自己給他接過雨衣，一面使眼色令其他高級同事出去。

林志遠覺得好笑，就大笑了起來，高大有也跟着大笑。

「他們兩個，不管別人心裏有事，就大談跳舞經，講得這麼有勁！」徐渭臣看到蕭鶴聲有點疑惑，趕緊隨機應變一下，一面請他坐下，接着又說下去：

「鶴聲兄，你大概很忙吧？我請了你幾次，你才來，可是把我等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大成不能過門，前次同你商量的事，你想出了辦法沒有？」徐渭臣裝得一臉的苦相，低聲問。

高大有走過來和蕭鶴聲握手，林志遠也伸出手來，他們兩個還是那麼高興。

「三，蕭，聽說林夫人和你打得火一樣熱了，滋味如何？」——你得謝謝我，沒有我的介紹，你那裏能嘗得到這滋味。不久她就要過生日了，大概要熱鬧一番，你打算送什麼禮？」林志遠半是打趣，半是醋意的說。

「謝你什麼？鶴聲兄是此中老手，他有的是異味，林夫人不過是其中之一，在他算不了一回事！鶴聲兄，對不對？」高大有哈哈大笑的也來打趣。

「求你們兩個正經點，我們有事談，不要來打擾！」徐渭臣又是一陣急相。

蕭鶴聲聽見談林夫人，很有興趣，很想答上幾句，但看見徐渭臣這付急樣子，且不容他們兩個，就回過頭來堅決地同時收住笑容和徐渭臣說：

「你上次談的事，我仔細想過，——目前八百萬，也許勉強可以向別的銀行借來還你，但是以後一千二百萬怎麼辦呢？大成要頭寸，別的銀行也一樣的緊，誰肯來濟這樣大的急？而且目前廠裏立刻就要二百萬的週轉金，廠才能動，但這二百萬至多也只能維持到年底，出了年底又怎麼辦？」——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八百萬的問題，是整個建成的資金週轉問題，我今天來想和你商量一個通盤的解決！」

「整個的解決，不是一時能辦到的，而且是你做總經理的事，現在我在這幾天之內就要八百萬，這數目在目前大成的情況，自然還差得很遠，不過其餘的我已與幾家同業商量好，可以拆放幾天，這八百萬，你非救我的急不可。不然，這個比期，我不能過。」徐渭臣的胖臉上一點沒有笑容，真像熱鍋上的一隻胖螞蟻。

「這怎麼辦得到，這樣急，數目這樣大，即使別的銀行立刻答應，四聯總處批准也得個把月時間，你比期就要用，只有十天左右，我是點金的神仙，八百萬，也要有點時

間才點得出，——你是建成的董事長，你也有責任。」蕭鶴聲毫不動情，他今天是打了主意的。

「鶴聲兄，今天你不能打這樣的官腔，——從前你要大成拿出幾百萬就幾百萬，今天大成急了，從友誼來講，也應該幫個忙。你明知道大成就是我，我就是大成，我有辦法，大成也有辦法，也就用不着建成還債了！——今天在我絕路的時候，你要我負責，我們做了幾年朋友，却落得你這樣的看待，未免有點不夠道義。」

徐謂臣說完就怒冲冲立起來，又反剪着兩手在房中走慢步。

「今天不是我肯不肯幫忙的問題，而是我有沒有能力幫忙的問題，——你們銀行都沒有辦法，我工廠怎麼會有辦法？我要是有辦法，也不來這樣苦苦哀求了！」蕭鶴聲也立起來在房中兜圈子，他比徐謂臣兜得快，常常會同徐謂臣碰在一起。

這時林志遠開口了：「這還不容易，把你廠裏那些外國原料賣出一部份，就夠了。這週轉了。」林志遠是一直眼紅建成的那些原料，很想趁火打劫，擠他一點出來。

「那不成，那材料是建成的原動力，建成要辦下去，這些東西一件不能少，除非連建成一同賣！」蕭鶴聲很堅決，他看林志遠這套城下之盟的事多了，決不上他的當。

「鶴聲兄！你不能看我上吊！你急的時候，我怎樣支持你來，何況我並不是憑空要你幫忙，我不過要抽還三分之一的債權，在我是合情理的，你要活，我莫非就不要活的？人總得想想別人才好，不能專爲自己打算。」徐渭臣一步步的迫緊。

「那很容易，債權人可以要求法律保障，不是債務人諛賴就可以逃避責任的。」林志遠迫緊到頂點。

「你們把我當作一個普通的債務人看待，那就錯了，我今天說賴債不還，我也沒有罪，現在工廠賴債是家常便飯，一個國防工廠，不能隨便給人清算管理，它也有法律上的保障！」蕭鶴聲是無論怎樣，決不能讓大成來清算或者管理的，萬一大成要執行債權人的職權時，他決定用戰時法令抵抗。

「我是忠厚人，不願講最後的話的，所以我儘管有債權人的權力，我總不願用這權力，爲的是朋友，總可以大家商量，不要紅了臉，以後見面難爲情，所以我總是苦苦哀求鶴聲兄超渡，不提什麼債權不債權的話。但鶴聲兄看人下水，連手都不伸一隻，未免不夠朋友一點，你簡直不替我想，也難怪志遠要發急。」徐謂臣停在蕭鶴聲和林志遠中間，說後稍停一停，又說下去。

自然忍耐也有限度，我總不能讓建成拖倒大成，我怎麼向大成的股東交帳？——如蒙大家不講情，那我就講理，就講法，我徐渭臣也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不過我總是先禮後兵，做到禮至義盡為止。」

徐渭臣的話也說到了最高峯。

「鶴老沒錢還債，渭老要錢過關，大家都是實情，終得想一個兩全的辦法才好。你們光是這樣爭論，是沒有用的，其實兩面都有理，爭下去反而兩面都缺理了，——辦法倒是有一個，事情也很巧，不過要看你們雙方願意不願意。」高大有看樣子已經到了他說話的時候，但還沒有人來請他們兩個出去，他覺得應該暗示徐渭臣他們出去了，果然徐渭臣向門邊看了看，立刻進來了一個職員，說有要緊事請他出去一下，而且說建業有電話來，要請林經理馬上就回去。

「真討厭，不知什麼事！我回去一趟，立刻就回來，倒要聽聽高大律師的兩全辦法。」林志遠匆匆先走。然後徐渭臣拱一拱手，「請兩位稍等我一下，我去看一看就來。」說完也匆匆出去了。

「什麼兩全辦法？是不是賣廠？」

蕭鶴聲受了林志遠和徐渭臣兩個的威脅，本想大大的發作一下，他是不能受任何人的委曲的，但偏偏兩個都匆匆出去了，他想像高大有這種人，有什麼好辦法，總不過是空口說白話，所以他很輕視的坐下來問他，其實他心裏還在打算怎樣答覆剛才他們對他的壓迫。

「老兄，猜得對頭！就是賣廠，像你老兄這樣的人，竟受這樣的委曲，實在犯不上！你辛苦一輩子，爲的是替他們賺錢，結果還被他們迫得走頭無路！他們呢，也難怪，債權人總不能閉着眼睛讓自己吃虧，有最後的路走，終是要走的；到那時，你老兄怎麼下得落臺？」高大有反激他一下，希望他能自動要求。

「賣廠？——談何容易，這樣大規模的廠，誰拿得出這樣大的資本？我早想到了，與其讓他們來清算，來管理，還不如賣給別人去，可是找不着戶頭，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蕭鶴聲走進圈套，還以爲高大有是外行，只講講做不到的空話。

「我要是沒有路頭，就不會貢獻辦法，——這事情也巧，前天××部要買一個現成的鋼鐵機器廠，託我找找看，我想那有這樣巧的事，就隨口答應答應，根本不想爲他們瞎操心；那裏知道你們又這樣緊，早知道，我就早提出來了。——不過你老兄辦鍊鋼廠

有大目的，我不敢勸你出賣！」高大有欲擒故縱。

蕭鶴聲又沈默下來，心中變了戰場，「賣呢，不賣呢？」祇在心中打仗，最後決定出賣。因為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再辦下去的出路，也不願讓這批人來管理或者清算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工廠，「我寧可給政府便宜，也不能受他們的威脅，」他心裏這樣決定。

「我決定出賣，我決不受人的威迫，現在且把這個廠賣了。作爲我將來重建理想的基礎，——這事就拜託你，立刻代表建成去接洽，定日子談判，越快越好！」

蕭鶴聲的矛盾解決了，倒安心了下來，就想立刻成功，他一定要出這一口被威脅的氣。

「識時務者是英雄，老兄倒底是聰明人。而且我也喜歡說句老實話，鍊鋼業實在已經沒有什麼做頭——各樣東西都漲價，祇有鋼鐵五金落價，再做下去，會越法沒有收效，還是趁早賣了，賺點錢在手裏，什麼事不好做，偏要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你說對不對？」高大有怕蕭鶴聲反悔，又加進一條理由去，同時又激他一下！所以接下去再說：

「我看渭老沒有你想得明白，怕不肯出賣，那怎麼辦？」

「那我不管——既要我還債，又不許我賣廠，也沒有這個理，我會使他們非答應

「不可，——無論做什麼事，我總喜歡主動！」蕭鶴聲的意志很堅決，但他一點沒有知道自已已經走到圈套的最中心。

「哈哈，不愧爲蕭鶴聲！既然是老兄堅決，小弟不得不陪上一點精神了，明天就給你去接洽如何？」高大有放下了心，覺得自己又做導演，又做主角，對大成功績不小，所以心中十分得意。

「這個不會請你白跑的，將來請你做證人，公費不能多送，可是也不會少於定例。你應當把它當自己的一件生意，不能當作是替朋友跑腿，不然，你不會熱心！」

蕭鶴聲一面說，一面去按鈴，侍者立刻進來聽指揮。

「徐總經理事完了，請他立刻就來！」他把手揮一揮，令侍者出去叫徐渭臣，他要立刻解決這件事。

「到底是怎樣的兩全辦法？快點說，免得我和鶴聲兄都急得沒路走。」徐渭臣匆匆進來，故意追問高大有

「他已經知道了，你問他就是。」高大有仰靠在沙發上吸烟，眼睛裏表示出勝利的暗號。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等不得你們的悶葫蘆！」徐渭臣的臉上又有笑容了，他從高大有^三的臉上找着了成功的記號。

「沒有什麼大出奇，就是把建成賣了還債，高律師有戶頭能買。——我是除了賣廠，就不能還債，你們要我還債，我就祇有賣廠，你們如果不讓我賣廠，那我就不還債，而且還要請你們再放下週轉金去。」蕭鶴聲的語氣很平淡，但很堅決。

「這怎麼成？不要說鶴聲兄一翻苦心自化了，而且有干禁例，——不是經濟部規定國防工業不得隨便停業或出賣嗎？」徐渭臣故作驚恐。

「我的自化精神，是註定了的，致於禁例，——賣給政府是可以例外的。」蕭鶴聲執行他的主動政策。

「大有兄，是政府要買嗎？」徐渭臣裝得一點不知道。

「唔，是××部。」高大有仍舊在吸煙，看着演戲。

「照理呢，辦個工廠不容易，說賣就賣，總覺得有點辣不下手，而且我是一個成業的人，在我手裏，祇有成業，沒有敗業的；——可是，也真可憐，迫得我們拆臺！鶴聲兄，這事你決定吧，我是不想出主意了，要賣也由你去接洽，我這個人太什麼……」徐

渭臣又長吁，又短歎，好像他才是被迫答應似的。

「大丈夫當機立斷，該辣就辣，該放手時就放手，機會有的是，將來總可以再建立起來，何必作此婆婆媽媽相！」——既是渭老答應，我就全權去辦，結果如何再來報告你。——不過最好還是由董事會給我封信，讓我好有憑據。」蕭鶴聲聽見徐渭臣答應，想立刻結束，免得多談了又起波折，而且爲牢靠起見，還想得董事會的一個決議。

「那倒可以不必，董事會除了銀行，就是你們兩位，銀行怎麼會反對呢！是它沒有錢，正等得急；致於你們兩位總不會反對吧？」——不然，再開董事會作決議，又寫信，起碼三四天，機會錯過了，不容易再找得着，——等一切談妥了後，再開會補個形式不遲。」徐渭臣說的倒是實話，自然他也是要避免書面上的負責。

蕭鶴聲聽得有理，也不多爭執，就立起告辭，一面就約定下次見面的時間。

蕭鶴聲心裏感到一陣痛快，覺得一切向他威脅，向他進攻，迫他行賄，迫他無路可走的人們，就會立刻失去了憑依，他親手消滅這一切罪惡發生的淵源地；尤其對於廠中這批又無用又驕傲的職工，他們動輒要加薪，動輒要調遷待遇，要求不遂，就用辭職來威脅他，現在他已經消滅了他們對他威脅的武器，——現在非但他們不能威脅他，他反

而可以威脅他們了。

「看你們這批飯桶到那裏去吃飯！」他感到一陣報復的痛快。

「事前決不讓他們知道，給他們一個晴天霹靂！」他惡狠狠地只想重重的報復一下。

九

十月清晨的風是刺骨的，它渡過江面，吹向蕭鶴聲的面上；但他却挺坐在船尾，憤激的火，燒在他的兩頰上，三年來創辦工廠的往事，一件件兜上他的心頭。這江面的靜，與他心頭的亂，成了一個對比。

自從他決心賣廠以來，一個月中都忙於與買主談判條件。他開始研究法律，他把法律的條文，逐條的研究，他往返不斷的與買主爭執，全付的精神和整個的時間，都被賣廠這一件事佔去了，沒有閒暇，也沒有機會，使他能思想其他的事，——今天在這蒙着霧的江面上，在這一羣不相識的人之間，給了他悠閒；於是三年來像亂麻一樣的往事，一齊兜上心頭，一月的奔波，使他疲勞，他實在不想去思慮那些往事，他很想乘這一刻兒幽靜來休息一下脹得發痛的腦筋，但是不可能，往事像走馬燈似的，一件一件迅速地

在他腦膜上轉，可是又捉不住一件有系統的事情。足以給他整理一下在理論上的根據，於是他把眼睛向各處眺望，想借觀看山景來代替雜亂的思想——山景依舊蒙在霧裏，若隱若現，在濃霧中的山景和他心頭的往事一樣，是迷糊的，是不清的，是無法捉摸的。喜歡明確實際的他，這迷糊不清的山景，使他感到煩悶，他憤怒地把視線從看不透的霧裏收回來，注視這木船中的乘客。一船的乘客像是睡着了，沒有生氣，撐舵的含着長煙筒，用一隻手扶着舵柄，毫不起勁的，也把眼睛看着迷糊不清的霧的遠方。祇有一個穿紅衣服背向他坐着的女客，燙得一頭蓬鬆的頭髮，披在肩上，映入了他的眼簾，使他感到一點興奮。他的視線停留在這個女人身上有一會兒，他覺得這個女人很像袁，尤其是這一頭頭髮，但袁却要比她胖得多，他希望這個女人轉過臉來「不知她的臉像不像袁那樣胖圓。」他心裏好奇地想着。他又觀察這個女人旁邊的乘客，這一看使他非常吃驚，——原來在女人的左邊坐着一個穿工裝的粗大的男人，臉却向着他，與這個女人正相反的並坐着，男人時時仰後身去看女人，這一對男女的連繫引起他非常的惱怒：「這不是昨夜鬧事領頭的工人嗎？」他這樣自問着，但霧太濃了；即使近在咫尺的同舟中，也看不清祇隔着一丈多遠的坐客的臉。他用力睜大了眼睛看這男人，到底給他看出來了，這是另外

一個人，不是昨夜向他威脅的工人；但是昨夜的風暴，却出現在他腦際，那麼顯明，那麼刺激，他很想抹去它，却無論如何也抹不去，——那是成千的工人帶着憤怒的火，向他包圍。這好像燎原的火向他燒來，也好像決堤的水向他衝來，這聲勢，奪去了他的魂魄，這些他平日看不起的人們，竟會成了一條巨流，一片燎原，也使他驚奇。

昨夜的風波可說是蕭鶴聲辦廠以來第一次而也是最後一次的意外，比起他一向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然而這意外的風波，好像是臨別紀念也不能不在蕭鶴聲的創痛的心上刻了一條慘痛的紋路。

當出賣工廠的交涉已經告竣，祇待簽字的昨天午後；他帶着疲勞的似乎又是勝利的心境，從城裏回到工廠，他到的時候，已經傍晚了。

在重慶，久雨後的十月小陽春，好像江南的桂花黃露天，雖然太陽沒有整個的露出臉，可是到處都是黃澄澄的使人感到鬱悶的光線，頓熱，使人們忘了季節，脫去了厚衣服，可是還不能發散人們心頭的悶熱，到傍晚時，變得更沈悶了，好像太平洋的熱流，忽然撒散在這山城的每一個角落裏。

放工後，在這小小的工業區裏，成羣的工人和職員，被屋裏的悶熱趕出到外面來，

好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一羣一羣在無目的的亂走着，面上都帶一點無可奈何的無名火。到夜幕快要罩滅大地的時候，在遠遠的東方天上，輕輕劃亮了幾條閃電，從閃電的一亮裏，顯露了好像在發怒的天際，蕭鶴聲就在這第一次閃電時，跨進了他的工廠。

他挾着報復的，又是複雜的思想，走進總經理住宅，因為總經理有個把月光景沒有回工廠，所以住宅裏的窗戶都關閉着，他的突然的來臨，嚇慌了服侍總經理的侍役，侍役慌亂地走在總經理前面去開窗開門，蕭鶴聲看到這付慌張而錯亂的神情，無名火燒起在他的心頭。

「這樣懶散！等人到了才開門開窗，你還要在這裏吃飯不要？」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已經一個月沒有回來，而且今天的回廠，是突然的，是誰也不知道的。

侍役恐怖地退出去，連看他一眼的膽量都沒有。

「打水來！」蕭鶴聲震怒着，將恐怖地退出去的侍役又喊回來。侍役完全嚇昏了，竟沒有聽清他講的什麼，又不敢問，祇站着發抖，像一隻自己爬回來送給貓兒吃的耗子。

「你呆在這裏做什麼？——打水！」蕭鶴聲咆哮了，「都是這樣的無用蟲！」他坐

下案頭去，第二次閃電，從窗外照亮，侍役像在行刑場上的囚犯忽然得了大赦似的醒了轉來，迅速地到裏房去，將洗臉盆端了就走。

洗過臉後，蕭鶴聲似乎覺得清涼了一點。閃電依舊不時的在窗外的天空中劃亮。他把上衣脫去，點上煙斗，開始在房中踱方步。

「今天怎樣的來宣佈賣廠的消息呢？」他一面走，一面想。

「這一宣佈，一定會使譚伯先之流失措，——這些平日無用又貪婪的譚伯先之流，今天要他們在我的面前現原形，要他們發抖！」他快意地想着。

「我受得他們夠了，今天要給他們看看，他們自己掘的坟墓有多深，而且立刻就要他們跳下去，把自己埋在裏面！」他狠毒地冷笑出了聲。

「還有那批貪污們，我也受得他們夠了，現在他們再也不能用我的工廠作武器來向我敲詐了！中國的工廠都要被這些貪污們勒索到統統倒閉，和我一樣，」他想到這裏，心裏一陣寒冷，可是立刻又覺得懷熱；窗外，天黑得像墨一樣，沒有一點涼意。

「還有銀行，他們出錢辦工廠，好像出錢買進了公債一樣，錢賺飽了，公債要回跌了，趕緊賣出去；我做了他們庫裏的公債很久了，現在他們要把公債拋到市場上去，他

們把從公債上賺來的錢作資本去買外匯；——可是我到底不是公債，我是個人，從工廠裏賺來的錢，我不能隨便讓他們動用，我要將這盈餘來經營貿易，來打戰後重建工業的基礎！」他這樣打着自己的算盤。

他看一看手錶，已經八點鐘了，他的住宅，雖然不在工場旁邊，但工場裏的動靜，在他房間裏，也可以感覺得到；平日這時，會是靜悄悄的一點沒有聲音，但今天奇怪，工場裏好像是人聲雜沓，有什麼事情的樣子。

「也許他們在籌備什麼同樂會。」他這樣自解着，坐到寫字臺前，提起筆來，寫了一張字條給陳恭敏，要陳恭敏邀集譚伯先，張覺人，機器工程師齊天靈，會計主任章永林，到他住宅裏來商談要事。擲下筆，在臺上按鈴，侍役畏縮地進來。

「送給陳主任，要他快一點來。」他擎着字條，命令侍役，役侍慢慢地移近來，接了條子，又慢慢地退出去；這緩慢的舉動，使他納不下火去。

「快點！」像一個霹靂，侍役一震，飛也似的去了。

「一切都不要緊！」他恨恨地想着，像一團麻似的思潮，亂七八糟地在他腦中滾，他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

等到陳恭敏他們五個人一連串走進房間的時候，他才從紊亂的思想中醒過來，隨便

指着椅子請他們坐。他臉上有一絲笑容，但這笑容是這樣勉強，這樣寒冷，好像是在什麼地方隨便拾來裝在他臉上似的，使人看了不舒適。五個人都不敢正面的看他，也不敢大家對看，大家的心，有點像今天的天氣，突然改了樣，又沈重，又懊熱，在不動中充滿了不安，一種莫明其妙的預感，閃過大家的心頭，——這預感，像天上的閃電，還沒有等你看清這一亮，這一亮已經過去了，閃電後的天空是更黑更沈！

蕭鶴聲的心也是沈重的，但他却不像他們那樣的莫明其妙，他是什麼都抓在手裏，什麼都明白的。他今天將要向整個的工廠擲下一個炸彈，他要在这炸彈片中看一看血肉橫飛的慘境！他自己並不明白這樣的一個心理，他也忘記了擲炸彈的人，也要血肉橫飛，——他祇要一看這血肉橫飛的慘境。

他像喝了酒，提着刀，去執刑的剝子手，心中是模糊而狠毒，臉上黑得像死色，眼睛裏閃着兇光，他看定了他們五個，準備把炸彈擲過去。

「工廠已經賣了，明天就要簽字，我請你們來，是想談談遣散辦法。」他聲音很平靜，但臉色很緊張，他仔細地看着五個人的臉色，像一個導演看演員的表情似的，這裏面含着的一種要求和欣賞的意味。

張覺人很讚賞似的點點頭，一點沒有驚奇，他驕傲地看看其他的同事，表示他是老早已經知道了。韋永林也一點沒有表情，他是大成派來的，和張覺人一樣，工廠賣了，就回銀行去，天塌下來，也壓不着他的頭。

祇有譚伯先，的確吃驚了，他雖也聽說工廠要賣，以爲這樣大的廠，沒有人會賣得起，誰知工廠真的賣了，而且賣得這樣快，——妻子，兒女一大堆，以後的出路，以後的生活，一點都沒有準備，他有點紊亂；也有點茫然。他想早知道工廠這樣快就賣，應該多運點原料出去也好，現在即使馬上動手，也運不了多少，而陳恭敏的管理相當嚴，要多運也困難，祇有將好的，緻細的工具多拿一點來放在自己家裏，等將來走的時候，和家裏的器具一同運出去了。他的臉上是驚恐，紊亂的表情。

「明天就要簽字，那不久就要結束，可是我什麼也沒有準備。」他想到建成的待遇，實在勝過他從前做過的工廠，他爲了舒服和享樂，設計好許多計劃，本預備一件件向廠裏要求，他想要不成，可以用辭職來要挾，現在一切計劃都被打破了；他張着嘴，睜着眼，說不出一句話，他也不知道說什麼。

蕭鶴聲就等待着這樣的表情。他看到譚伯先無所措手足的樣子，感到滿足，他仰着

頭笑出了聲。這笑聲是這樣的淒厲不吉的，給大家一陣寒顫；沈浸在深思中的陳恭敏，給這冷笑驚醒，他奇怪地看看蕭鶴聲，他想說什麼，但不知說什麼好；——可是他再也不願聽蕭鶴聲的輕蔑的怪笑，就勉強找出一句話來。

「已經決定了？沒有再考慮的餘地了嗎？」他茫然的說。——這個宣佈，同樣的給陳恭敏一個霹靂，但不是像譚伯先的祇是爲了個人的私利，——而是像一個彫塑家，正在專心彫塑一件藝術品時，突然有人把他的藝術品打破了的那種驚恐和空虛；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現實，他沒有了思想，像掉在海裏掙扎的人，突然失去了抓在手裏的一塊木片，那種又疲倦，又空虛，又絕望的感覺。

「考慮？考慮什麼？大成肯再放下一千萬來，勉強還可以考慮。」蕭鶴聲好像不是回答陳恭敏，而是在和自己說。

「可是大成非但不肯再放下一千萬，他們還要抽回去八百萬，——這樣還考慮什麼呢！」他避去了陳恭敏對他的視線，背着他們，仰頭冷笑。

祇有齊天靈一個人非常冷靜，他很少說話，可是什麼事他都清楚——廠裏一切腐化賄污的情形，他都知道，蕭鶴聲和陳恭敏忙於應付，忽略管理，他也曉得，環境惡劣，

維持困難，他也明白，他覺得這樣的工廠是無法辦下去的，總有一天要崩潰，他也曾經想對蕭鶴聲進忠言，但蕭鶴聲的氣焰太高了，使他沒有勇氣親近他，所以他在廠裏幾年，從不曾開過口，或參加什麼會議，他祇在他管理的一部份盡到厥職，其他什麼都不問了。今天蕭鶴聲的炸彈，並沒有使他震驚，這是他老早就準備着的，所以祇有他一個人挺着，沒有表情。

在低氣壓的沈默中，忽然聽見大羣的人聲，從遠處迫近到總經理的住宅來，五六個廠警驚慌地衝進門來報告：

「不得了，成千的工人要來打總經理，我們攔不住，已經來了，……」

沒有等話說完，人羣已湧到了住宅門口，廠警趕快跑到門口，把門堵住，可是門外的吼聲，像來自汪洋的怒潮，沖擊着海岸似的，一陣又一陣，一陣高似一陣，——這是一支激怒了的人流，衝向他的廠人，這怒吼裏，表現出最原始的野性，是一支不可抵擋的巨流，是一片不能撲滅的燎原，誰碰着它，誰就會遭殃！

這怒吼激盪到總經理住宅裏面的一剎那，的確使所有的人都震驚了，——來的這樣突然，來的這樣兇猛，一種完全出乎意外的襲擊，慌亂了他們；但祇一剎那，蕭鶴聲

一個先回復了鎮定，祇感到一陣不可抑制的憤怒，他倏的站起，立在他們五個人的前面：

「這是怎麼一回事？——想威脅我嗎？」他先看譚伯先，又看陳恭敏，好像這事是他們指使似的。

「他們怎麼能這樣呢？這是不可能的！」陳恭敏完全像在夢裏。——原來他在最近一二日來，聽到賣廠的消息，他的心完全被這消息所擾亂了，他失去了平日的鎮定和迅速處理事務的能力，他完全沈浸在理想破滅的苦悶中了，所以這人流冲到面前的時候，他並沒有驚慌，却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他疑心這是夢，這不是事實。

「姓蕭的出來！」

「有種的把門開開！」

「縮了烏龜頭，能躲得過嗎？」

人羣的轟聲裏，夾雜着清楚的叫罵，接着是拳腳打踢在門上的聲音。

蕭鶴聲環顧着坐在房間裏的五個人——陳恭敏失去了常性，像一個夢遊病者，沒有意識似的；譚伯先完全被這洶湧的人羣所攔住，嚇得面無人色的僵坐在那裏發抖；張

覺人聽到罵蕭鶴聲，多少帶點得意，但一陣高一陣，一陣怒似一陣的叫囂，使他畏縮驚懼；韋永林嚇得只想生出翅膀來從窗口飛出去，可是總經理住宅沒有後門，他又不能飛，他祇能換一把椅子坐在稍稍靠近屋角的地方，使人不容易看到他；祇有齊天靈變得更有表情，沈默得像一尊石像，什麼風暴打在他頭上，他都沒有感覺似的。

蕭鶴聲憤怒地掃視着全房，從這些人的表情裏，他知道不能在他們身上得到幫助，甚至也不能從他們身上得到這事變的理解；不幸他們碰巧一同被圍在他的住宅裏，不然，他們恐怕還會隔岸看火燒，拍手叫好呢！一陣從心底裏發出來的惡怒，想衝出口來，變成咆哮，憤到這批無能又可惡的人們的身上去；但沒有等他開口，門外的叫囂又尖銳了起來。

「有種的出來呀！」

「拿鐵槓來打門，把姓蕭的抓出來！」

這叫喊，這怒潮，壓低了蕭鶴聲的怒火，他知道祇有他自己才能把這一支人流堵住。所以他突然的冷靜了下來，撇下了他們五個，他挺一挺胸，把眼睛裏的怒火收一收，稍稍作了一個準備，自己覺得非常鎮定了，冷靜了，才決然的，像一個主將出陣去

應戰似的那麼凜然不可犯的樣子，大踏步走到門口去。

「出來呀！姓蕭的！」

「開門！」蕭鶴聲命令着廠警。廠警畏縮地不敢開，怕這火會燒死他們。

「開門！」他咆哮了，眼睛裏射出殺人的光。廠警才將身子躲在門後，將門門拔起。門突然開了，蕭鶴聲帶着堅決不屈的神氣，像座鋼鑄的人像，站在人羣的面前。

蕭鶴聲的突然的出現，而且這樣無畏，這樣鎮定，使這些本來帶點浮滑性的叫罵的工人們吃驚。站在門前的一堆人忽然靜止下來，後面的羣衆，還沒有知道前面所發生的事，依舊在叫喊，可是像通了無線電，一會兒也靜下去了。蕭鶴聲的眼睛燃燒起感光，不動也不響的注視着這人流有二分鐘；待這人流的騷動安靜下去後，他才開口說話：

「假使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和我交涉，你們應該回去，推選代表來。這樣非但不能解決問題，連談話都不可能，——而且這叫做擾亂治安，是犯法的！」

忽然人羣又騷動起來。

「不要聽他的鬼話！」

「他說什麼呀！」這是後面聽不清楚的羣衆的叫問。

「不用拿官廳來嚇我們。」

「我們不怕犯法！」

「不要聽他！」

「你賣了我們，還說我們犯法。」

七嘴八舌的叫聲像雨點一樣打在他的耳朵裏。

「鎮定！」他像擲過去一個霹靂，羣衆沒有聽清他講什麼，忽然停止叫囂，大家互相問着，「他說什麼，」「他說什麼，」但他沒有等人羣再騷動又提高聲音說下去。

「你們回去派代表來。不然我拒絕談話。」

「不要上他的當，我們不退去。」

「我們沒有代表，要談當着大家談。」

「不成！」蕭鶴聲震怒了，聲音比雷還響，羣衆又突然靜止。天上劃亮幾條閃電，忽然照亮了這一批紊亂而略帶惶惑的羣衆的臉，但祇一閃又過去了，羣衆依舊埋在黑暗裏，祇有靠近門口，被門燈照亮的羣衆的臉，可以看得清楚，那些臉上，已失去了無名火，剩下來的都是自己都不清楚的僵持。

「我們要你當面答應我們：你賣廠的利益，要平均分配給我們！」有一個工人，到這時才說出他們的要求。

「對呀！平均分配！」

「我們的血汗，不能讓你姓蕭的一個人得！」

「你不答應，我們不退去。」

蕭鶴聲一聽到他們提出的要求，覺得好笑又好氣；這是幼稚的行動，這是沒有計劃的烏合之衆。他更鎮定了，但忽然在他的耳朵旁有一個人輕聲地對他說，要他進去，怕工人會打他，他回頭一看，是張覺人。

「不能，暴力不能威脅我！」蕭鶴聲憤怒地責斥了張覺人。

「那末去報告特務團。」

「用不着！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會解決！」蕭鶴聲堅決地說。

張覺人驚恐的臉上帶着悻悻之色，退回屋裏去，但工人忽然高聲叫了起來。

「打死張剝皮！他吃倒了工廠，把我們出賣！」

「打死他！」像轟雷，——羣衆忽然轉移目標，顯出無計劃，無組織。

蕭鶴聲進前了一步，胸挺得更直一點，用手壓了壓，叫大家鎮定。

「你們要解決問題，祇有派代表來。你們假使懂得工人運動，就應該有步驟，有計劃，這樣祇表示你們的無理，你們的脆弱！」蕭鶴聲帶點輕視的口吻說。羣衆又一陣亂七八糟的詢問，蕭鶴聲仍用手壓一壓，叫羣衆靜下去。

「而且我蕭鶴聲不怕威力，一切不合理的舉動，對我沒有用！我站在這裏，你們可以隨便處置我；但是不能叫我屈服。——一句話，祇有派代表來，才有談判的餘地。」蕭鶴聲清清楚楚的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每一個字好像都是鐵鑄成一樣的硬。

羣衆裏騷動又起來了，——莫明其妙的詢問，毫無意義的謾罵，響成一片，更顯得紊亂而沒有主張。蕭鶴聲的堅強不屈，始終挺立在他們的面前不動，使他們沒有了主意。「再堅持下去能得些什麼呢？」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羣衆的情緒已經開始鬆弛起來，於是就有一個工人叫喊：

「回去派代表！」

「派代表就派代表！」大家響應着，充分表現出這是一個臨時的集合，是一時的衝動，大家的精神已經渙散了。

羣衆開始向後退去。蕭鶴聲像督陣的指揮官，檢視着軍隊撤退一樣，威嚴地，得意地站着，看這一支人流自動的向更黑的地方退去，一直等到看不見人羣了，他才帶着凱旋的微笑回進屋子裏去。

屋子裏，張覺人正在和譚伯先糾纏；因爲他剛才出去，羣衆忽然轉向他進攻，他怕極了，他要求譚伯先出去和蕭鶴聲講，要廠警翻牆出去叫特務團來，把工人趕散，不然，連這一屋子的人都要被害。可是譚伯先不肯。譚伯先聽到工人要打張覺人，他怎麼能出去呢？他自己心裏明白，他平日待工人怎樣，工人對他怎麼樣？正在他們倆糾纏不清的時候，蕭鶴聲進來了，一臉的得意；他們從他的臉上知道工人已經走了，——原來他倆在專心爭執，竟沒有聽見工人退去。這一來，真救了他們。

「總經理的威力真不小，這樣來勢汹汹的一大批人，竟被總經理一兩句話就喝退了。」張覺人一半是諂媚。一半也是真心話。

「真不小！——威力真不小！」譚伯先倒是衷心裏感到佩服，他不會再講什麼其他的話，祇是不斷的「真不小！」「真不小！」

蕭鶴聲輕視地聳一聳肩，沒有回答他們。

「就是這樣無用而又無恥！」蕭鶴聲仰着頭踱方步，一絲冷笑挂在嘴邊；他厭惡張覺人輩的諂媚，連看都不想看他們一眼。一陣寂寞之感，突然襲擊着他，——覺得這樣大的一個工廠，原來祇有他一個人在那裏唱獨腳戲，什麼事祇有他一個人去承當，天塌下來，也祇他一個人去頂。但是天頂住了，——工人已經退去了，勝利的是他，不是別人，剛才的寂寞之感沒有了。

「只有我的鐵掌，才能撲滅這燎原之火！」他又開始驕傲得意。

他本想與座中幾位談談工廠的遣散問題，但轉過身來，看着他們那付迷惑的神氣，就從心底裏感到輕蔑。

「這種人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同他們商量些什麼！」不出聲的冷笑，又掛在他的嘴角。

陳恭敏，在絕望的苦悶中，茫然出神半天，一切發生在他眼前的事件，在他好像是演戲，——寶廠的刺激使他失去常態，好像一個做夢的人，忽然被人叫醒，於是現實與夢，他分不清了，所以剛才工人包圍住宅的時候，他祇覺得這是不可能的，這不是事實——這倒底是怎麼回事呢？過度的刺激，無可補救的絕望，把陳恭敏掉到深淵裏去了。

但是他的耳朵裏，已沒有了陌生的羣衆的怒吼，而是聽熟了了的張覺人的諂媚和蕭鶴聲的輕蔑的冷笑。他像忽然清醒了似的，感到一陣不安，因爲他記起，好像剛才工人退去時，是去推選代表的，那末等一會兒代表還要來。現實使他本能的提出意見：

「他們都是臨時集合的，沒有組織，——因爲他們前兩天聽見工廠賣了，很着急，今天總經理忽然回廠，而且聽說明天一早就要走，大概他們急了，就毫無計劃的來了；他們既沒有組織，又沒有計劃，也沒有了不起的領袖人物，要解決，並不太難，不過一會兒代表來了，應該準備點與他們談才好；而且要解決，就要在今天晚上，因爲一耽擱，他們的組織就會堅強，而且會引起別廠的工人來支持他們，事情一擴大，解決就難了。」

陳恭敏完全清醒了，他且把無可補救的痛苦，暫時的放在心底裏，將眼前急迫要解決的事情先把它解決。

陳恭敏的意識漸漸清楚，他的記憶也漸漸恢復了，於是對於這許多工人包圍總經理住宅的事，深深引咎自責。他覺得這是他的失職，他應該事先防止，不能讓它爆發的，可是前兩天自己也被賣廠的消息所擾亂，失去了察探工人的心情。不過他知道這些沒有

組織的羣衆，不會有大了不得了的力量，剛才工人的退去，決不是被總經理的威力所鎮服，而是工人事先沒有計劃，待到要和他們正式談判了，反而感到手足無措，所以不得不退去商量辦法，如其工人有組織有計劃，即使是機關鎗對着他們搖，他們也不會退去的；因此他討厭張覺人的獻媚，把工人退去當是工人怕總經理的威力，他也可憐總經理竟也作如此想，而總經理的無理性的剛愎，就是這批無能者的獻媚所養成的；不過他又明白，工人一經過鬭爭，組織就會堅強，如其總經理今天不解決問題，明天就會更困難了，他希望總經理在危急的時候，不要再像過去一樣，故意和他相左，希望他能坦白的和他商量對付代表們的辦法。

但是總經理的心理，雖也覺恭得陳敏的話有理，同意他提出的意見，可是習慣使他專門和說中他心事的人鬭嘴，——好像耍拳的碰着了擺雷臺的總要打過明白才肯罷手。「噢！原來你事先完全知道他們的舉動！——你爲什麼事前不阻止？你爲什麼事先不告訴我？你簡直是玩忽職務！罷工鬧事的罪行，你是頭一名！」蕭鷓聲破工人叫罵的怒氣，到這時才像熔爐裏的鐵流，拔去了泥塞，一齊奔向陳恭敏，像兩道劍一樣的目光，直射入陳恭敏的眼睛，這目光會攝去人的魂魄。

章永林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溜走了；張覺人帶着幸災樂禍的微笑，很想看完這一場戲，所以坐在那裏非常自然——他準備將這場惡鬪報告給董事們，作他們茶餘飯後的笑料。譚伯先一向怕蕭鶴聲發脾氣，尤其是今天，他廠裏的工人領頭，深怕這鐵流會流到他的頭上，而且他也實在記掛太太和孩子，想立起來走；齊天靈啞劇扮得有點不耐煩，疲倦使他想去睡覺，所以他倆立起來告辭。但蕭鶴聲却要他們坐下，——今天蕭鶴聲是決心要他們看戲看到底，要他們看他的最後勝利。

「他們還要來呢，——請你們看看，還是我屈服呢？還是他們投降！」他說完，故意去看陳恭敏，好像陳恭敏就是工人代表，這一視線裏包含着又驕傲又鋒。陳恭敏挺起了胸膛，他正面迎接了這視線；沒有一點意氣，他回答了總經理：

「假使事前我知道，也許不至於來包圍總經理了，但我也被總經理突然賣廠的事實所擾亂，我失去了察探工人們舉動的心神，不守職務是事實，但決不是玩忽職務，——因為這個職務，現在與我的志願完全相左了，——工人們固然不應該有暴舉，但他們的苦處我是知道的，因為我們的待遇，遠不如別廠！」

「那麼你又是同情他們的了？是不是你還想支持他們來和我搗蛋？——老實告訴你，

我賣廠，就是爲了你們這批又無用又自私的蟻蟲！沒有你們的無用，沒有你們的自私，我的工廠不至於出賣；現在我把廠賣掉，看你們這批人，到那裏去寄生。」蕭鶴聲帶着報復性的毒視，向房中的人掃視，他的敵視已擴大到了全體，——他恨譚伯先的總工程師，非但在技術上不能對他負責，還不斷的營私舞弊；張覺人除了做董事會的諜報工作之外，還在廠裏興風作浪，聯此倒彼的弄糾紛，他挾董事會以自重。

「那是個冷血動物！」當他看見齊天靈時，心裏這樣想。這時齊天靈已走到窗口去，面向着窗外。窗外是漆黑一片，又是一次閃電劃亮，天儘管悶熱，却沒有一點微風。齊天靈突然回轉身來，先同情地看一眼陳恭敏，然後帶着微笑，向總經理說話：

「事情本來應該分工負責，才能成功，單靠一兩個人的拚命是不夠的。總經理以後再要辦事業，人的因素非注意不可——不過人的結合，需要平等和誠懇，主人和奴隸是一輩子不能合作的！」齊天靈例外地開口說話，說完後向張覺人和譚伯先兩個笑了笑。他是壓根兒看不起這批人，同樣的他也看不慣總經理的專橫獨斷，他輕易不去碰總經理，免得自己受傷，像陳恭敏一樣；想到這裏，他看一眼陳恭敏，陳恭敏又在茫然出神，他對陳恭敏的忠於總經理從不灰心，感到尊敬。

「可惜，總經理太不會用人，這樣的人使他受傷，太不應該了。」他想着。

蕭鶴聲正想回答齊天靈，想給他一些辣味，但陳恭敏像忽然想通了一個難題似的，齊天靈的話，他一句沒有聽見，就回答了蕭鶴聲剛才和他說的話：

「應不應同情他們這次的舉動，到此刻我還沒有決定，——不，不是沒有決定，而是沒有弄清楚。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我不同意你賣廠，——我們的廠，決不至非賣不可，資金的困難與人事的困難決不是不能解決的，而是你不肯去解決。中國的工業，也決不是像你所說的，已到了末路，這不過是碰到了厄運，但祇要有堅韌不拔的精神，厄運也可以渡過，可惜現在的企業家，還沒有脫去買辦的意識，辦工廠祇是爲賺錢，不是爲建立事業，更不是爲民族爲抗戰！倒不是我們失去了寄生所，而是你毀滅了自己的理論！」

平日溫和的但是堅決的陳恭敏，今天忽然變得執拗帶着憤怒和譏刺，向蕭鶴聲進攻了。

張覺人最初聽見蕭鶴聲連他也罵在內，正在難受，又聽見齊天靈的譏刺，很有點氣忿，但不敢發作，現在聽到陳恭敏竟然大膽的譏諷蕭鶴聲是買辦，這使他很高興，好像

陳恭敏代他報復了似的；但他又想使蕭鶴聲的怒火，重新燒向陳恭敏，立刻不放鬆這機會，就向陳恭敏說話：

「陳主任，想不到你跟總經理三年，總經理的爲人，你都不認識——你竟把總經理當買辦，你莫非不知道總經理平日最恨買辦？」

但是張覺人沒有達到目的，例外地蕭鶴聲沒有對陳恭敏生氣，反而對他的挑撥感到厭惡，他不屑地看他一眼作爲答覆。

陳恭敏對他分庭抗禮，雖然傷害了他的威信，齊天靈的話雖然有理，卻不夠誠懇，好像教訓他似的，但他心裏却感到溫暖。因爲過去這批頭腦清楚，辦事能幹的職員，決不受他的謾罵嚴責，他們總是用沈默來抵抗他的威嚴，沒有等他的脾氣爆發，他們就沈默了，因爲自尊心警惕着他們。不使他們自己去違拗他，所以他寂寞得連找一個對抗的人都不容易，結果是他的憤怒，祇有藏在心裏，他的憤怒越積越多，到頭來，什麼事，祇有他一個人去決定，再得不到什麼反應，他永遠在憤怒中獨斷獨行，偏激使他發生不斷的錯誤。但這些看得明明白白的職員，寧可看見他失敗，也不敢去碰釘子，他們不同意的，祇用冷淡和怠工來反抗。另外呢，可以讓他謾罵侮辱的職員，都不能爲他做

事，所以他是寂寞的，憤怒的。這樣就越來越專橫，於是全廠的職員也越離他越遠了，甚致他要發脾氣，也找不到對象。寂寞，空虛，疲倦襲擊着他，整個的身心，身體與精神，都感到非常的勞瘁；他在工廠裏，好像電力在工廠裏一樣，祇要電一斷整個工廠就停止活動了。他拖着疲勞的身體，一個人推動着偌大一個廠，他過慣了這樣祇有他自己的咆哮，沒有反應的生活。今天陳恭敏和齊天靈對他的反抗，實在引起了他的興趣；他不僅忘記了下屬反抗他，會失掉他的尊嚴，甚至連一會兒工人代表要求的事都忘記了。他像棋逢敵手那樣的喜悅，與滿不在乎挑戰的態度，先鄙夷地看了一眼正在打盹的譚伯先和垂頭喪氣的張覺人，「這是膿包！」他想，然後停止了在房子裏兜圈子的腳，站在陳恭敏和齊天靈的面前，用堅強的，但並不是發怒的聲音和他們說：

「你以為資金有辦法嗎？銀行的投機是一樣的，這個銀行退出的，那個銀行未必肯來，即使他肯來，也是為着投機，不是為着工業，他們辦工廠無非為囤積方便，那裏是為生產？另外去找游資嗎？遊資自然有，但他們有的是百貨五金可囤，盈利動輒幾倍，那會投資到這吃力不討好的工業？」他一個字一個字咬緊着牙說，略頓一頓，趕緊又接下去「你說人事有辦法嗎？——第一是後方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和技工，都成了天之

騙子，既驕傲，又懶惰，或天祇怨待遇不夠好，從來不肯在技術上用功夫，出的貨，非但夠不上標準，連看都看不過，這些人，等海禁一開，都是要淘汰的。其餘的管理人員一天除了在撈外水上用心思外，幾時爲工廠前途打過算盤，祇有爲自己，從來不爲工廠——資本與人事的辦法在那裏？你說！」

蕭鶴聲越說越起勁，青筋都爆出來了。在打盹的譚伯先，忽然聽到罵技藝術人員既驕傲又懶惰，很想發作一下，但睜眼一看蕭鶴聲的一付兇相，給嚇回去了。依舊裝假睡。齊天靈祇是微笑，並沒有生氣，他卻可憐他不識人。祇有陳恭敏聽了他的話，想了想，却起來反駁道：

「資金集中在一家頭上，自然容易受鉗制。再要去找一家老闆，數目這樣大，自然也困難，這應該分開去找，股東也應該多幾個，這樣權力不致被抓在一家老闆手裏，反而可以在工廠裏了。債權人多幾家，爲了大家的利害，倒反容易維持現狀，不會像一家債權人，隨便可以指揮你。至於人事，少數人，不能代表全體，祇要我們有禮賢下士的氣度，熱血之士，有能之人，自然會來。人事是可以更動的，更容易辦了，——就是不會合格的，請他出去！」陳恭敏也怒氣沖沖的說，還向張覺人和譚伯先厭惡地看了一

眼「一切都是你們這些人害的。」他的眼睛裏好像這樣說。

「即使資金與人事像你所說的這樣容易可以解決，但是你以為中國有發展工業的環境嗎？我想你總該比我更明白，——因為一切交涉，都是你親自去辦的。在工業品的成本上，無端的要加上膨大的賄賂費；食糧作了工廠開支的最大部份，可是糧價操在地主手裏，他幾時要擡高糧價，辦工廠的就得慌忙地重作預算。但是成品的價格，卻是有限制的，原料糧食漲價，又是無法預計的。……你以為我要賣工廠嗎？是投機的銀行家，是這些貪污的官僚，是操生死之權的地主；是囤積操縱的商人，是他們，是他們逼着我賣廠，是他們推翻了我的理論。像你這樣的不知事實的書呆子，空想家，還是少開口的好！這些爛調我已經聽厭了！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是銀行不管我的死活，要我還債，我還不出，就逼我賣廠！——我還必須替股東爭紅利，我祇有賣廠一條路，我是以賣兒鬻妻一樣的慘痛來賣我的廠，爲了去滿足債權人和股東的要求！你以為是我要賣廠嗎？」蕭鶴聲幾乎是聲淚俱下，幾年來的鬱積很想一瀉千里的吐一吐，但他卻煞住了，他看見譚伯先心不在焉的樣子，和張覺人惟恐罵到他頭上去的那種坐立不安的神氣，使他沒有勇氣說下去。「這批人沒有資格聽我的牢騷，我爲什麼要在他們面前發牢騷呢？」他有

點後悔。但看見從沒有表情的齊天靈的臉上，顯得痛苦和同情，這稍稍使他感到一點安慰。

「這個人是深刻的，平日竟忽略了他。」他心裏這樣想着。

陳恭敏聽了蕭鶴聲聲淚俱下的訴述，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他真想哭，因為這一切都是事實，最明白這一切加在工廠身上的痛苦，也就是加在他身上的痛苦，他每天被這些痛苦的事實折磨着，已經三年了。但他卻認爲這些雖然使工廠困難，但並不能致工廠的死亡，這些好像是長江上的木船划在灘上，固然危險，祇要小心，終可以渡過，不然長江就不能行舟了。他認爲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國家，要使他工業化，必然會碰到大小不同的「灘」，但不能因爲碰到灘就停止不辦了。他想到這裏，看看蕭鶴聲，蕭鶴聲也在看他，——不知什麼時候，他已點上煙斗，好像在對他說「現在你還說什麼呢？」

張覺人和譚伯先實在煩厭極了，他們已坐到房子的角落裏，兩個人在密談些什麼，沒有聽得出，齊天靈又回復了他的石像姿態、永恆的，不倦的，挺得直直的坐在那裏。

「可是你碰到灘就停止了，這好像長江裏的木船，划到了灘裏，停止不航一樣，是永遠出不了三峽，到不了海口的。中國工業也一樣，沒有堅決的意志與忍耐的勇氣，也

就渡不了工業路上大小的灘，就永遠打不了工業的基礎，更談不到工業的發展。」陳恭敏雖在心裏輕視着蕭鶴聲的脆弱，但看見蕭鶴聲坐在寫字臺前出神地看着遠方的樣子，又十分感到同情了。他覺得蕭鶴聲是疲倦了，因為他拒絕了別人與他同掃困難的熱情，他把什麼事都一個人自己挑在肩上。結果是自己困死自己，甚至整個地摧毀了自己的理論。這樣好強的一個人，卻不得不屈服在銀行家手裏，他很想安慰他，同時也想鼓勵他，把他發展中國工業的理論，重新建立起來。但工人代表來了，阻止了他的開口。

工人代表是四個，——兩個鍊鋼廠的，一個機器廠的，還有一個是小工。房間並不大，四個工人代表進來後，有點覺得侷促，蕭鶴聲立刻指着四個座位請他們坐了。張覺人和譚伯先噓了一口氣，心裏想工人代表來了，可以終止蕭鶴聲與陳恭敏的無聊的辯論，可是他們又憂慮另一種辯論又將開始，而他們好像是陪刑的囚犯，雖然皮鞭沒有抽在自己身上，但與受刑的人一樣的感覺到一種恐懼，——一種無可逃避的恐懼。

蕭鶴聲卻非常平靜，坐在寫字臺前在準備紙筆。齊天靈自工人代表進來後，就非常提神，他仔細注視着四個代表，好像要在他們身上找出什麼東西似的。陳恭敏却厭惡地看一眼四個代表，又仰着頭想他的心事；陳恭敏的心裏，很鄙夷這些人，覺得這些不顧

大局，不清楚中國工業環境的工人，祇知道自私，祇會借用一套教條和口頭禪，機械地用來掩飾自己的弱點；甚至利用來作爲達到自己私利的武器，「這些也是工業路上的灘，」陳恭敏恨恨的想着。

四個工人代表，侷促地坐在總經理住宅裏，被沈默的空氣所窒息，他們想好了的話，竟一時說不出來。「還是他們先開口呢！還是我們先開口？」他們感到非常躊躇，自己互相看着，輕輕地點點頭，希望四人中有一個人能先開口，可是還沒有等他們決定，蕭鶴聲已經把紙筆準備好，平正地鋪在寫字臺上，轉過身來，對四個代表說話：「你們爲什麼要來包圍我？你們有委曲嗎？我對不起你們嗎？你們想用暴力來威脅我嗎？——你們知道，我是不怕威脅的；一切的要求，在我這裏祇能用合理的手段才取得到，我決不允許我自己屈服在暴力的前面！」蕭鶴聲壓制住自己的暴躁，一個字一個字很平靜，但很有斤兩的說出來，同時用探索的目光，掃視着這四個代表。

蕭鶴聲鋒利的目光，第一個使小工代表受窘；他不懂得蕭鶴聲講的意思，但他看見蕭鶴聲像審判官似的威嚴地向他們審問，好像覺得自己就是犯人。「也許會把我們抓起來吧？」他心裏恐懼着，他開始怨恨自己爲什麼這樣糊塗，剛才在工場裏大家討論的時

候，廢話說得這樣多，所以他們就選上了自己做代表，現在可完了。他像一個待決的囚犯，坐在那裏不安，要不是廠警守在大門口，他老早就拔起腳逃走了。

其他三個代表，也被蕭鶴聲堅決不屈的話句和威稜憤怒的目光所攝住，一時竟不知怎樣才好。他們平日很少和總經理接觸，不知道他的脾氣，更不知道他的個性，以為他是和張覺人一樣，只要他們伸出拳頭來就會屈服的；誰知道總經理竟比他們更硬，他們想不出怎樣回答他的話。可是剛才工場裏的一幕，又映在他們眼前，那是成千的同伴，希望他們得勝回去。機器廠的工人代表看了一眼其他三個代表；他看到小工代表那付膿包樣子，感到一種恥辱，「這樣不行！」他心裏忽然一陣急燥，忘記了總經理的威稜，「立刻回答他！」他正面的看着蕭鶴聲，挺起了胸脯，向着這個鋼一般的總經理開口：

「總經理，我們聽說你把廠賣了，你知道，我們都是被你從別的廠裏拉來的，你事前不通知我們賣廠，臨時我們到那裏去找活做？生活這樣天天高，我們有妻子兒女，我們是做一天吃一天的，你把廠賣了，我們怎樣生活？我們要總經理給我們一個書面的擔保，就是，總經理維持我們的生活，直到我們找到工作為止。」他說完後，向齊天靈看看，齊天靈却皺起眉頭也在看他，好像很不以為然的樣子，他又看了看三個同伴，那

個膿包已經不那麼膿包相了，其餘兩個都很讚許的在向 he 點頭，好像在對他說「你講得好，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他很高興，倒底他有膽量，剛才齊天靈對他皺眉的不痛快也沒有了。

張覺人和譚伯先，一聽見工人的話，簡直氣得不得了，假使蕭鶴聲不在這裏，也許他們會動手打人，可是一時也想不出話來回答他們，就提出意見給蕭鶴聲：

「總經理，同這些人有什麼理可講的？抓起來送特務團，辦他們一個糾衆鬧事，要挾敲詐之罪就是。」

膿包又要想逃，剛才說話的工人，一面制止想逃的工人，一面立刻紅了臉想說話，另外兩個工人也想開口罵人，但還沒有來得及罵出來，蕭鶴聲却搶先回答了張覺人：

「我不允許自己屈服在暴力的面前，我也不願借權力去壓制人。我們廠裏的事，我會負責解決，用不着借重特務團。」他斬釘截鐵的擋回去張覺人的提議，立刻轉向工人代表，帶點近乎是可憐他們的口吻，回答了他們：

「一個人的要求，要恰到好處才好，太過份了，就會失去同情。你們剛才提出的要求，就是已經到了失去同情的程度了，——你們的生活問題，我自然很關心，但我還沒

有宣佈遣散辦法，你們根本不知道我倒底怎樣的辦法，你們就來鬧事，這非但不合法度，而且也不合情理！」

蕭鶴聲沒有把代表放在心上，輕蔑地隨便教訓他們一頓，拿起煙斗來，非常專心的挖煙灰，細心地裝上煙絲，劃亮火柴，慢慢呼上一口，含着輕視的微笑，看着四個代表。

陳恭敏聽見工人代表講的話，覺得太不合理了，本想斥責他們一頓的，誰知張覺人竟搶先提出了要把代表抓起來，又覺得太過份了；他是始終不讚成勞資對立的，他厭惡地看看張覺人和工人代表，他覺得中國的工業就是被這兩種人鬧得烏煙瘴氣的；工人唱高調，資方用壓力，果是犧牲了中國的工業。他很想對雙方嚴厲地批評一番，但他還未想清楚理由，蕭鶴聲却先開口了，說得那樣輕蔑，那樣不在乎，這也使陳恭敏心裏微微地感到不舒服，以為不夠誠懇。他還想提出他的意見，可是工人代表又開口了，那是鍊鋼廠裏的工人，他臉上也帶着不誠意的冷笑。

「我們現在就要知道總經理的遣散辦法，不然我們沒有心思做活，——總經理，你自己總知道，兵工署的定貨，簽字還不到一個月，原料前幾天才配齊，我們的爐裏，工

作機上，還滿是要做的生活，……」他帶着奸笑看蕭鶴聲，他心裏就想着，「你若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就不給你如期交定貨，看你嘗嘗對款的滋味。」

其他三個代表，非常贊許這個代表的話，他們覺得這個同伴真能幹，怎麼竟給他想出了這樣一件武器，非常興奮，也帶着得意之色看蕭鶴聲，心裏想着：「現在你還有什麼搶比？」

陳恭敏自然是非常憤怒了，張覺人和譚伯先固然是吃驚，但却感到痛快，覺得讓蕭鶴聲吃虧也很好，祇有齊天靈很沈默，一點表情都沒有。蕭鶴聲一聽完這話，臉就變得鐵青，突然把煙斗放在桌上，倏的站起來，對準了四個工人代表，壓住了怒氣，立刻就反擊他們：

「什麼？你們想用不做定貨當武器來威脅我嗎？笑話！我告訴過你們，我蕭鶴聲不允許自己屈服在隨便那一種威力之下的，你們不做定貨，使我不能如期繳貨，這是你們怠工之罪，政府新定的法令，假使因怠工罷工，以致貽誤軍用品的製造者，一律受軍法處分，你們都得關到土橋去！——本來我已經決定了遣散辦法，比社會部定的標準還高，現在既是你們要用威脅手段，那末就請你們威脅吧！——我決不宣佈辦法。」

工人代表聽蕭鶴聲說得這樣強硬，心裏有點疑惑，萬一政府真的有這樣一條法令，不是這一砲放錯了嗎？鍊鋼廠還有一個未說過話的代表心急起來，搶先開口就罵道：

「你定的標準比社會部還高？——都是鬼話！你就用這些鬼話來欺騙我們，故意延宕時間，來騙我們替你趕做定貨，結果還不是你們吞沒我們用血汗換來的利潤！」

陳恭敏也氣得立起來，想重重的教訓他們一頓，但蕭鶴聲制止他說話，却自己立刻回答道：

「你說我吞沒你們用血汗換來的利潤嗎？我不得不告訴你，賣廠所得的利潤，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是你們的血汗，這是物資漲價，法幣落價；在營業上非但沒有盈餘，實際上還要虧本。這套口頭禪，今天是用不上的，假使不管實際的情形，儘管把一套口頭禪，幾條教條來威脅我，這非但不能使我屈服，我還要把你們威脅的經過，登在報上，請大家來批評，誰是誰非！」

齊天靈看這情形，覺得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越扯越遠，工人代表自己已經模糊了自己的目標，被蕭鶴聲永遠不屈服的精神所簸弄，有點不安起來。齊天靈立刻抓住這

機會，提出了他的意見：

「你們這些說話，這些舉動，都是沒有理由的，你們還沒有知道實際情形，怎麼就先鬧事？這不是笑話嗎？——今天倒是應該談一談趕造定貨的事，趁總經理在廠裏，可以解決。——總經理，我想這批定貨應該開夜工提早交貨才好，工友也可以多得一點工資。開夜工的工資和獎金，我想提高兩成，總經理你看使得嗎？」

齊天靈把討論移轉目標，免得在沒有定出辦法的遣散問題上兜圈子，越兜越遠，這樣加點工資，可以使工人代表回去有個交代，免得他們下不得臺。

蕭鶴聲同意了齊天靈的辦法；因為他計算一下，與其拿出罰金，不如提高待遇。

「我說過，我總是顧念工人的生活的，祇要他們合理，我總會滿足他們的要求。」

「你們可以回去了，這一點已經可以向他們交代了，不然恐怕連這一點都會失掉的，——你們自己仔細想想，我這話對不對？」陳恭敏趕緊想結束這事，免得再延下去又生枝節，催他們快點回去，最後又補充了一句：

「假使他們不答應，你們同齊工程師或者和我來說好了，我們會幫你們向他們解釋。」

「可以走了，工場裏又不做工，深夜還是燈燭輝煌，給特務哨看見了，要來干涉的。弄得不好，給他們抓去，有什麼意思？」齊天靈也催他們回去。

四個工人代表大家對看了一眼，自己輕輕地談了幾句，都同意就此下臺回去。因為他們自己也覺得這樣無憑無據的鬧下去，不會得到什麼結果。

「我們祇能把這意思轉告他們，他們同意不同意，我們不曉得。如其大家不同意，我們還要再來。」

「他們不同意，來告訴我和齊工程師，你們現在就走吧！」陳恭敏立起來伸手請他們走，工人代表也就順水推舟的走了出去。

「天靈兄，我們出去看看，免得他們再麻煩。」陳恭敏等代表跨出了門，就邀齊天靈一同出去，因為他知道工人最服齊天靈，他要齊天靈幫他去巡視工人的行動。

他們一跨出大門，譚伯先第一個先開口罵人。

「渾賬東西，竟這樣豈有此理，總經理答應他們增加工資，太厚道了；這種人，只配送特務團！」

蕭鶴聲看見工人代表臨走時外強中乾的說話，又聽見一直不敢開口的譚伯先放馬後

砲，鄙夷中感到得意，他沒有回答他，只輕蔑地點了點頭，他伸一個懶腰，帶着微笑，好像是對自己說，又好像是對譚伯先說：

「這些都是可憐蟲，禁不起一擊的！」

然後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送客：

「夜深了，尊夫人一定要發脾氣了，請回府吧，我明天也還要起早。」他沒等他們跨出大門，已顧自走到臥室裏去了。

十

木船依舊無聲地在無邊際的霧層中向下流淌。十月的曉風，吹拂在面向船梢的蕭鶴聲，他把大衣的領子往後推一推，讓這含着霧點的寒風，吹進他的領子去，好像這微寒的風，會把他心頭的煩躁吹去似的。昨夜의 暴風雨，老黏在他腦膜上，抹不去，——不，是三年來辦廠的經過，老亂七八糟地一件件無系統的浮現在他的心頭，不肯隱去。他一直腰，想眺望眼前的景物，忘記這些咬他心的記憶；於是他用力透過霧層，好像遠遠

的江邊，矗立着他那第一根雄偉的煙囪，這煙囪在他的眼睛中，現在已經變成一條多年風化的石柱，只能作爲人們欣賞的藝術品，不是轉着巨輪，拖着鋼索，每日生產幾十噸工業原料的權威者了。

從不悲觀，從不幻滅的他，忽然覺得一陣空虛；在這四顧茫茫的大霧中，他固然看不清前途，連他的來處，也被這瀾天大霧所模糊了。他環顧一下這船中的乘客。乘客對他是這樣陌生，沒有一個人注意他，各人都沈默着在想自己的事，只有那紅衣服，仍舊耀眼，旁邊穿工裝的男子，已經背向着他，和紅衣服並坐着了，身體挨着身體，靠得很緊。「只有我是孤獨的！」又是一陣寂寞之感襲上他的心頭，「事業就是我的伴侶」，他這樣自解着，但他立刻就想到廠要賣了，而且就是今天簽字。「那麼事業又在那裏呢？」

「爲什麼要賣廠呢？是我沒有能力嗎？是我經營不善嗎？——不！決不！」他心裏苦苦地搜索着三年來他對工廠的政策和經營，他找不出一點錯處，但是他的百年大計，不得不中途夭折，這到底爲什麼？是誰的錯？——他不能回答。記得在開始籌備建廠的時候，曾經寫過很多文章，極力指出戰時是建立工業基礎的最好機會，——不僅外來的

經濟壓力自然地被封鎖，而且因為軍需品的大量需要，也自然會使工業繁榮；這些話，在現在已經逼到賣廠的他，還是不能承認是錯誤的。「那末爲什麼我要賣廠呢？」於是許多逼他賣廠的事實，又一件件記了起來，「這些都是使我賣廠的理由，中國還沒有具備發展工業的環境！」他自己解答着。

木船轉了彎，眼前在瀾濛的大霧中展出一條一瀉千里的長江，可是與霧的瀾濛連接了起來，祇是像浮在霧中的一條帶子，單純而壯觀；「真美！」他心裏讚歎着，平日兩旁不整齊的亂石和破屋，完全被霧遮住了，「可是這壯觀是假的，因為霧遮住了醜惡！」他這樣想着，又看一看這衣帶似的長江。

「戰時的中國工業，也和霧中的長江一樣，戰爭的霧，遮住了工業途上的險惡，使人只看見它的坦境，沒有看見它的崎嶇。我也被這戰爭的霧所朦蔽了。」他想到一切事實的發展，完全出了理論的軌道，這事實與理論的矛盾，極度地苦悶了他，——自然，永不承認錯誤的他，雖然找出了許多掩飾自己失敗的理由，可是一切認爲自己有辦法的他，這失敗終於苦惱了他，從內心裏感到一種動搖，一種對自己信心的動搖。「我爲什麼竟被這霧騙了呢？」他毒恨地看看這四週的濃霧，他對自己觀察的正確性，也失去

了信心，一種損害他康健的焦慮，使他變成更急躁，更毒辣！

「我要把賣廠所得的盈餘來經商」，他想用新的計劃來隱蔽舊的失敗。忽然坐在離他不遠的中艙中，有一個挑米到重慶去賣的穿短裝，苦力模樣的人，立起來愛惜地將當坐位的米袋扶一扶正，臉上現出一種恬靜自足的樣子，引起了他的妒忌；「是的，我也要經商，」他重複地想着。但是他記起大成曾經幾次要他來囤點原料作買賣，以補償製造上的損失，是他自己堅決地拒絕的；他是絕對反對經營商業是實，辦工廠是名的那些經營；但賣廠後，仍舊要走到自己所痛絕的貿易上去，心裏又矛盾了起來。「也許大成是對的」，他忽然覺得不必費那麼大的勁，賣了廠再營商，但是徐渭臣和林志遠的那兩付老閻面孔，又出現在他的面前。「不成！不賣廠就經營貿易，我依舊是銀行的奴隸，我要把銀行加在我頸上的鍊子去掉，再經營商業。我相信貿易放在我手裏，賺錢不會少於發國難財的人。」他又覺得自己有把握起來。可是發國難財四個字，好像刺了他一針似的一驚，——他記得不久之前，自己還寫過文章罵發國難財的人，他罵這些人就是殺死工業的劊子手之一，現在他自己也要去做劊子手了，心裏覺得很不舒服；但現實抓住了他的心，他不能因為言行的矛盾，就放棄眼前的一條路，他想，他要發國難財，為的是

重建戰後工業的基礎，是和其他的投機者不同，錢放在他手裏，總是會變得有價值的，發國難財在我祇不過是個手段，不是目的；於是他的智慧又替他找得了道德的據點——一切不道德的事，祇要他去做，就會變成道德的。可是戰爭的霧，同樣的也遮住了商業的前途，商業與工業一樣，已經向下坡走了。

忽然遠遠地，隱隱地，聽出轟轟的聲音，這聲音雖然遠，雖然微，但却有力，像萬馬奔騰，像怒潮澎湃，它震驚着每一個人。他暫時忘記了新的計劃，注意着這聲音。

「灘快近了。」船中不知是誰，說了這樣一句，劃破了整個的靜默。跟着就是七八個打漿的船夫，脫去衣服，跳到前梢去打槳。

這聲音越來越響，船夫們用了全生命的力，嘴裏哼着簡單的音律，打着槳；槳打在水裏的聲音，與他們哼的音律，跟着灘的吼聲，成爲一首漫無止境的鬪爭的節奏，雄壯地，奔放地，響在茫茫大霧中，振奮了船中被噤着聲的人們，於是大家就夾七夾八的談了起來。船依舊在霧中前進，灘的邊，已呈現在船的前面。掌舵的——站在蕭鶴聲旁邊的，放下了一直含在嘴裏的煙管，十分提神的看着前面，那種凜然不可犯的神情，又鎮住了大家的談話。船已搖進灘裏，整個的船身顛簸着，滾上來的白浪，打進艙裏。在霧

中仍舊可以看出包圍着整個船身的白浪，起伏奔騰，發着吼聲。打槳的船夫們，本來均勻的哼聲，變成了搏鬥的喊聲。船裏的人緊張地抓住了放在身邊的任何一件東西，保持着身子的重心，不致被顛簸的船簸到灘裏去。

「罩子裏（即霧）過灘最險，」一個穿着棉袍馬褂，却赤腳穿草鞋的老者，坐在一袋米上，嘴裏含着用長煙管裝的葉子煙，眼看着白茫茫的霧，悠然地說着。他沒有緊張，泰然自得地，好像他沒有在過灘；看上去他是這船裏的老顧主，是一個米行中人。

「駿伯的話不錯，罩子裏過灘最險，前不靠岸，後不着地……」剛才扶正米袋的苦力模樣的人，看上去老者當發坐的米袋也是他的，與這位駿伯一定有買賣上的關係，他用捧場的口吻接應着老者的話；但還沒有等他捧出個所以然來，老者又說下去了，他就嚥住了那未完的捧場白。

「不過呀，只要掌舵的路熟，坐船的心穩，灘也容易過的。」老者一面看了一眼後梢掌舵的船夫，一面點了幾點頭，好像他很稱贊這位掌舵似的。

真的前不靠岸，後不着地，白茫茫汪洋一片，灘却在船底下滾，使整個的船身，東擺西搖地失去了重心。灘裏的浪滾上來有一二尺高，泛着白沫，後浪推前浪，激成了轟

轟轟轟的吼聲，七八個搖船的齊聲喊着苦悶的鼻音，他們前脚着板，後脚蹠起，一仰一俯，滿頭淌着汗流，看上去是用盡平生之力似的。忽然，船身來了一個非常坡度的傾側，使大家的心，突然提了起來，女人們竟失聲叫了起來，大家被這驚心動魄的震盪所攝住，暫時凍結在緊張的沈默中。蕭鶴聲坐在船尾，鎮定地穩住自己身體的重心，不致落到灘裏去。

「罩子裏過灘最險」的一句話，老縈繞在他的腦子裏。「長江裏有灘，人生途上也一樣的有灘，」他想着，「過灘本來祇要看得準，把得穩，小心謹慎，也不致有什麼危險；但罩子裏過灘，罩子罩住了整個天地，非但看不見灘上的逆流順流，連整個的水流都被遮住了，好像瞎子走路一樣，只能一高一低的摸索，一脚踹在深淵裏就永不能翻身！」他不禁有點毛骨悚然。「現在戰爭的罩子，罩住了整個的世界，而我正在過灘，『祇要掌舵的路熟，坐船的心穩，』可是沒有走過灘的人掌舵，祇憑聰明，沒有經驗，偏又在濃霧中，何況同舟中的人，非但不能共濟，連心都不穩，這船的能否渡過灘，實在難以逆料！」他想着，祇覺得自己負擔的重，超過他的能力，一切好勝好強的心，也抵不住這震盪顛簸的灘，可又無別路可循，即使你疲勞，頹喪，想停下來不走，都不可能，

除非你死，或者跳灘自殺，否則，你還得提着心，耐着氣，走完這一段險灘。自然，他不能自殺，也不肯自殺，可是幾時才能走完這一段不熟悉而又峻險的灘呢？他不能知道。因為給罩子罩住了前途，看不清楚，他不能不做瞎子走路一樣，摸索前進，可是邁步慣了他的他，沒有摸索的耐心，而是隨處的深淵，又警惕着一失足將成千古恨！

轟轟轟轟的灘的吼聲，已移往船後，船底發出沙沙的清脆的聲音。

「這裏有沙金，祇聽船底裏的沙聲就知道。」不知是誰說了這麼一句；大家已放鬆了心，顯然的，灘已走到了尾段。

「沙金生在險灘邊，不然，天下人都發了財。」掌舵的忽然開了口。不知幾時，打鼾的船夫，已停了下來，坐在船沿上吸煙息力。掌舵的這句話是含着譏諷的意味的。

「可是有的是要金不要命的人哪！」剛才那個又像是不服氣，又像是也湊上來譏諷一陣。

「有的就是要金不要命的人哪！」是那麽響亮地振着蕭鶴聲的耳膜；他想，他也許是爲了淘金，才走在險灘中，但是金未淘着，灘却要把他吞滅了。

蕭鶴聲忽然對自己這些聯想憤怒了起來，覺得太沒出息，「我何嘗爲淘金，我是爲

救中國！」他心裏聲辯着，——灘雖險，霧雖濃，總有一天會走完的。

「攏關了，」一個打槳的拿起篙子，伸向水裏去，將船靠近關船。這是大家知道的，是進重慶的第一關，過了關，就可以到重慶了。船靠穩後，大家伸一伸腰，噓一口氣，剛才過灘的險狀都已從腦中隱去，於是大家又重新憶起各人去重慶的目的。

蕭鶴聲把放在膝蓋上鼓得飽飽的文書皮包提起，在船尾上立起來，直一直身。這有點斤兩的文書皮包，提醒了他今天下午賣廠簽字的契約；就裝在這文書皮包裏，除了契約之外，還有幾百頁的財產目錄，所以把皮包裝得那麼飽飽的。他想起，在簽字之前，必須再去找高律師，修改幾條他認為有問題的契約上的條文；於是現實又把他的遐想抓回來，他對這木船的速率生了氣，覺得太慢了，他恨不得一腳就跨到高律師的事務所裏去。

十一

但是到高律師所師去事之前，一定還得到公司司去裏轉一轉。等他到公裏的時

候，正是八點半，天氣突然轉冷，職員們睡懶覺，都還沒有起來。這使得這樣大的一所中國式舊房子更顯得寂寞，陰沈；大辦公室裏，桌椅凌亂，好像好久已沒有人住過的古屋一樣，一走進去，就覺得陰氣逼人，花格子窗上糊的桃花紙已被耗子們鑽破了許多小洞，偶爾有陣風吹過，掛在耗子洞上的碎紙片就颯颯作響，更增加了淒涼情況。蕭鶴聲走進大辦公室，看見這番景象，不禁渾身覺得寒冷。「這是敗相」，他心裏難免有點迷信。他看一看手錶，正八點半，到了辦公時間，辦公室裏還沒有一個人，這使他非常生氣。他一轉身正要叫人，忽然瞧見在屋角裏有一個工人在那裏掃地，可是拿着掃帚出神沒有動。說是掃地，真冤枉了他，其實他在那裏算他的賒賬，所以蕭鶴聲進來，他在屋角裏竟沒有覺得。蕭鶴聲看見了這付神情，早猜着了一半，一氣使他忘記了屋中的淒涼，就大吼一聲。

「你在做什麼？叫錢主任來！」他帶着很大的氣，推開總經理室的門，把帽子掛上衣鉤，手杖豎在門邊，走向寫字臺去。臺子上堆了一堆信件，就檢要緊的拆了幾封，還有一部份認為不急的，放在一旁，預備簽字回來再拆。

一個委縮而打躬的錢主任走進來，兩隻鼠眼，在蕭鶴聲的面上偷偷地看一眼，立刻

低頭看地板，啞嘴地說話：

「總經理這樣早就來了，是坐木船吧？這樣大的罩子，輪船不會開，……想來沒有吃早餐，買點什麼點心？」

「還早？九點鐘了。你也得管管事，到這時大家還睡着，公司裏連紀律都沒有了。你告訴他們，這樣對公司怠工，以爲廠要賣了，什麼都不在乎了，但獎金還在我手裏，我還有對付的武器的，除非他們什麼都不要，現在就走了！——你自己也得管一管！」

「是，是，總經理——昨夜，昨夜……」他說不出來，又偷偷地對總經理看一眼，總經理站在寫字臺邊看信，沒有注意他的神色。

「昨夜什麼？」蕭鶴聲以爲昨夜工人鬧事，他們已經知道了，吃了一驚，但仔細想一想，沒有這樣快，自己笑了笑。

這一笑，長了錢主任的膽。

「昨夜袁小姐抱了那個小姐姐來公司裏，她，她……」

「她什麼？」蕭鶴聲還在看信。

「她說總經理好幾天沒上她那裏去，她要住在公司裏，看看總經理到底忙的公事還

是私事。」

「混賬！她管得着？」他擡眼望一望錢主任，錢主任立刻又把頭低下去。

「她還說什麼？」蕭鶴聲又回頭看信。

「她不肯回去，一定要住在總經理的房間裏，她還和……」錢主任說到這裏，又停止不說了，偷看了一下蕭鶴聲。蕭鶴聲聽他停止不說，也擡頭看他，四隻眼睛碰了個對着，蕭鶴聲看到這付吞吞吐吐的賊相，無名火冒上來；就提高嗓子問他：

「她還說什麼？說呀！又沒有人縫了你的嘴？」

「她還和杜襄理說了好些好些關於總經理的話，後來總算回去了，說今天還要來。」

「你打電話告訴她，叫她不要來。我自己會到她那裏去的，——今天一天我都不在公司裏。」蕭鶴聲知道這個女人和杜襄理講了許多話，心裏很高興，因為杜襄理是徐渭臣派在城裏的第五縱隊，他想袁和杜襄理，一定講了許多沒輕沒重的話。

「還有太太也有電話來，說二少爺的傷寒翻了症，很危險，也請你回家去一趟。」

「知道了。叫書記來，和我一同出去！」

錢主任心裏一急，他知道書記昨夜出去，沒有回公司，現在還沒有回來；他本想告

訴他，但一轉念「管他呢，來晚了，反正是他自己受罪，我現在就告訴他，我也得陪一頓罵。」他就一聲不響的鞠着躬出去了。

蕭鶴聲一個人在冷落的辦公室中踱來踱去，幾個女人的影子，幌在他的面前。他突然走到辦公桌前，在未拆過的信堆中檢出一封淺紅色的信，抽出一張與信封一樣顏色的信箋，——是一封不大通順的英文請柬。他記起今天是林夫人的生日，禮已送了，壽却不能去拜了；但他知道不去拜壽，是會受到懲罰的，——他想起那雙會說話的眼睛，那兩片櫻紅的嘴唇，從那裏響出銀鈴般的聲音，他曾在那上面印過多少次的長吻，還有那聳起的臀部，那異樣地彎進去的腰肢，這些——都經過他撫摸擁抱過的，這些實在使他銷魂，今天是應該去拜壽的，但簽訂賣廠合同是一件大事，——是一件不能失約的大事，不然他會什麼都不管，跑到汪山她的別墅裏去狂歡一整天。「晚上去吧！晚上比白天更好一點，——客人散後，可以與她……」他舒暢地笑一笑，可是衰的影子，突然鑽了出來，他難免皺一皺眉。

「她今天還要來呢！——真是一個熬不住火的女人，讓我算一算……哦，也不過一個星期不到她那裏。」他頻頻點頭，一面走到檯子邊，開了葉子煙的盒子，將煙葉細心

地一把一把裝進皮煙袋裏，然後再裝一箇到煙斗裏，吸起煙來，仍舊在房中踱來踱去，心裏却想着袁的事。

「這個女人真討厭，沒羞恥，不去她那裏就自己找上門來，見不着人，就亂罵人，還胡說八道的。」他想到袁常常會把床第間的醜事都哭罵出來，實在使他不能容忍，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她又潑辣，又沒有羞恥心，她會在地上打滾，她手裏還有一個自己生的女兒，作了她的武器，他有能力把銀行給他套在頭上的鍊子扯斷，但他却沒有本領將這條袁的鍊子去掉。

「不過她也有她的好處，」他這樣自慰着，——當然他也的確喜歡她那好處。

「那種好處，上等女人那裏沒有的。」他覺得非常得意。

「每一種女人，有每一種女人的好處，只看你能不能發現她的好處，你如真能發現每一種女人的好處，那末什麼女人都是好的。——像袁這樣的女人，大體說來，實在太差了，但她却具着一種特長，只要有一種特長，其他的你不必去管它了，你只享受那一種特長就是。」他想得非常入味，他覺得自己對女人的哲學，是研究得最透澈，他決不像一般人的機械，他覺得自己是非常辯證法的。

「就是蘭吧！要是別的男人，一定不會欣賞這樣的女人，——這樣一個陰沈不愉快的女人，相貌也平常，一點看不出有引人愛的地方，可是她却有一種憂鬱性的美，好像生在石頭縫裏的小黃花，不豔也不香，——自然比不上玫瑰，更比不上幽蘭，可是她却本分的嫵媚，只要有這一點嫵媚就夠了，就值得我常常跑南溫泉了。」他想到這裏，十分得意，覺得祇有他有欣賞別人所不會欣賞的能力。

「可是蘭是懿芳的同學，是懿芳的好朋友，爲這件事，懿芳好像很不痛快似的。蘭的事是懿芳給她找的，懿芳爲我們的關係，好像從此就對我冷淡了。女人真沒辦法，只曉得吃醋，其實，她又不能夠嫁給我的，也不過在我這裏稍稍分一點愛去，一個月也不過去……」他想到懿芳近來無言的幽怨，實在使他痛快。

「誰逆我誰就該遭殃，我同懿芳講過不知多少次，她偏不聽，現在請她受她自己找來的……」他恨恨地想着，他想二寶上次生病，他也沒去，已經三個月沒有回過家。

「用不着怪別人，只怪她自己，誰叫她聽不聽我的話，」他帶着報復性的惡意，心裏感到痛快。

「總經理要我一同出去嗎，」書記畏縮地進來了，是準備他一頓大罵的。

「這樣慢，才來！」例外地他沒有惡罵，祇說了一句就拿起帽子，提着手杖，走在前面，書記莫明其妙的跟在後面。

高律師剛剛到辦公室，還沒有坐定，他就進去了。

「哦唷！老兄！這樣早，簽字還未到時間呢？」

「我知道，可是契約上還有幾條不妥當，需要同你商量商量，再修改一下，——你吃過早餐沒有？我們一同到大三元吃點心去。」

「不是雙方都同意了嗎？已經要簽字了，怎麼又發現不妥當了？那幾條？」

「吃點心去，慢慢同你說。」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高律師的帽子取下來，做了一個「走吧！」的姿勢，一同下樓去。

高大有很有點不高興他過分的爭執，——因為生怕買方不樂意，把整個案子推翻。他很好奇談妥當了，可以簽字了，他的特別費已經到手了，蕭鶴聲又要修改條文，難免有點擔心。但高大有知道蕭鶴聲的脾氣，誰要逆着他，他就會不高興，就會懷疑，甚至會把什麼都推翻的，所以他就高聲大笑，跟着他下樓去，一面走，一面說：

「老兄！你要做起律師來，我們都要沒飯吃了，你不僅條文比我們行家還熟，考慮

得也週密遠大！」高大有在樓梯上又笑又說。

蕭鶴聲並沒看破高大有用心，却真實地看不起頂頂大名的紅律師高大有；他覺得這樣的紅律師，也不過爾爾，高律師對他的諛言，他覺得倒是真的。高律師看透了他這種心理，爲了兩百萬塊錢的手續費，總是給他戴高帽子，故意說得自己無用，心裏却在罵他狂妄。

十一

下午五點鐘，他簽完字，又到大成去和徐渭臣商量召開臨時董事會，然後，他拖着疲倦透頂的身體回到公司裏，外面天黑得像已到夜晚，早上的濃霧，終於沒有散，中午的時候，變了濛濛雨，到這時已變成淅淅瀝瀝的時雨了。蕭鶴聲帶着疲倦而沉重的心，走進公司的大辦公室。這時已下班了，辦公室裏只有一個職員伏在案上寫信。電燈光一點沒有勁，黑越越的像幽靈住的地方。他提着發酸腳，推開總經理室的門，扭亮電燈倒在沙發裏，不能動了。疲倦使他失去雄心，暫時的閉一閉眼，想休息下，但心裏却異

樣地清醒起來，不能成眠。從來沒有過的空虛，包圍着他，——過去使他沒法應付的債務，明天就可以清償了，徐渭臣和林志遠不能再威脅他了，貪污的人們，也不能再強他行賄了，工廠裏無用而又無恥的職員，也不需要他再生氣了，他的無限重的擔子卸下來了，他是輕鬆了，但他忽然感到失去生活的重心；像離了羣的孤雁，在這寬到沒有邊緣的天際，不知飛向何處。過去使他絞腦汁的事情，到這時一件也想起來了，將來的計劃，在這時也是空無所有，在他的意識界裏，只是白濛濛的一片，像掉在濃霧裏，上不頂天下不着地，飄飄盪盪失去控制，只是包圍着他身心的寂寞，在無限制的擴大，擴大了！

「不成，不成，我要找一個人，無論什麼人。」他心裏這樣叫着，倏的站起來，拿了帽子要走出去。

「但是到那裏去呢？找誰呢？誰都與我沒有關係了。」他又頹然坐進沙發裏。過去時間不夠分配的他，過去要找的人太多的他，到這時忽然感到了他已與世界脫離了關係，——無論在那裏，好像都祇有他一個人似的，而且無論在那裏，他都是多餘的一個人似的。一種澈骨的悲涼，滲透了他的心，他睜開眼來看看本來不太大的總經理辦公室，好像突然變大了，空落落的覺得可怕。他的視線巡視着整個的房間，這視線移到辦

公檯上的時候，早晨隨便放在檯子中央的那個紅請柬，忽然映入他的眼簾；他像在沙漠裏找到了水源似的那樣喜悅，跳起來，從信封抽出那張紅色英文請柬。

「哦，拜壽去，我的天哪，怎麼會忘了的呢？」他急急地戴上帽子，手彎裏掛着手杖，剛剛把手捏上門的拉手。

「總經理還沒有回來？」

「這是袁，」他一聽見這尖銳的女聲，心裏像閃過電一樣一震，立刻抽回手，迅速地把帽子掛上，手杖放下，拉開門，向走近來的女人招手，一進門，就把門關上了，用一個長吻，封住剛要罵人的口，袁嫣然一笑。斜一斜眼，代替了罵聲。

電燙的蓬鬆得和肩膀一樣寬大的頭髮中露出一張大粉臉，兩頰的胭脂，像兩面太陽旗，塗紅得像出了血似的大口，連連印在他的臉上，一隻像啤酒桶一樣臃腫的胖腿，蹣跚起來架在他的膝蓋上，捧住了他的臉，嬌聲嬌氣嘆着他。

「這幾天到那一位妹妹家裏去了？把人家丟下不管。我要住在公司裏管管你。」

「什麼妹妹姊姊的，人家有要緊事在忙，——公司事怎麼可以住女人？」

「誰叫你幾天不見個影子，什麼要緊事，我不相信，你的什麼鬼事，我一查就會曉

得，你一輩子瞞不住我。」

「工廠賣了，今天簽字的，這幾天就爲這事忙。」

「工廠賣了？那就賺了錢了，好！一直說你沒有錢，現在總該有了吧？你說你，打算分給我和寶寶多少？」

「什麼錢？錢都是替人家賺的！」

他一想到剛才到大成去和徐渭臣商量開臨時董事會時，提出工廠賣後，只還債務，不分配盈餘，留着運用，但是徐渭臣却搖一搖頭，似笑非笑的說：「這大概董事會裏通不過吧！」看樣子，他把賣廠前答應他的條件要吃了，所以說到賺錢，就引起他的氣憤和悲涼。

「那你一向辛苦，連一個子兒都不給？我不信，要是他們真的不給，我給你要去，看他們有本領不給你！」

「不要胡說了，今天我……我很暢快，要喝幾杯酒，你陪我！」他把她從懷裏放下按鈴叫人預備酒菜。

「我要看電影，你偏要喝酒，」她把縮上去的衣服拉一拉，那是一件大紅絲絨滾黑

邊的旗袍，裹在她又高又肥的身子上，活像一具會走路的紅氈鋪蓋。

「電影明天看，今天且喝酒。」他回轉來又一把把她抱起來，按在長沙發上，——他現在要的是刺激，只要刺激，別的什麼也不要，即使一下刺激死了，也是值得的，因為那總比寂寞空虛地活着要强得多。

酒一杯杯地喝下去，聽着女人妖聲妖氣癡了肉的軟語，世界上成敗得失，英勇偉蹟，都趕出了他的思想界。他要女人的刺激，他的醉眼裏，只看見一團紅的肉在面前轉，女人也醉了。

他拉着那團紅肉向樓上寢室裏跑，女人盪出輕薄的笑聲，糊里糊塗地不知說些什麼。睡夢中聽見輕輕的敲門聲。

「誰？」

「林夫人來了。」門外輕聲說。

「請她在客室裏坐一坐。我就下來。」

他把枕在蓬鬆的頭下面的手臂，輕輕地抽出來，急急地穿上衣服，尖着腳走下樓去，袁却在牀上發出粗大的鼾聲。

一跨進客室的門就聞見一陣幽靜的香味，銀鈴般的聲音，用英語責怪他爲什麼她的生日都不去。

他搶前一步，握住了這雙又白又軟的手，十分有情地釘住那一雙似怨似恨的俏眼。

「今天要不是在一個重要的契約上簽字，我那有不來的理？白天抽不出身，打算晚上來；誰知今天從廟裏出來，坐的木船，霧又大，受了涼，在五點鐘完了事後，就喝了一點白蘭地，想睡一個鐘頭散散風，再過江，那知你竟先說來了。」

「真的嗎？我不信，你們做大經理的，那會把人放在心上。」她又用英語，算睛眼裏亮晶晶地射着那麼誘人的光。

「啊！親愛的，你冤死人了，在你的面前，誰還有架子呢？」他也用英文說，低下頭去，緊緊吻着那樣誘人的嘴。

「今天晚上，在城裏的家，還有夜宴，我有汽車在門口等着。我是特地來接你的，不知你肯不肯賞光？」她依在他懷裏，仰着頭，愛嬌地看着他，撫着他的領結和他說。

「我的女皇，你的命令就是法律——那末我們現在就走吧！」

但是，忽然門外兩聲輕輕的扣門聲，驚散了他們。

門慢慢地開了，門外站着失眠的蒼白的懿芳，她什麼都看見了，想立刻就退出去，但來不及了，因為在房間裏的一對人已看見了她，她不能這樣不大方，掉轉身就走，她怕掃了蕭鶴聲的面子。於是她裝一個笑臉，將提在手裏滴水的雨傘放在門外，擦清了滿是泥漿的腳走進來。

「鶴聲，我想不到你有客，不會打擾吧？——假使你願意，請你介紹介紹。」懿芳壓住心頭的狂跳，裝上一個悽慘的微笑，溫文爾雅地看看丈夫，然後又回過頭來看一看林夫人。

蕭鶴聲的酒完全醒了。懿芳突然的來到，打散了他和林夫人的偎依，使他早已老羞成怒，——因為他深怕林夫人失面子，一氣而去，他真想大大的責罵懿芳一頓，但懿芳的大方委婉，使他發不出脾氣，只能非常冷寞的看着她，待她要求介紹林夫人的時候，他轉身看林夫人，林夫人一個人非常自然地在那裏看牆上掛着的公司成立時的照片。

「林夫人，這是內子，——這是林夫人。」蕭鶴聲的聲音沒有一點感情，面是拉長的，滿身現出討厭而冷淡的神氣。

「哦！是林夫人，請坐，我和鶴聲稍談幾句就要走的。」懿芳強制着發抖的聲音，

招呼了林夫人。

「哦！原來是蕭太太，一向少見。我沒有什麼事，祇來和蕭先生談一點生意——蕭先生，你坐坐，我要走了，談的那事，明天再說吧。」林夫人說得那麼圓滑，聲音依舊是銀鈴般，立起來步走的樣子。

「不，事情還沒有談妥呢，怎麼就走了。——她沒有什麼事，一會就要回去的。」蕭鶴聲生怕她走，把身體站在門前預備攔住她，一面深深佩服林夫人的應付事變的熟練。林夫人先看一眼懿芳，然後會意地一笑，退回去坐在沙發上。

「不要走，林夫人，我真的一會兒就要走的。」一切懿芳都看得非常明白，她不再發抖了，她的聲音非常堅硬，她轉過身，看定了蕭鶴聲，頓了一頓，對他說：

「鶴聲，二寶的傷寒翻了症，兩天沒有知覺了，忽然昨天直着嗓子喊爸爸，到今天沒有停過。我打過幾次電話，都說你不在，我聽得實在慘，想跑來等你，想不到却碰到你！」懿芳向林夫人看一眼，林夫人却坐在沙發裏，打開反包，仔細地在撲粉。

「二寶的傷寒不是好了嗎？怎麼又翻了症？」聲音裏還是不耐煩

「本來好了，——但我因為說好的工作，太久沒有去報到怕把事情丟了，所以一等

二寶熱退，就去工作了，誰知老奶媽一個人照顧不到，二寶偷吃了一碗飯，傷寒就翻了症！——哦！我悔死了，即使窮到沒有飯吃，我也不該這麼早去報到的。」懿芳無可補救的悔恨，使她抑不住悲傷，不管林夫人在房子裏，她也忍不住聲音裏帶哭聲了。

「翻了症，還是吃藥看醫生，找我有什麼用，你現在好像越來越不負責了！」蕭鶴聲反起手來在房中踱方步。二寶的重病，毫動他的情，比他聽見工人病了還冷淡。

正在低頭拭淚的懿芳，聽見蕭鶴聲如此沒心肝的話，她忽然失去了悲感，擡起頭來看見蕭鶴聲滿臉不耐煩的神氣，她又去看一看林夫人，林夫人却對她得意的微笑着；憤怒幾乎使她發狂，但她鎮一鎮心，對蕭鶴聲冷冷的說下去：

「是的，生病終是看醫生吃藥，這些，一向你也沒有負過責——但人還有感情，也需要溫暖，天真的孩子們，怎麼能瞭解爸爸的生活呢？我也不願將爸爸的生活去告訴他們，免得在殘缺的家庭裏生長的孩子們多一層創傷！」

「你這是什麼話？你簡直混帳！……」蕭鶴聲怒吼了，他也忘記了林夫人，還在房裏，不然他是決不會把自己的粗暴給林夫人看見的。

「這是人性的話，——我聽說你要賣廠，鶴聲，你好像長江裏的木船，正航在灘上，

從石頭上滾起來的浪，說不定會把你的船翻了，我希望你航得穩一點，不然非但會毀滅你的前途，也會湮滅你的光榮的歷史。」她的聲音還是堅硬的，她不等蕭鶴聲再次的咆哮，看一眼坐在沙發裏仰着頭微笑的林夫人，帶着決絕的心走出去了。

「這也是灘裏的石頭，鶴聲的船，會被從這些石頭上滾起來的浪打沈的。」她看到林夫人的不是好意的微笑，心裏這樣想着跨出大門。

門外雨大了，懿芳撐起雨傘走到馬路上，泥漿從腳下濺起來，一點一點，打在她的衣服上，二寶慘厲的叫聲，像箭一樣的射在她心上，使她的心只覺得一陣一陣的痛。馬路上沒有行人，路燈在風雨中搖盪，馬路上更顯得昏暗了，在陰風悽悽中的街景，更使人感到悲涼。

懿芳在溜滑的馬路上心急地走回家去，蕭鶴聲無心肝的語句，還在她的耳朵裏響，「離得這麼遠了，這逝去了的靈魂是再不會回來了。」她想着想着，忽然身後一聲慢長的汽車喇叭聲，叫她讓路。路太滑了，她讓不快，汽車在她身後煞住，待她稍稍離開一點路的時候，汽車又開動馬達，擦過她身邊飛也似地去了，她看見汽車裏偎依着一對男女，正是自己的丈夫和林夫人，心裏感到一陣刺骨的疼痛。二寶要爸爸，爸爸却張着引

的女人走了。

「逝去的靈魂，幾時才回來呢？」她模糊地想着，看一眼被汽車濺得一身的泥漿。

「永不回來了，留下的就是這一身的泥漿！」於是她又聽見二寶慘厲的叫聲，母性的愛，給了她生命的力，她邁開脚步迎着斜風細雨，挺起胸脯走去。

「老不死的叫化婆！」當汽車不得不煞住的時候，汽車夫恨恨地罵一句，剛剛讓開一點路，他就放鬆煞車，撇下排擋，馬達響起來，擦過女人身邊飛也似的馳去。蕭鶴聲偎着林夫人正在談話，被汽車煞住一震，看一看窗外，是一個女人擋住了路，模糊中他認出好像是懿芳，但要再看一看時，汽車已經開過去了。他有點悵然，林夫人眼尖，第一眼看清楚了，她看到蕭鶴聲悵然若失的神情，就挨緊一點，嬌聲地問他。

「你好像不願意去。」

「不！」蕭鶴聲吃驚地醒過來，在黑暗的車箱裏，摟抱一下緊挨着他的林夫人。

「只要你在的地方，就是樂園，親愛的，一個人爲什麼不喜歡到樂園裏去呢！」

蕭鶴聲雖然這樣說着，但空虛開始又包圍着他了，而且在無邊際的擴大。他仰着頭靠在車枕上，沈想着。

汽車馳在南區馬路上，靜得沒有一個人，只有被風吹斜了的雨點，敲着車窗，但灘隱隱地有轟轟轟轟的聲音，很快就變得很響了。

「灘！」蕭鶴聲的神經一震喊了出來。

「這是飛蛾積，你怕嗎？」林夫人被他一喊也嚇了一跳。

「飛蛾？撲火的飛蛾？」——不，這是灘？是毀沒一切的灘。「早晨過灘時的情境又現在蕭鶴聲的眼前了，那是白浪滔天的怒吼着的要把船沖翻的灘。

「飛蛾積是這裏灘的名字，——現在已經過灘了，你聽不是沒有聲音了嗎？」林夫人想蕭鶴聲一定疲倦了，有點神經失常，所以像對小孩子似的安慰他。

「過去了，——不，它永遠在那裏，親愛的，它是永遠在那裏的。而且它專門等着毀沒一切走過它那裏的船隻。」

「你病了，你今天不該出來的，我送你回去吧。」林夫人聽她說的這樣奇離，更加相信他的精神失常了。

「我沒有病！——這是事實，幾千年了，它專等在那裏毀滅一切走過它那裏的船隻，——哦，親愛的，我錯了，我應該先造一隻剷冰船一樣的剷灘船，把灘底裏的石頭

都剷平，灘就沒有了，船就可以暢快地航行了，——不過，現在還來不及，我要邀集所有的力量，來創造這一隻剷灘船，定的，來製造一隻剷灘船，不然我們永遠過不了三峽，到不了海口。」

「他發神經病了，」林夫人恨恨地說，再不理睬他，立刻命令汽車夫：

「車子倒回去！」

於是汽車打過倒車，回向建成公司的路上馳去。

